



# 斑痣、贅肉與贅疣

## 應寸照

天然的斑痣，在美底效果上，有時是不足為病的；只要它沒有落在頂礙眼的地方。人身的斑痣如此，詩的斑痣亦如此。

聽說巴黎曾有一位頂時髦的貴婦，其平日舉動服裝，一時成爲市上婦女的修飾標本；無論春去夏來，一般趨時的女人，都摹仿這貴婦的裝束，出現在社交之所，這到不在話下。偏偏有一位細心的婦人，因發見了這貴婦腮旁，還有一顆三角型的小痣，於是便張揚傳說，沒多時，這消息已傳遍了都市的每一角落。只是她不會將

痣的顏色處所說得清楚，以至傳說紛紛，莫衷一是，於是在第二天晚上，凡屬交際婦女之腮旁，都有一顆顏色不等的三角小痣出現，或左或右，有青有紫——開時代裝飾之先河！

這故事想起來不免有些怪誕，但是它却說明了一種情緒上的感覺。便是說，在那貴婦腮旁的斑痣，原是斑痣，而落在這些女人的臉上時，便全成了贅肉——討厭的東西了。你要在一塊水晶裏尋不出棉狀絲紋，你要在一顆鑽石中見不着乳色雲翳，這只是意外的事，而不是正常的事。所以人

或詩的斑痣，只要它沒有在感覺上造成突兀的狀況，那不惟是正常的，抑且增加了真的成分。

贅肉便不是這樣了，它無論如何，總要在感覺上給你留下不安的印象，非但突兀，而且還執拗。

有些詩作上面之所以看見了贅肉，那是作者的過分顧忌所致。也許是作者憧憬的美，是相當於「白璧無瑕」的，乃至在自然的章句裏刻意挑剔，於是採用外科手術，將斑痣硬行挖去的——其實呢，挖去了到也無妨，問題是你當怎樣的使挖去的所在平復，要能夠不生以外的枝節，那自然是頂理想的結果了。但萬一你對於去除斑痣以後所造成的創口，並不具有彌縫的成算，或竟是造次整納的時候，要沒有給弄得潰爛開來，它至少要給你漲出一塊贅肉。所以詩若不是患的惡瘡，在作者的一方面，頂好是不要弄它到手術室去，比較可避免這種遺憾。

覺。

詩的章句，若不幸而有贅疣，那便沒法想了，無論怎樣總非進一次手術室不可。在這種地方，詩作者便不必姑息什麼了，設或因手術不佳，而致弄壞了詩的全體，也還是應該去做的。

贅肉的肌膚是不順眼的肌膚；贅疣的人體是多負擔的人體。然而那肌膚還是肌膚，人體

仍然是人體，要在詩的肌膚或軀體上也有此等現象時，則便爲至可悲感之事了。

話又要顛倒過來說。我想，與其贅疣，不若贅肉，與其贅肉，則又毋寧斑痣。是以詩作者當在這些上面權衡其設施的重輕，切不可小題大作，操切從事，引致無謂的破缺；也不要姑息因循，怕痛怕癢，留着那刺眼的「枝節」！

## 談新詩選

### 南容

偶然和同事吳兄談到「新詩選」事，他和我的意見是一樣的。就是那選詩者要到相當年紀，有深刻的修養，廣大的見識，也不是受什麼書局的委託，不限字數，不限作家；同時

選者和那些作家的關係很少，完全出於選者的興趣和要求，這樣，便可以選出一本好的新詩選來。

就如良友中國新文學大系選的新詩，也不是以精，而是以各備一格，尤且更有選者與現在活着的那些詩作家有關係，爲了情面，不得不選一些進去。

最近，翻到華北某文藝雜誌

，上有廢名批評新詩的一篇，他的見識論斷極是。我一向抱着嘗試集時代胡適之那類的新詩，或則偏於說理，或則故弄巧妙，或則如舊詩詞，都不能稱爲「詩」。

詩，當然詩人的生活，人格，時代思想是骨幹，而詩的血液，便是裏那或是素常鬱結於心的感受與衝出，有自然的同時也包括着平時的修養，那便是情感與音節的結合，這兩者便是詩的血液。

嘗試集裏的那種詩，簡直是枯枝。現在大都的堆砌詞藻名詞的新詩，又如花紙糊壁，五顏六色的粉飾，一樣是死的，

無生命，無骨幹，無血肉。感情和音節的美妙，也付缺如。

好詩比好的小說散文少，因為一個作家詩作的時期和機會比散文少。詩是需極大的感情衝動的，人可以在散文樣的生活

活中生活一時，詩一般的生活，却不能維持得怎樣長久。另外一種小詩和俳句，也是雲那間的理性的感悟，感情的衝動，音節的流露。如日本之一茶；我國冰心女士的小詩，也有少數很好的幾首。

青年感情豐富，所以詩的衝動多，下筆多寫新詩。雖然不純粹，但因情真語摯，不無有可取之處。我對於新詩的寫作，寧可看真摯的幼稚作品，裏面尚有可感動的東西，已成所謂作家(?)的隨便和虛偽的東西，我不要看，因為裏邊一點沒有什麼，很少好東西。

中國自有新詩以來，我統看，能夠稱得上真正的詩的，當然「真珠不多」，如選的話，郭沫若的女神與星空，思想是時代的，熱情，才氣均奔放，可以選出不少，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徐志摩有詩人的情操和才華，從其集中，也可以選出好幾首，但比郭沫若的又要少些了。冰心女士春水與繁星中，可以選出不多的幾首。梁

宗代晚禱中祇有一二首可選，白采也有幾首，汪靜之，于廛，聞一多，佳作少極。漢華等的湖畔詩集裏也不多可選的。此外，另另碎碎。不以詩人稱的也有幾篇佳作可選。最近有艾青，田間，但如嚴格的選，好的也不過幾首。真好的詩，一生能夠寫得出

### 作官的四訣與二法

張金壽

#### 四訣

作官不是容易的，不論是其小如芝麻或是其大如斗。這是大家公認的，那麼我們亦莊亦諧，俗不傷雅地談談作官的「噲叭咪」幾字真言，不管是否洩漏天機，讀者大約總不會厭看的吧？

過去有人提到作官者須具有烏龜，婊子，小丑，強盜等綜合性格始克步步高升云云，後來又見有人說前四種人的性格並不「十分」可賤，作官者並不能僅僅具備此四種性格便算完了，變化要在前四種以上纔能及格哩。最近我也想出一個比喻來，覺得不算太牽強，那就是想川賭徒們的「準，狠，穩，滾」四字訣以移贈官場志

一二首，便也不錯了。如葛萊的「墓碑哀歌」，像那樣的一首，已經夠了。布洛克的「十二個」高爾基的「海燕」，一首詩代表一個時代。在我們以前詩作家中，也有以一首而傳誦的。由此可知，作品的能傳誦存留者，必為精品。

#### 士參考。

「準」字訣必要列在第一，賭徒們賭錢時不看準了「紅」不下注，否則寧可在旁邊看別人賭，自己不胡亂試試。而官們的「準」尤其要緊，未作之前先要看「準」此官是否能弄到自己所想要的東西，作了官後，第一要摸「準」了上司的脾氣，認「準」了同階級同人與上司之關係，看「準」了

下屬與上司的關係及其對自己之進奉如何。第一項可以不致使上司着惱，他想甜我便給他糖吃，他想涼我就給他冰吃。第二項可以認清各個勢力，以便抑弱扶強，在結交上有個選擇。第三項也很重要，如上司的老媽子的兒子，必需聯絡，

廚子的女兒之不能得罪等等，倘一着失，必致全盤壞，是不可以專以才能取人者也。其他需要「準」處特多，不必一一列舉。

「狠」是賭徒們看「準」了風聲之後，惡狠狠地下一注，絕不吝惜，猶豫的一訣。賭徒時常把整個財產付之一注，更聽說有的竟全把自己身上的一塊肉割下來押下去賭，無非也是更狠一點的意思。作官的人們如果看此官可以弄錢，不惜把妻子當禮物，把女兒作餽贈品，當然時興名詞叫作和上司「聯絡聯絡」，不管怎麼說，要狠！弄錢的時候，管你(你們)是否受害，只要我錢得弄，不顧其他。也要狠！如因之可得權力時，對象即使是我親爹，也要想法弄掉他。更要狠才行！這樣看來用「強盜」的狠來比喻的確不夠！

「穩」字訣很難作，賭徒們是以心平氣和不慌不忙地下注，贏了不喜，輸了不悲來解釋這一訣的。官們除了錢要「穩」拿之外，更須顧到官要「穩」作，上司下屬要「穩」好。尤其重要的是有人告時，不必着慌，有人來查，更須安穩，務使我之神氣道得人不能不相信我的話，不能相信對方的話

，才算及格。若夫才吞百八十八萬小款子便爾驚惶失措，六神無主，雖能「準」「狠」，恐怕倒底也要因其「穩」的修養不夠也掉下來的吧！

「滾」是最後一訣，賭徒們認為最不易作到者。很多人贏了錢不能即刻走出賭場還想再多贏幾個，結果往往連本錢都失去，人不肯「滾」開賭場，錢却「滾」開口袋了。官們也都如此，恆見某某官瀆職被查辦，「查」起來不只十案八案，「辦」起來也自然罪名不小了，若是他在犯案前隱遁，或云精神不佳，或云體弱多病，或云雜務紛忙，總不難「滾」開官場，而且事實上這樣「退讓賢能」的也真有不少。作同樣事而得不到同樣結果，差異在於斬斷力，決斷力簡而言之：「滾」力！很多聰明的官也和很多聰明的賭徒一樣，「準」「狠」「穩」都作得很好了，結果却仍然不能免掉賠本者，就在於缺少「滾」力也。

「滾」開後，看「準」風聲，再來出山呼嘯一番，亦未始不是善法。

#### 三法

「四訣」是「方針」，是一態度，至於「辦法」，擬訂



友 文

三項，是否可行，請讀者權作主官，加以「鑒核」去罷了。

第一法：「推」。各機關雖然明定專責，可是有許多事情是在字面規定的責任之外的，那麼當然也要作。有些反是介乎兩三個機關間的，這時候某一機關就用了「推」。縮小來說，同一機關內的各科，同一科的各同事，都能用這方法。該「推」出去的自然拚命往出「推」，能「推」出去的也自然要盡力往出「推」，就是覺得不能「推」出去的，也要想盡方法「推」一下試試，行固可喜，不行不是仍舊不賠本嗎。假如兩機關合辦，有了錯誤發生時，也要「推」上幾「推」才不「有失體統」。實在「推」不動了時，那就用着了。

第二法：「拖」。一件事本可以當時就辦，但必須延至「等」一些，「慢慢交」；本可以當天辦好，必須要延至十天。「拖」是得閒且閒，對於政局時時有變，也許明天下台的最好辦法。但倘如辦好了一件事，上司有所獎勵，或者詢問辦理情形了，那麼就用到了。

第三法：「攬」。這個事情嗎？「職」作的。那個事情嗎？「職」作的，「職」使主管

上司心裏痛快之後，「職」就不難高升了。再如弄錢的職務，多「攬」它幾種，也是必要的。

以上三法，自然要本上項「四訣」來行，比如「推」時要「準」；「狠」，「拖」時要「穩」，「攬」時更須「狠狠

父親的「一二三」事

黃軍

舊曆除夕的晚上，小屋裏燃着一支紅燭，比往日夜里點着的小油燈確是光彩得多了，燭火一跳一跳的，彷彿在象徵着主人的高興；因為主人在夜里看慣了那半明半暗的小油燈，偶而面對一支紅燭，也彷彿是有一點高興的樣子，雖然小屋里是冷落的，是寂寞的，祇有母親，妻和我三個人，圍着一支紅燭默默的坐着。

于是我這古怪的脾氣反發作了，別人家裏在除夕的晚上都是談笑喧天的，小孩子們手執木刀木槍在屋里跑來跑去的，扮演着不可一世的英雄，大人們便吸着配給煙打麻將，或是無緣無故的大笑一陣，這樣熱鬧的場面離我們並不遠，在對

地」抹煞別人的功勞等等。那全在各人的領會了。

「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渡與人」，可見古人把方法看得如何重要，這里寫的雖然只是一丁點，但敢寫的人也算有點勇氣了。

門屋里就有。原來我的脾氣是最怕熱鬧的，我愈是接近熱鬧，我愈發現自己的孤獨，所以我的脾氣便發作了，便想起要讀一點書來，但我記得書是經我賣過一次的，所留下的幾本，被母親鎖在一支小箱子里了，于是便催着母親找書，偏偏除書之外，竟把我多年不見的父親的一幀照片也翻出來了，在照片的左上角，還有兩行父親的題字，原來這照片是父親在十九歲那年照的，因為題字上是這麼說。

我在燭光下看着父親的照片，不禁想起關於父親生前的幾樁事情，現在我略略的談一談。據我所知父親讀過許多的書，思想也是很前進的，但生在

一個既有財富又有權勢的家庭里，便不想創造自己，幾乎是好吃懶作，完全是執袴子弟的一種派頭，但又像「浮生六記」里的沈三白似的，既清高，而又驕傲，奔波一生。關於父親生前的一些事情，給我印象最深，而影響也最大的，現在先選出三樁來談。

記得當祖父病重的時候，父親還不會去看過一次，因為父親反對祖父那種兢兢于利祿的作法，父子間像隔着一座山似的，雖近在咫尺，竟遠如天涯，多少年誰也不理誰了，直到祖父去世，許多的朋友勸父親去料理遺產，不然都會被祖父的姨太太給拐去的，而父親的答覆是：「她年輕輕的和一個老頭子過了多少年，還不是爲了多得幾個錢麼？如果我把這筆遺產把過來，她的命運就不堪設想，我看還是由她拿去吧，免得被這筆遺產把第二代也弄成像我這個樣子」。父親說這些話，我是在旁邊聽到的。

祖父死後，父親也不去治喪，更沒滴一粒眼淚。眼看着祖父所經營的香煙公司，肥皂公司，運輸公司，還有一家糧棧

，和一家錢莊，都被那位姨太太給換了字號。但轉過年來，父親就窮得要命，到過舊曆年的時候，已經要下鍋無米了，父親便寫了許多的春聯到街上去賣，足足費去六刀紅紙，和兩打墨水。但在除夕那天，父親從街上給我買來一把木刀，和一支小燈籠，還提來幾斤肉，幾斤酒。

還記得在一年暑假，父親怕我在外面亂跑，荒費學業，便要我到一家私塾里去補習，因為我那時讀的書全是白話的，惹得私塾里的那位老先生非常討厭，他在前清曾經考過秀才，看不起當時的白話文；我上學的第一天，他就硬逼着我把學校里的教課書放棄，先從「百家姓」讀起，爲了這樁事，他親自到家里和父親來商量，說：「如果不讀「百家姓」，將來人家姓甚麼都不會寫」，可是父親問他：「難道趙錢孫李這幾個字，別的書上就沒有麼？」

父親死去有十多年了，可是這三樁事情我還記得清清楚楚。

# 吐痰及其他

施雲搏

記得童年時期好了一盞獅子燈，吵聲硬要母親拿出來給姑母看，母親便說我太顽皮，又要人來瘋了，姑母看了，贊不絕口，母親便對姑母說：你又要戴姪兒的高帽子了，那時我也不知道什麼叫「人來瘋」與「高帽子」，如今想來却想起了現實的人間味！

現代一般人要做頂兒亨兒的，那一個不想，尤其你把他高帽子一戴，便更對你另眼看待，捧的人既然覺得光彩，如果自己爲了討好對方，也同捧他的一樣，便會坐了大享的交椅，那時既然已將高帽子戴得四平八穩，自然你那時再來一個自我介紹式的自捧，居然也會言聽計從，予以幾句獎勵，更是受寵若驚了。不過，當心，這種做人的法寶——「人來瘋」與「高帽子」，學會的人太多了，第一要看風扯蓬，第二蓬不可扯得太足。否則你愈是人來瘋，人家便將你所顯的身手，吹的法螺，只當耳邊風一般，無動於中，替他帶了高帽子，反而怒髮冲冠的擲之

於地，弄得喜歡人來瘋的人，哭喪着臉，啼笑皆非。

像社會上這種人，他主觀的既然把握不住自己的立場，客觀的又被四週環境所引誘，爲希望得到較高的稱譽，雖然平日很靜默，爲了虛榮便用盡種種方法賣弄自己的聰明和能幹，甚至在別人幾句有心或無意的贊美和阿諛下，像發瘋似的，有時更不惜打擊別人，以抬高自己的地位。這種人，他的思想是不正確的，不但忘了別人，連自己都忘了，他不求實際，只求理論，希望打倒別人，並不希望迫出別人，是一個幸災樂禍的個人主義者！

除了社會上的人喜歡人來瘋外，喜歡熱熱鬧，也是夠回味的，一件芝麻綠豆大的事情，居然會揀個雞毛當令箭，大驚小怪起來，不是弄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便是鬧得滿街風雨，擠得水洩不通；還有一般逍遙自在的朋友，想來吃了飯，沒有什麼事情做，逢到火燒，特別興奮，竟會不遠千里去瞧熱鬧，聽聽房子的坍塌聲，看

看火舌的亂竄，火星的飛迸，真是愈看愈要看。反正不關自己的痛癢，多看看也何妨，有時在火燒過後一片瓦礫場上，如拾荒般的淘一下東西，乘火打劫，更是有趣之至。反之，誰將他的大褂子弄髒了，竟會一百個不開心，說不定要興問罪之師哩！

本來世人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多，喜歡熱熱鬧，正是有閒階級的身份。魯迅先生說：「中國人真是最喜歡熱熱鬧也不過，這里，那里，常有一大堆人在瞧着什麼，他相信，路上

## 自由與硬性

綠綺

吐下了一朵痰，有人在看時，傾刻便有許多人來瞧個分明。一唉，這般有閒階級，不但喜歡多管閒事，更且抱着幸災樂禍自私自利的心理。

真奇怪，現在社會上這種半阿Q式的人竟會這麼多，不禁又想起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這句話來！偶然見街上有了人在瞧着剛吐下了一朵痰，便引起了熱熱鬧，熱鬧不足，來一個自拉自唱的戴高帽子與人來瘋，這樣便顯得熱鬧萬分，這話是現實社會的人

我們中國人都愛自由，撲的一篤痰，吐在怪乾淨的地上，「你別管，這是我的自由！」甚至於小孩子吵嘴，也愛說：「活該！要你管，是我的自由！」大家都自由慣了，幹許多下意識的事，都可以用「自由」二字去做結論。

前幾天，和幾個朋友閒談，覺得中國人很有趣，可以「不自由，亦不死」，六字概括之，爲啥道理？舉一個例；火車站，月台前，買票須排隊，假如照以前老規矩，是一窩蜂，

但現在偏要排一字長蛇陣，你敢說這是我的自由嗎？哼！皮帶，籐鞭，可山不得你，於是，只有勉強服從，不過一定心裏也要罵一聲：「混蛋！」否則，那裏能有資格做阿Q的子孫？多嘔氣，多不自由！嘿！「不自由，毋寧死」，我却未見因此事而死的同胞！

月台上，車廂裏，因爲這個原故，都比較稍有秩序和寧靜點，可見這所謂「自由」有點怕硬性作風的表現。

我在南京，所以就南京而

言：國父，是我們每個國民應該極表示崇仰的，內心蘊藏着無限的敬意，新街口，這城區的中心，有國父銅像，報紙上登載過很多次，經過時，一定要敬禮，新運會也三令五申，同時派人蒞臨指導，可是事實告訴我們，失敗了！大多數人沒有這樣做，我看過很多次，日本小學生，進校門，很恭敬的鞠躬，可是我們同胞，不是得了頸項硬化症？也許還是因爲愛自由的關係他明知應該這樣做，卻故意的無表示，顯然大爺們的自由！

在我說，你自由嗎？卻由不得你，選一隊高而壯的丘八，立在那兒，不管你是着西裝革履，或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娘兒們，不敬禮，馬上劈的就是「一記耳光，毫無客氣餘地，自家管理同胞，警惕同胞，這都是好事，被人家用鞭子打，被打者肉痛，旁觀者的心更痛。

現在所需要的，是全體的自由，個人的痛苦，算不了什麼！同時更何必去爭取那一種墮落的自由呢？法國人多愛自由，日耳曼人給他吃了多少硬性的釘子？

所以我這樣的說了；「墮落的自由，可以用「硬」字來消滅它！」





# 中國文化的問題 (下)

周毓英

## 四 中國當前文化運動的重心

中國當前的文化問題，實在只是「文治教化」的問題。過去的專家學者們，他們把這問題弄得太專門化了，無形之中便越變越抽象，使人越覺得玄妙不可捉摸，於是動咧，靜咧，物質咧，精神咧，中國本位咧，全盤西化咧。其實若依生活的需要而論，則動靜有序，物質與精神互相發揮，正是一樣也少不得，否則便不成其為生活了。又如以日本而論，日本對於外國文化的吸收，如中國文化，印度文化，西洋文化，都是通暢的吸收進去，從未發生障礙，這便是日本以生活為主，利用了外國的文化來幫助日本本國的文治教化，更可以相得益彰。中間雖如儒教的重民輕君觀念，佛道與神道之間不無差別，耶穌教也一度被嚴禁，但日本人終能以本身的生活為重，輸入外來文化偶爾發生出來的矛盾，都能很快的克服下去，完成明治維新

的大進步。

中國人討論文化問題，總是「文治教化」問題擱在一邊，大家嗷嗷不休，有的把古文化如何昌盛狂吹一頓，有的把現實的如何醜惡盡情痛罵一頓，可是事實上古代文化的昌盛，現在即使吹牛也不能復活，現實的醜惡再怎樣罵得痛快，中國人也未必馬上就可以着西裝，住洋房，不過斤斤於文化之體的爭論的人，除了說些廢話以外，實在也無話可說了。惟其大家忘記了生活，在位的人為了保持地位，不得不探保守的態度，狂吹古代的「固有文化」的光明燦爛，在野的人想求進取，自然而然採取攻擊的態度，力指現實的醜惡，把西洋如何如何來吹一吹。其實大家如能平心靜氣的從國民的實際生活想一想，便會恍然覺悟到古文化的復活和外國文化的輸入，決不是簡單的問題，第一要問需要不需要，第二要問可能不可能。譬如洋房大家是需要的，不過民窮財竭，眼前不能，那末埋頭苦幹努力生產。譬如禮義道德也是需要的，可是現在的人忙於活

命，甘心犯罪，我們便要同時努力於生產和教育。文化不是法寶，文化要變成實際的文治教化，才能使社會發生進步的作用！

文化應該是「文治教化」，這時候的文化便一方面能夠影響生活，另一方面也能夠護持政治。文化如發生實踐的積極的作用，國家的政治與人民的生活便可以聯繫，新的政治可以促成人民新的生活，也就可以使社會產生新的組織和新的秩序。我們如明白確實的知道文化便是文治教化，則文化對下自然而然的可與人民的生活接近，對上也自然而然的可以和政治聯繫了。所以我們如根據文治教化的意義來檢討當前文化運動的重心，當然還是要從政治與生活的兩方面來着手。換句話說，文化並不是在學院裏或什麼會議席上談論的，而是要談論與實踐相聯繫，做的必須談，談的亦必須做，那才能成爲真正的進步的文化。有許多研討文化問題的學者，他們要「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我認爲這還是一種平式的官話，太

空洞了，我們還是老老實實的重視現實吧。茲試根據政治與生活的需要，擇要的重述一下當前文化的要項：

第一，政治上最重要的自然還是民主精神，所謂民主主義，當然不是空口白人的一句術語，而要是一種實在的精神。實踐這種精神，做官的人都要愛民如子，把自己不折不扣的變成公僕，自己既然是公僕，自己所辦的事，當然歡迎人民來批評，時時刻刻注意民衆的意思，民衆表露的意思如果是對的，立刻照着做，不對的也要誠懇的說明理由，免得民謠越傳越多，反而妨礙政治的發展。專制時代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好官我自爲之」的態度，已不是現代化的進步的辦法了。如果政治上還要採取思想封鎖言論封鎖的政策，那末根本會是個無文化之國，勉強去談，不過是點綴點綴的裝飾品而已。

第二，政治的第二要項便是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沒有效率，還不如沒有政府的好，人民可以省掉政府這一筆龐大的負擔。政治是爲人民公衆服務的，人類的生活形成了政治的管理之後，人民的生活可以安寧，而社會也可以日有進步了。政治到了不注意行政效率的時候，員吏是濫用的，機關是濫設的，機關多，員吏多，政府預算便像吹氣球似的，吹越大，街路上隨處都是政府機關的牌子，可是實際做的事情却是沒有，送來送去的公文還要浪費紙張，而有許多人既成了公務員，在機關中雖然無事可做，但不安寂寞，出外偷雞摸狗，小百姓

還要遭殃。行政不講效率，員吏工作鬆懈，「閒居終日，言不及義，」這不成了文化的蠹賊嗎？

第三，廉潔吏治與嚴肅官規，這問題粗看雖似迂遠，但與文化却有直接關係。原來文化可以促使社會進步，而吏治貪污與官規失常却使社會退步，抵消了文化活動的效果。在廉潔吏治與嚴肅官規之下，員吏提高了為國為民的服務精神，這種精神的發揚便是一種文化的基礎，歷史上如諸葛武侯范文正公曾文正公等人，他們不單是一代名臣，也是一代文化的柱石。可是在吏治貪污與官規失常的狀態下，一行作吏，立即變態，惟知如何搜括，如何享受，這樣的日子長長必將成為世界的一個野蠻國家，文化文化，請問從何談起？

第四，生活方面，首先應該注意的還是合理與適性的問題，中國人有許多的生活方式，都為虛榮與迷信所拘束，當事的人在當時雖然津津有味，事後追憶常不免覺得無聊。例如婚嫁喪葬，一般人總是想鋪張擺闊，為了一時的虛榮，傾家蕩產亦在所不惜。尤其關於埋葬的事情，幾乎比原始人的迷信心理還厲害，歷代相承，每一個人死了都要佔去一塊墳地，小則盈丈，大則佔地百數十畝，無奈土地面積有限，墳地越葬越多，全國墳地恐已佔去土地總面積的十分之一了。而在鑿礦築路的時候，這些風水的觀念，更常常成為開發經濟的大敵。再如僧道星相，專靠鼓動人民的迷心理營生，翻戲黨似的用盡種種方法，騙

人民去上圈套，人民有了迷信，正當的事情往往反而忽略不顧了。社會種種的風俗習慣，不合理，不適於人類的生活，但人民為迷信與虛榮所拘束，反而一天天的加甚起來，這是需要用政治的力量來調整，同時更需要用文化的力量來感化，使人民心悅誠服！

第五，生活方面其次急須注意的，便是科學智識。人類的生存所以與禽獸不同，便是禽獸聽命於自然，自然的環境允許牠們生存便生存，不允許牠們生存便要滅亡。人類雖不能違反自然，却能用各種自然的條件，以智識來求活，以智識來求得舒適的生存。人類與禽獸之間，是因為一則有智識，一則沒有智識，所以生存的環境便絕然不同。但同是人類與人類之間，智識的高下與生活的優劣也是成正比例的，即智識豐富的人總比智識貧薄的人要好得多。雖然在現在拜金主義與遺產制度的時代，常遇有無智無識蠢如鹿豕的人生生活優裕富麗，若干有智識的人的生活反而不如他們，不過這也是一時的社會制度的現象，同時真正富於智識的人，也決不至於失敗於富於財產者之手。又智識是根據人類的認識而來，這個認識的問題，現在說起來便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迷信的，一種是科學的。現在中國一般社會中所活動的智識，便是迷信的智識多於科學的智識，大家對於相面算命風水鬼神的智識，自然而然的都懂得很多，而關於物理化學電氣等等的智識，十人之中，恐怕難得有三個人能夠通解。人民缺乏科學智識，日常的生活固已受了極大的拘束，可是尤其在生產方面，沒有成熟的新智識，固守陳法的生產決不能有進步。

第六，除前述政治和生活兩方面的問題外，接着應該注意的還有生產和教育。關於生產和教育二事，若以日本為例，中國實在遠不及日本，到過日本的人，都可以感覺到日本沒有一塊荒地，也沒有一個閒人。在中國則荒地到處都有，閒人則更不可計數，窮人找不到職業固然閒，富人覺得生活有餘，樂得清閒享福，結果也閒，所以中國真正不閒的人不及十之一，而日本實在空閒的人百不及一。因之日本與中國比較起來，在生產的基本精神上，日本的生產精神維繫於服務，中國的生產精神則維繫享受，所以日本的實業家雖積資千萬，生活一如平民，決不浪費一文，中國的產業經營者，手頭稍稍活動，事業尚未成就，即要講派頭，花天酒地。中國的上層份子如此，下層的人自然也受其影響，更都動搖了自信心，消極的過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為明日而稍稍辛苦一下的事情都不肯做了。生產在基本精神方面有了缺陷，其他政治及社會方面妨礙生產的勢力更層層積壓，生產低落，國民經濟還能不衰敗嗎？同時因為國民生產精神的頹喪，影響所及，教育的效果也大為減低了。在日本，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對學校教育都能平衡發展，收相輔相助，相得益彰的功效，中國僅有低劣的學校教育，而道僅有的低劣的學

教育却遇着家庭的溺愛與社會的黑暗，教育的效果完全抵消了。因為整個的國家與社會不上軌道，國民的組織觀念秩序觀念道德觀念都不容易提高，大家偷惰苟安，但圖在黑暗中求生存，這種形勢更使教育不得發展，教育既不得發展，文化自然也根本不容易提高了。

人類因為有了組織，才有文明進化，但也正因為有了組織，組織與組織有了利害的傾軋，便發生戰爭。戰爭不論是由國內的戰爭或國際的戰爭，總之都是由組織上的矛盾而發生的。在過去文化較低的時代，人類組織上的矛盾可以用武力來解決，即一民族殘忍地消滅了另一民族也是常事，後來有了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目的，整個的殲滅某一民族的事固然不能再有，但於武力的控制之下，壓迫某一民族做奴隸也是常事。可是後來科學一天一天發達，文化一天一天進步，人類的組織上的矛盾，雖由國內戰爭轉化而為國外戰爭，單靠武力已經不能夠解決了。原來所謂組織上的矛盾，在原始時代是由於私慾，私慾可以由威力來壓制。至於現代的組織上的矛盾，私慾的成分雖不能完全沒有，但主要的却變為組織的制度和共同生活者的生活關係。所以現在的戰爭，迅速地決定勝負的可能性已經很少了。關於人類組織上的矛盾，戰爭已經不能解決，若求兩

五 中日兩國的文化溝通問題

中日兩國的文化溝通問題

中日兩國的文化溝通問題

中日兩國的文化溝通問題

中日兩國的文化溝通問題

中日兩國的文化溝通問題

中日兩國的文化溝通問題



個組織的相互之間的生活的調和與融合，捨文化的溝通融合，以造成「共存共榮」的基礎，便不能發生效力。

以整個世界的利害關係而論，中日間本來不應從事戰爭，但戰爭竟已發生，而且堅持了七年之久，一時且無全面結束的希望，中間幸有日本對中國仇敵的態度改變為友善的態度，汪主席領導建立和平政府，中國與日本之間，便確立轉迴的地步，也就是中日之間，開啓了以文化與共同利益來解決矛盾的端倪

文

友

百年來英美的傳統觀念，本以東亞各地為其資本主義發展的尾閘，中國與日本為東亞的主要國家，當然首先便與英美衝突，但英美的舊謀詭詐，一方面對中國表示虛偽的同情，使中國親英美而遠日本，一方面又限制日本向他處發展，逼日本向中國猛進，中日的裂痕便從此愈趨愈深了。因七七事變而展開了中日的戰爭，自是英美之所期望，但中日的戰爭並不能全部轉嫁了世界的矛盾，終於是中日戰爭啓其端，軸心與反軸心的戰爭却擴大了戰禍，最後日本中國也先後參加軸心進攻英美，真正的世界的戰爭便愈益顯著，而中日兩國的同盟關係也越加明朗化了。炮火使兩國的關係破裂，感情惡化，忽在整個的世界尚未平靜而要展開親善友好，這個一百八十度的突變，在民族感情變遷的歷史上，可謂從來無此先例。現在中日兩國既然要實現這種空前的轉變，共同進攻英美，解放東亞，文化上的融合溝通工作自無斷不可少。過去的四五年來，中國有

少數的文化工作者和智識份子，以自持的態度來對待中日文化溝通的工作，認為中國固有文化高過日本，無需溝通，或認為日本要以文化溝通的工作轉移中國民眾仇日敵日的感情，乃是日本之事與中國無關，因而抱持不合作的態度，事實上這兩種態度當然都是不正確的。不過中國文化界所以會發生這種不正確的反應，一部份固是中國文化界的傳統成見未曾清除，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中日文化溝通的工作，沒有確立重點。

討論中日文化溝通工作的重點，先要注意這一溝通工作的目的。本來中日文化的溝通，並非起於今日，遠在唐代的時候起，由於日本僧徒的往還和若干中國學者的避居日本，已把中國文化輸入日本，而在明治維新成功之後，中國無數青年留學日本，又把日本的文化輸入了中國。中日文化無形中早已開始溝通，不過特意顯明地提出文化溝通的口號來，乃是中日事變以來的事。事變以來所以要提出這個口號，目的無非要求兩國協力的強化，一則可以促進中日不幸事變的結束，全面和平早日實現，再則由此凝結東亞民族的總力，加強反抗英美的力量，完成東亞自主發展的共榮圈，更進而共同負擔世界和平幸福的使命。在這兩個最大的目的之下，首先自然要消除過去兩國間不應有的隔閡，恢復友好的感情，更進便要建立同生共死的利害一致的同盟關係。不過我們應該實實在在的想到的，就是文化工作的推動，無非在於國民精神的發揚，日本在戰

時的本國文化的重點，是在發揚國民對於英美的戰意，對於同盟的中國文化，自然也希望能有同此的趨勢。可是中國方面問題實在很多，一則淪方仍舊進行抗戰，並且依賴英美，為英美效力；和平區裏面的人民，對英美的侵略欺騙行為雖有所認識，在行動上却頗有無從着力之感；同時和平區與抗戰區之外，又另有一種共產勢力的存在，日本與中國實行文化溝通，實際可以着手的自然還是和平區域之內。

文化運動的重點，既在於發揚國民的精神，但國民的精神必寄賴於生活，有振作的生活，才有奮發的精神。談到國民的生活，則牽涉到的範圍便非常廣泛，上至國家政治，下至小民耕作，都有連帶關係。文化的活動，可以綜合而調整各部門的關係，並啓導國家民族入於新的境地。中日文化溝通的運動，我們也許可以說是整個大東亞文化運動的開始，當初的目的也許只是希望藉此聯絡中日兩國人民的感情，結合東亞民族的總力，更順利地推動大東亞戰爭。可是在實踐中，一定會發生出實在的問題，即是於文化的溝通，須有實際上的融和為之基礎，否則整個的運動不免空虛，不免變成隔靴抓癢。我們知道在事變之前，中日之間，以至於其他的各國之間，文化上早就有溝通往還的事情發生，這些溝通的事情並沒有經過特別的提倡，而是適着各國的實際的需要，自發地產生出來的。現在為了爭取大東亞戰爭的勝利，意識地推進中日文化溝通的運動，其效果當然要高出於過去自發的

文化溝通工作，問題就是在怎樣把握變方實際的需要，可以使文化溝通工作的效果提得更高而實在！英美向以黃種人為次於白種人的人種，百年來橫行東亞，形成了不可理喻的白種人的優越觀念。由大東亞戰爭所發動的大東亞民族解放運動，正是東亞民族「共存共榮」的重要關頭，大敵當前，「同生共死」，這些正接觸到了實際的生活問題。日本軍的勝利足為東亞的黃種人吐氣，但軍事的勝利須有政治為保障，而政治的成功則須有文化為基礎，中日是東亞兩個文化較高的國家，這兩個國家的文化的溝通，融和了兩國國民的生活，強化了兩個國家的協力，正奠定了大東亞戰爭勝利的基礎。中國對於這一東亞文化的趨勢，正有其應盡的使命與必然的前途，但目前中國文化的低落，政治與文化非但不能成為社會進步的雙翼，政治有時且妨礙文化，文化本身且常有無法肅清的毒質。日本對中日文化溝通當然存着厚望，但中國文化本身還是一個久病之後的衰弱之體，本身的健康沒有恢復，貢獻自然不大。好在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先天甚厚，後天的營養不足，實因歷代的政治都在壓迫文化，保存下來的僅都是官僚化的文化，日本若能以茁壯的文化與中國暮氣的文化相溝通，中國文化必然可以獲得猛進的進步。但日本如僅僅注意中國官僚化的文化，或使中國官僚化的文化更日益加深基礎，這樣的中日文化溝通就非但不是培養中國的文化，而是打擊或阻礙中國的文化了。

# 還都四周年所感

——信賴第一——

何海鳴

在去年的國慶紀念中，我曾在本刊著論，提出了一個原則，是起信。現值國民政府還都四周年紀念，我仍想發表一點意見，也還與前番的旨趣差不多，可包括於信賴兩個字上。

國府還都以後，由和平建國運動，再進展到參加大東亞戰爭，把興華保亞的二重使命，聯繫起來成了一貫，其理論的正確，要已人所共知，勿庸贅述。但我所認為更切要的，是在確立了這個全國的中心理論以後，更須趕緊博取全國民一致的信賴，才能一德一心，發揮出真誠與毅力來求實踐。

這所謂實踐，由於已確立的全國中心理論，決定了最高的國策，國府當然是自有其政治設施上的實踐的。如今，趁這還都四周年紀念的到來，我們檢討一下，這四年過去以後，達到這第五年的初臨，由國府領導着我們朝野上下，所應該實踐與必須實踐的是些什麼呢？

作這一個答案也很容易，當然是與已往四年來的既定的中心理論與最高國策

相貫徹的。所以由於這理論的正大，國策的崇高，於中國，於東亞，都於此期待其創生光榮偉大的新歷史與新生命，這才感覺到國府還都四周年，是如何富有寶貴的意義。然而這紀念也決不是虛文與空談，也還應該切實研究做些什麼去真正紀念它？於是歸總着說，作紀念也是貴夫有實踐，并也還是以其四年來所可紀念勿忘的中心理論與最高國策，即為我們所應該實踐與必須實踐的事。

不過，最基本的中心理論，確立起來雖只有絕對的一個；但為了實踐這理論而決定的最高國策，却是分別階段，作逐步的實踐。我們今日，既熱烈紀念這還都四周年，欲求其有實踐的成績，則對於初臨的國府還都的第五個年，這國策究已走到那種階段上？又於實踐國策這一階段的政治設施上該做些什麼？那却是一年之計在於春，還都第五年的重要工作應從四周年紀念日後積極邁進，也不不可不有其明明的決定了。

這個，我們自己也知道，因為國府是已經決定與已經公布的了。因為今年是與華保亞決戰決勝的重大責任上，結成一個總力，其所需要的戰爭物資甚多，自須一齊努力，增加生產。但這次戰爭還更是世界人類上最大的思想戰，我們為了服膺東方王道教化與東亞共榮共存的道義，參加聖戰，自有其崇高的思想，以發揚出偉大的精神，而更以精神來創造物質，使其優點與量數均合於戰時所需。故無論前方後方，以及產業戰場的戰士，亦皆應淬勵精神，肅正思想，求其戰爭總力完全強大的育成。

故增加生產，為物質方面的要務；而肅正思想，尤為精神方面的重點。且二者亦相連繫，絕不因物質出夫科學製造，即妄指為并不需要精神。須知萬事仍全憑人力，倘若人的精神不健全，即在物質的科學製造上，也勢必會發生懈怠，難於獲得異常超特的成績，而決不足以應付這緊張的戰時。何況精神上的修養與淬厲，其基本又全在夫思想上的嚴正；設或思想一誤入了歧途，或不了解正義，垂反所鍾，即使精神易於發生變態，徒作無益而反有害的振奮，於戰時乃尤為危險。此所以肅正思想，亦為增加生產的基本課題，如徒知有人力與科學生產力，而忽視了思想上精神上的總動力，不知先肅正其思想，以與其生產的工作相配合，誠恐在今日即增產亦不易做到。

譬如說：我們在道義上固都領導應為大東亞戰爭而積極增產，用以興華保亞；但敵方英美，却乘隙播弄其惡性宣傳，或有一部分知識淺薄的人，尚未掃除盡英美思想與共產思想的餘毒，就會認識不清，意志搖惑，或模稜兩可，心地含糊，仍發生了觀望與懈怠，而使農村中農民，及工場中工人，或不肯真心積極去做，這對於增產便不易收預期的效果。且由此類推，地方秩序不能回復，安全缺少保障，自也是一般生產事業上最大的阻礙。故強化治安，本亦為要政之一；而治安的根本，即在政策上是必須用清鄉的方法，亦仍須清鄉與清心並重，終還在於思想的肅正。

本文我祇抉舉出肅正思想與增加生產二大要綱，即屬此意；但能先竟其肅正思想的全功，自必能收獲到積極生產的後果。那末在這中間的強化治安一問題，便自可一并解決了。祇是，這肅正思想與積極增產二者，都共同先需要有一個推動與成功的要素，那還是在取致得全國民的信賴。

以今日現狀論，思想是正大的，是屬於道義的，如大東亞的神聖戰爭，及大東亞共榮共存建設新秩序的中心理論，那一個能說它原則不對？但必須有事實來實踐，才顯證得這一個思想是確切不移。其次，事實是偉大的，是屬於公共的福利的，實行起來也自必有莫大的效益的，如積極增產這些計畫與方案，其利益即再少說些，也自必能為民生利賴，與任何個人造福，又那一個能說這辦法不好與用意不佳？但也必須有事實上



的成績來實踐，與一切事在人為的有優良的工作人才來實踐，才願證得這一事實是完全可靠與成效可期。

因而由此判斷，欲使一種正大思想與一種偉大事業，令一般人完全信賴，那事實與人為二者，是必須先有一種良好確切的表現為實踐，并令一般人先對於這事與人也都有完全信賴才成。設使一般人都對於這一種事與做這一種事的人，都有了完全信賴，自然思想就可以肅正，一切增進事業都可以如期奉功了。

論語上說：「民無信不立」，能取得民之信者，在夫事，尤又在夫人，所謂「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熄」，這在政治理論上，其原則也自古不磨。清鄉的兼重清心，其立意也無非在企求作事得人，推誠共舉而已。

以上，必須獲得信賴的原則，與如何獲得信賴的要素，可謂已簡單闡明了。如再依據這四年來國府的往事，我們有最賢明的最高領袖，與建國的最崇高的中心思想，與華保亞神聖偉大的一貫國策，那當然是足使國人信賴，才有此國府四年來日益健全日趨進展的成績，而便此這都四周年紀念，薄海同欽，咸深慶賀。但這這都第五個年的來臨，又正值大東亞戰爭決戰決勝之年，既定國策，更須徹底進行，其所寓的神聖道義的中心思想，亦更須普遍灌輸，方足使本年度政綱要點的肅正思想與增加生產二者，得以積極推進生效，俾資為決戰的總力。則時勢迫切，為欲求百尺竿頭的更進一步，當然是以愈積極愈普遍與愈

急速獲致成果為愈好。故我特抉舉其推動力最大的所在，應為信賴，而希望國府於此後取致全國民更多更大的信賴上，加以特別的注重，與廣有適宜的設施

這種政治上設施的必要，說來雖屬千條萬緒，但亦可一言蔽之，多做好事，與多用好人，便也夠了。事雖是好事，還須要有好人去做，才做得出來。并且，有了好人，自也會做出些好事，至少也不至於專做壞事。如更有計畫好了的好事，專交付與適宜做好事的好人去做好事，當尤必能做得更好，不致於有好計畫而做不出好成績來。故今日國府為強化治安增加生產的二項要政上，凡有關於地方行政上的人選者，最好是多用人民平素所信賴的好人，庶幾才一切都取得人民的利賴，而諸事才易於獲致上下一齊協力的推動。他如政治中心的所在，中央機構的健全，向來是集結全國政治力，集中全國政治人才，表現出一致團結的精誠協作，與一切老成的示範，俾興起全國的觀感，自也與人民的信賴上，與一些不良不滿的思想肅正上，都可以發生點好影響，收一點好效果吧？

至於大東亞的前途，與夫未來的中國全面和平的前途，也都還是繫於這互相能信賴的這一句話上。但如何能使互相信賴？其要點實在於精誠上的感召，而精誠也是出夫人，與出夫人之有道義的。我們應先求盡其在我，這在還都四周年紀念中，所以我們必先求其第一步能取致自國國民的信賴，而後推此信賴以及於全東亞全世界。(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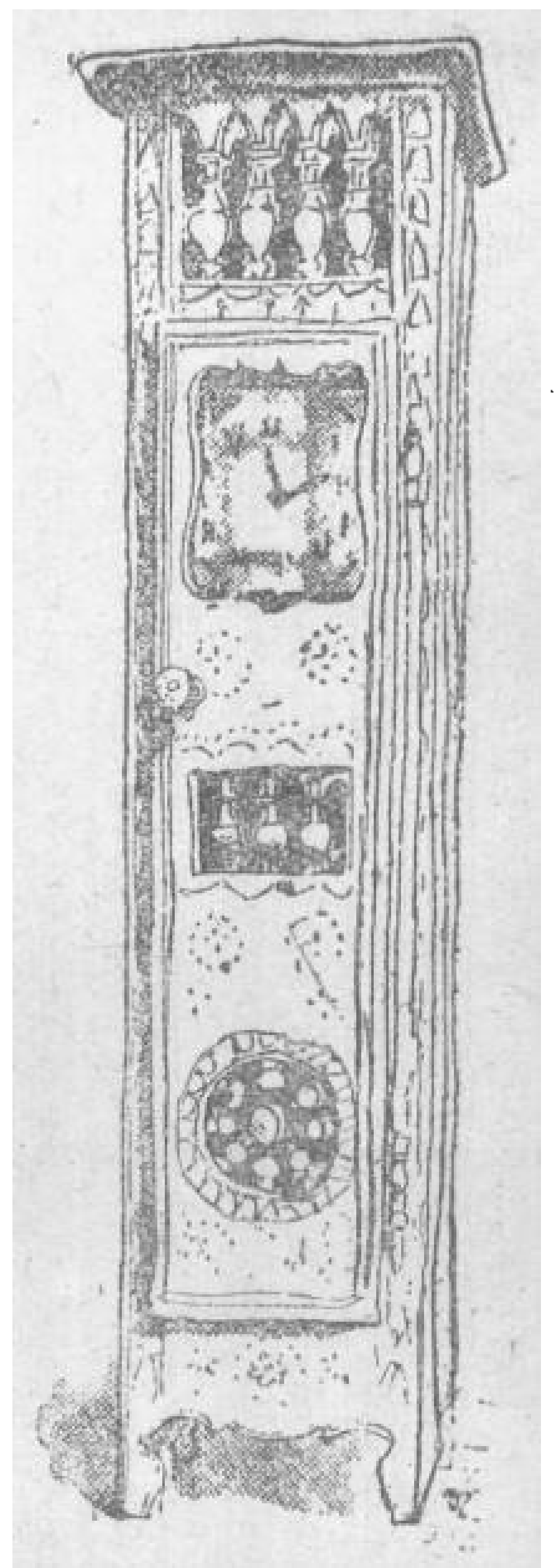
### 從飲食熱量談到吃酒

丁福保

營養吾人身體之物質中，屬於有機成分(即屬於生物者)之化合物，均含有潛力。(Energy)此等化合物，成爲食物之成分，供吾人之飲食，吃入身體後，在身體內分解，與從空氣所吸收之氧氣化合，而發出氣力。發出氣力之有機成分，首爲炭水化合物，次爲蛋白質，又次爲脂肪。炭水化合物，每公分子約可發出四·一加洛里(Calorie)之力量。所謂加洛里，爲計算力量之單位，以計算飲食之熱量，最爲便當。一加洛里指可使一公升之水，昇高攝氏一度之熱量而言。炭水化合物一公分，在身體中氧化燃燒，即發出四·一加洛里之力量，(即其力量與四·一加洛里之熱量相當。)蛋白質亦每公分可發出四·一加洛里之力量。脂肪所發出之力量尤巨，每公分可發出九·三加洛里之力量。酒精每公分可發出七加洛里之力量，其發出之力量，更較炭水化合物及蛋白質爲多。所謂發出力量，乃將潛在之力量，變成現實之力量。由潛在在改變成現實，祇是上述之化合物，在身體中分解，更與空氣中之氧氣化合，氧化燃燒，由此而含於有機成分中之潛在力量，改變成現實力量。

就上述之見解而言，提倡吃酒，似頗覺有理，然而細加研究，則其言祇屬皮相，未曾看清事實。酒能發生多量之熱量，飲酒似乎可以代替炭水化合物及蛋白質，脂肪，發生熱力，而減少此等物質之消耗，然在事實上，却不如如此簡單。酒飲下後，因其善於燃燒，而將他組織所需要氧化之氧氣奪取。他組織所需要之氧氣，因被酒所奪取，而致其氧化呆鈍。因酒之奪取氧氣，而致其他組織之機能呆鈍，換言之，即使身體全體之細胞機能呆鈍。本來欲供身體消費者，無法消費，而停積於身體。此等無法消費之成分，大都以脂肪之形態，停積於身體。因此飲酒之人身體必然現出多脂肪之肥胖。首先肝臟滯積多量之脂肪，感到不適。由脂肪之滯積，而致肝臟之細胞呆鈍，漸次萎縮，終而生出結締組織，生成癭痕。本來光滑之肝臟，由此而變成粗糙不平。心臟，腎臟，亦同樣滯積不需要之脂肪，或肥大，或硬化。上所云云，祇不過略舉一二例而已。其他尚不止此。酒之善於燃燒，結局爲奪取氧氣，使其其他組織之氧化呆鈍，而其害毒遍及全身。

所謂營養物，不可單以能燃燒能發生熱力而論，炭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等，均由其能同化，成爲身體成分，始爲身體之營養，若酒却無此資格。酒實祇不過能燃燒能發出熱力而已，飲之對於身體，有百害而無一利。稱酒爲米之精華，爲優越之滋養品，祇是騙人而已。



# 中日兩國的醫學提携

佐多愛彥

大東亞的建設，首先大東亞的各國國民必須強大壯健。因為強大而壯健的身體，才是健全的大東亞精神的基調；防止惡疫，除去病患之憂，是安定人心，開發產業，招致安居樂業的要諦。就這意義而言，中日兩國的醫學提携，在一切的文化事業中，是最緊要的事。

我國在貴國的醫療工作，華北華中山同仁會，華南山博愛會在各地經營病院，診療所，協力貴國的醫療和防疫；中日事變以後，曾協力從事復興蒙受戰禍的貴國醫療醫育機關。然而過去中日醫學提携，如兩國當事者所承認，決不是可以滿意的。這既不是由於沒有協力的實力，又不是由於協力的日本熱意不夠，主要的是基於兩國間的政治理由。這是我們時常引為遺憾的。然而現今中日關係，已返歸本然的姿態，妨礙提携協力的政治理由，已經完全消除，其前途是很可樂觀的。為中日兩國，為大東亞，尤其為大東亞醫學，這實在是一件很愉快的事。由於英美的敗退，在貴國的英美醫療機關，都已被接收，但對於這些機關的運營，自不待言，在貴國的一切醫療工作，必須由中日兩國負責，來辦理。貴國雖地廣人眾，但民眾生活，因戰亂已極為疲弊。以有限的醫療設備和醫療技術者，担任救地廣人多的民眾，並不是容易的事業。我們痛感責任的重大，同時為東亞人的名譽計，必須期待這事業的完遂。為了適應這目的，中日兩國當事者應該重新覺悟，在新的構想之下，儘量利用現在的設備和人材，努力於當前的醫療防疫，同時也必須決定確固的方針，向前邁進。我們為近代的獨立國家的貴國之將來計，

切望樹立醫療防疫以及醫育研究機關整備之遠大的自主計劃。

當樹立計劃時，希望貴國始終採取立脚於自國的國情和傳統的方針。關於這點，過去半世紀間曾傾注巨大苦心於整備近代醫學的日本的經驗，值得貴國參考的地方，必定很多。我們基於同生共死的使命，無論在技術上和經濟上，對於貴國之自主的發展，都不惜予以真實的提携協力的。

當前的醫療防疫，因各地的情形不同，可以採取日本單獨經營，貴國單獨經營和中日協力經營的三種方式。無論那一種方式，中日密切的連繫，是先決條件。最緊要的事，就是中日兩國的醫學者和技術者，都須互相開誠佈公，同心一體向建設大東亞的大目的邁進。自高而排他的態度，是應該嚴加警戒的。我們期待兩國各自以寬大的態度待人接物，由於親善和協，而收穫提携的實效。

隨着中日醫學提携的進展，由日本赴貴國的醫學者，勢更增多。我們也希望許多貴國的醫學者到日本來遊歷。由於這樣接觸的密切，中日提携便會逐漸加深。

現在的日本著名病院，醫科大學和研究所，都散佈全國各地，所以希望貴國醫學者來遊歷時，在東京及其他各地方和各主要都市的病院。大學。研究所，視察其各有特色的研究技術和設備。就這意義而言，所以前年訪問貴國時，力邀您們到大阪來遊歷，因為大阪有大阪

帝國大學醫學部，微生物研究所及其他設備。又大量造就担任貴國將來的醫學重責的醫學者，是一個切實的問題。在貴國的醫育機關未完備之前，我以為一部分的醫學者，最好在日受教育。我切望貴國不斷地派遣挺身於仁術之熱情的青年留學生來日本。關於這些留學生的教育，無論在學術的研究上和生活上，我們打算努力幫忙，以副貴國的期待。

貴國的醫學在世界上歷史最久，尤其關於藥草和特殊的醫藥品的智識，多為東西醫學所不及。這些智識也會輸入到日本，對於日本醫學的貢獻很大，東洋獨特的這種智識，必須從近代自然科學的立場上，愈加深刻的研究。今後中日兩國必須協力，站在大東亞諸國的前頭，立脚於東洋醫道上，融和綜合東西醫學，以期世界上的大東亞醫學的復興。(昌銘譯)

佐多愛彥氏：係日本醫學博士，曾任大阪醫科大學學長，兼任附屬醫院院長，現任鹽見理化學研究所理事，竹尾結核研究所長及國防衛協生會長。



## 答 佐 多 先生

陳希聲 孔綠卿  
張德華 陶熾孫

本社接到佐多博士之寶貴文稿，即譯成中文，擬即欲請吾國醫界重席作答，慎重考慮，念及日本醫界重鎮之意見，應請吾國實地在進行醫學事業之少壯醫家作答，俾得陸續走上實地工作之路，不致於停在原則及精神之應酬，因即向醫學教育及衛生行政少壯人士之雙方，即請前中央大學醫學院長陶熾孫先生及上海市公署衛生處之新進陳張二醫師，及醫法方面專家孔博士座談會錄其意，謹錄如下，醫學厚生方面能引上東亞合作，富強民族之路，誠為多祝福者也，下述諸位座談之摘錄。

我們先以佐多博士以為至今中日不能合作之理由歸於政治的原因之一點講起，這雖是很對的，但在日本，他們經過醫專時代，昇格時代，到現在的公衆衛生推行時代，不住在做國內醫師普及之工作，來不及對於隣國幫忙，事變前的同仁會的工作，免不了是不很積極。

至於在日的留學生，他們回國之後，因為國內有許多傳統，不易插足，而偶然在什麼地方工作而發生困難，終不得日本各前輩的救急補助；民國初年的醫專，辦得很好，後來經濟困難，也不便再去探學術，也不便要標本之類。

我們再回到政治的理由之一點，我們要注意到我們政府過去沒有錢，所以過去政府見有帶錢來的人就叫他辦，所以民國十八年的中央衛生實驗處就是這個

，過去我們之不能出力不過是爲了這個緣故，我們做醫學要有基地，日本人見我們爲什麼不多向政治家提議多辦些醫學事業，都因爲我們沒有本事去弄些捐款之故，所以我們將來要有很妥當的文化約定，一面使得過去日本專門在把國內醫學普及工作者擴張到大陸來，同時我們要設置能夠把日本醫學以研究所，大學，行政，地方，來吸收借用之方法，沒有這種政治的約定，那麼供給和接受要生衝突，兩相不符，好意反成壞結果。

所以一方面在日本的醫學教育上，許多老師們要一直把所教出來的學生觀望到底，即觀望到他們一直在中國的貢獻，好像學校的先生同時要觀察自己學校之學生要不要去外面受欺侮一樣。爲這個目的，醫科大學的教授和文化有關的政治關係人和我國的組織間相互要有連絡。不這樣子有組織的工作，反給許多人吃苦情願不要合作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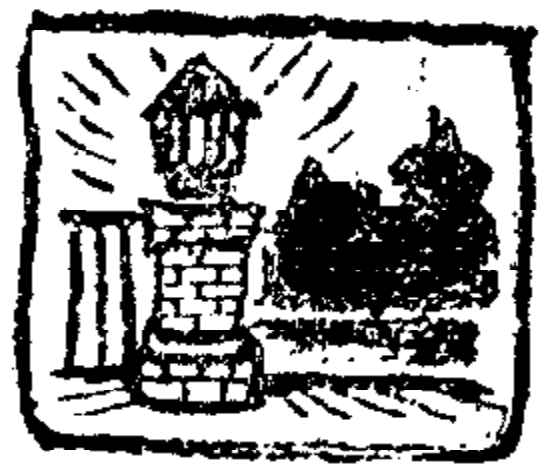
至於日本去遊歷醫學，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到日本去遊歷者，沒有一個不先看見日本醫學之表面並不好看，大學及醫院都不很清潔漂亮，有人說日本的醫院沒有紗窗以致病室內有蒼蠅，不知日本爲普及醫療，按病人數之統計而設很多病床，所以犧牲許多次要之工作，不知在我國只有清潔漂亮醫院之少數，弄得許多急性傳染病住在家中散布病菌，所以我們主張光光表面遊歷是沒有用的，要合作要澈底相互援助，不可有簡單的表面之遊歷。

佐多先生提及藥的問題，漢藥的確可入研究室，中藥不能與西藥合劑，所以進研究室後凡遇有功效者要研究調劑之方法，好像中裝與西裝不能一個人同時穿，西藥要能消化中藥，使得能利用其有效成分。

中國的中流階級之發達並不好，所以城市醫生不肯到鄉間去，鄉間之人不堪付最低之醫專一年之學費，我們要用最低價之方法養成很多的鄉間醫生，這裏過去沒有人考慮過，這要世界上唯一之簡單醫生，而同時還要研究供給於他們的簡單藥劑。

我國醫界的毛病是有各種學派之一點，這是不可避的事實，派別者即中醫及其他東西學派，我們不能因爲不贊成有學派而說沒有派別，對於這各學派我們要求大家讓步，不幸醫界人不用文筆論爭，也不以學術論爭，都以他們之政治力來推動，所以話很難講，這一點我們正在工作消滅黨派之工作，凡有意對我國人民醫療有合作意見之友邦人，要留心這一點。

日本的許多醫師們慣於他們國內的組織，這一點我們要勸他們特別留心，外國的情形是不同的，凡是到中國來能合作之人，要特別理解我國醫學界之病理。在上面所述各種具體進行方針下，我們大大贊成佐多博士的精神。精神已有，我們的新人實體也有，希望日本友邦人也從精神之打定進一步，來講具體的推行之方法。



# 上海市場的投機性

劉希平

上海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工商業中心，在工商業正常發展下，也每每有投機的活動在其中配合着。不過在那時市場很少

有猛烈的突然變動，人爲的操縱也很難形成絕對的力量，所以投機活動並不能搖動整個市場，一切經濟的經營可以在井然的秩序中，作極自然的推進。可是市場中所含有的投機性和投機傾向，也決不能因爲經濟界平靜而化爲烏有，而且我們還可以說這種投機傾向，正時時尋找着經濟上的間隙，以圖有所活躍。

友文

這是因爲投機性是自由經濟所具有的特質，自由經濟活動的根本原則，乃在尋求最高利潤，凡是利之所在，一切手段都是在所不惜。這種爭利行爲，我們若換一句話來表示，那就是投機。上海是自由經濟市場，所以我們可以斷言它是具有投機性，不僅上海是如此，就是世界各地的自由經濟市場，都是同具有這種投機性。

我們對於自由經濟市場的投機性，在平時是不大加以注意的，因爲那時的投機性並不足以爲禍於經濟界，而且相反地可以使經濟界有敏活的適應力，使不致陷於遲滯。很多歌贊自由主義經濟的人們，又何嘗不是拿這一點來贊美。可

是自由主義經濟並不是理想的經濟組織，也正像市場的投機性如同火一樣，有時免不了要鬧成大禍。

一入戰時，經濟形態是反常了，自由經濟的弱點完全暴露，市場的投機性，時時刻刻都在那兒爲人類製造災禍。凡居住在上海的人們，在這幾年以來，却飽受了這種痛苦的經驗。

自戰事發生以來，上海市場無論何種物品都可成爲投機對象，由日用必需品起，以至於各項原料，黃金，地產，證券，都可用來投機。其所以造成這種投機現象的根本原因，說起來是很簡單，這是因爲戰時的物資，由於運輸的不便，來源的斷絕，民需物資的轉用於軍需，不免有日漸缺乏的趨向，而造成物價的騰貴。再加以通貨有膨脹的傾向，更促成幣值低落，物價高漲，而使大家都

不願保留貨幣，以競藏貨物。又因物價不斷的上漲，甚至於暴騰，收藏貨物的人，可以不勞而獲非常的暴利，爲求獲得這種非常的利潤，一切物品遂成爲市場的投機對象。

對於物品的投機，也是日益發展，日益擴大的。最初還不過是各業的商人盡量進貨，而得着了很大的盈利。其次

有現款的人，因見到幣值的日趨低落，拿現款保留在手中，每日都要蒙受無形的損失，而也用現款換進貨物，因此遂有所謂業外的囤戶。還有一般消費者的用戶，也因物價日趨高漲，爲免他日購用貴物，而大量購進充足的用品。市面的物品本來是有限的，何況戰時的來源更受了限制，若再由於這三種人的競團，自然要使物價變本加厲的猛漲不已。

以上三種人的囤貨，對於物價的影響雖說是很大，但在人情上說，則也有可原諒的地方。這是因爲各業商人的求利，本來是他們的常態。有現款的人換進貨物，乃是避免現款的每日損耗。一般消費者的囤積用品，則係逃避將來高物價的壓迫。所以也還不能說是如何惡性的。假若我們有確實的穩定物價的對策，那也不難使這種現象得以緩和。可是在這三種人之外，還有最敏捷最惡毒的投機者，他們窺破經濟上的破綻，乘物價變動的暴烈，或更用人爲的造成物價昇降，以便從中取利。且由於他們在金融上操縱力的強大，常常可以破壞政府穩定物價的政策，而把整個經濟界搗成極混亂不堪的狀態。

這種後來的有計劃的惡性投機者，他們是擁有巨額的資金，或者和銀行界打成一片，或者以銀行界爲背景，受銀行界的支持，或者竟是銀行界的本身，運用資金的力量來搗亂市場。我們只要看

近數年來，新設的銀行錢莊風起雲湧，他們所幹的是些什麼事，就不難明瞭了。這種惡性投機者活動的目的，他們並不是在逃避本身的損失，而是要藉此獲得非常的暴利。他們所用的方法，不外是利用巨額的資金力，對於物價實行拉提貶抑，在一進一出之間，隨手可以得着無限的大利。他們不單犧牲了一般消費者，也自然隨着這騰昇的潮流，盡力買進，他們再乘高價拋出，在這一轉手之間，就可以得到大利。而後再用他們的資金，轉向到別的目標。在這不斷的輪轉下去，一切物價都可以有不合理的暴漲，假若用通常的眼光去看，當無從可以明瞭它的理由。如各種工業製品，原以上海爲生產地，較之純爲消費地的外埠，應該要低廉。可是我們竟常常能發現外埠的售價可以較上海爲低廉，這種不合理的現象，自不外爲人力拉提的結果。

這種專門製造高價的惡性投機者，當然是擁有大量的資金，但還不是在金融上有絕對威權地位者。假若他們能居於金融上的絕對威權地位，則所用的投機方法也就更進步，這時並不需要枝節節對於各種物品作各別的進攻，而可以用金融的一緊一鬆，一吞一吐的方法，以使物價自然隨之作普遍的昇降。另一



方面則對於貨物在低價時吸入，高價時吐出，即得坐獲巨利。

總之，金融界的加入投機陣營，上海市場的投機，已可以說發展到了最高峯。這時政府的穩定物價政策，遂更感到棘手，如果再有不肯的官吏和他們狼狽為奸，則當愈發不堪設想。當然我們也不是說沒有方法可以壓平這種投機現象，但是須有更大的決心，更周密的方法而後可。我們經濟統制的施策，當不僅在管理物資，管理生產配給機關，而尤須管理金融機關。

在最近上海市場的投機，其最顯著最怪異的，就是股票。在一個時期中，差不多成了投機的集中點，而形成空前的盛況。至於所以造成此種怪異現象的原因，是因政府對於物資管理日益加強，在不久之前，且曾實施收買棉紗布，以使囤積物資的投機者，遭受極猛烈的打擊。同時政府又為的要導游資於生產事業，特恢復證券交易所的營業。可是在事實上却完全和我們的預期相反，一般擁有資金者，甚至於向投機市場使用騙術的人們，仍利用戰時經濟的弱點，而鬧出種種光怪陸離的花樣。

這一幕股票投機的過程，我們若約略的分析起來說，也大致和一般的投機相同，不過是更有進步，更覺怪異而已。購進股票的人，並不是對於各種企業有什麼信心或興趣，真的要利用他們資金去向實業上投資。而是把股票當做地產黃金一樣，成爲游資的逃避所。他們並沒有考慮到各種企業有沒有發展的可能性

，也沒有計算到股票的真實價值究竟有多少，只是一陣風地冒昧的競相買進，而促成股票價格的急速上漲。股票的盲漲形勢既已造成，則在金融上擁勢力的惡性投機者，也乘着這個機會，運用其拉提貶抑的手腕，以操縱股票。

股票的投機已達到熾烈的階段，可是在此時又發生一種怪異的活動，這就是原有公司的增資，和新公司的設立。我們若以經濟上的需要，生產上的要求來說，那些公司本來沒有增資的必要，也更沒有新設的必要。而只是爲的適應買戶對於股票的需求，用這種方法來增加股票的供應，乘機將市面的資金吸收到手中。他們得着這樣巨額的資金，在這原料的來源受限制，生產所用機械設備的不充分，並不能真的用來擴充生產。而所能夠做的事，不過是假公司的名義，作公然的囤積物資，成爲變相的囤戶。所以在股票潮之後，又繼之以物價的空前猛漲，這乃是資金集中的必然結果，是用不着多怪的了。

還有一些新設的公司，我們簡直可以認爲是一種公開的騙術。他們的基礎既無，設備也沒有，只用空洞的公司名義來招搖，施行人爲的拉提方法，使那種毫無價值的股票，可以一漲再漲。一般股票投機者，因沒有真實的判斷力，至陷於他們的術中而不能自覺。等到股票已流到一般買客的手中，他們騙取資金的目的也已達到，遂即放棄拉提，股票的價值也就一落千丈，不可收拾。那些買進股票的人，除去自知受騙以外，絕

沒有其他辦法可想。這種公然的欺騙，實係違法的犯罪行爲，則其程度又超過惡性投機之上

了。上海的投機市場，愈演愈烈，愈變愈怪，在今後還不知會發展到如何的程度。不過在這個階段中，政府方面自當應該負起責任來，妥籌應付的對策。而我們人民在此非常的時期，也應該有遠大的目光，一方面要顧到整個國家社會的安全，以便安渡今日的難關，一方面也要作戰後復興的準備，以培養國力民力。假若只知目前的近利，恐怕結果不單無利可圖，反要蒙受意外的損失。如過去對紗布投機的失敗，及最近對股票投機的失敗，都是我們最好的教訓。總之，經濟上若沒有整個健全發展的希望，則一切投機行爲，不單禍人，同時也禍己，這是我們應該要深切認識的。

慶祝國民政府還都四週年

集合擊碎英美！

# 中華日本貿易聯合會

會長 三井米松

上海大上海路(愛多亞路一一〇號)

交易大樓 電話一一〇四一一四號



# 增產與沙田

申蘭生

文

友

汪主席說：「今年是增產年」，一切施政中心，都設在增產工作上，本月九日，中央召開農業增產會議，由此可見中國的增產工作，第一是放在農產上，這又是很明顯的結果了。作者一向的言論，是側重於農業經濟問題，而農業經濟之唯一目的是在能如何增產，所以我常想，江南數十萬近數百萬畝的沙田問題，如何不被朝野人士注意而加以根本的整理與利用？這倒是很奇怪而可惜的事！

我在這裏，願意提供很簡單的意見，更願請朝野人士來指教。第一先說沙田整理的必要，大致有三點：

一，沙田產權糾紛，歷有年所，迄未得決，民訟官紛，愈弄愈亂，所謂「沙田糊塗」，誠可發噱。沙田行政糾紛之由來，半由於民，半由於官，天時固然有關，而人為糾紛，亦難辭其咎，因為人事更能促其糊塗，才便於強奪取之流，混水摸魚，從中取巧。沙田清理，並非不可能，在於官民能否以大力負責去辦，果能如此，自可澄清。今日我們爲了官民纏訟起見，已經到了非從根本整理不可的時期了。

二，沙田沿江沿湖，地域廣闊，誠能加以利用，供獻農業增產，殊爲浩大。以常熟而論，已成田者約廿萬畝，未成田者尚不知有若干萬畝。中國耕作田畝，地域狹小，適於自耕農，沙田廣闊，可用機器生產。國家當局，若能拿出力量來，不是很好的模範集體農場嗎？今年建設部，曾預定以一萬萬元資本，整理太湖，三年之內，可以浚墾五萬畝，那末江南一帶的沙田，更有整理之必要，事半功倍，希望當局有所措施，免得長使官民爭訟交困，地利棄置不顧，這一層不知建設部及省政當局，是否有所預計？

三，整理沙田，尙有對於地方財政及福利工作的貢獻。查沙田依法，原盡屬官產。按「江蘇清理沙田辦法第二條」云：「所有沿江沿海新漲按漲復漲各沙田灘，不論官產公產民業已未圍築成田，均應先辦登記，一律丈收繳價給照承領。」乾脆一句話，都算官家的人民拿錢報領，更不得藉口「子母相生」之說，可見這對地方財政上有如何重大的報効。不過已往財政當局，只是消極的放領主義，而未敢積極的整理，致照費收

入寥寥，而惹的糾紛，反而愈弄愈糟，是很可惜的。沙田整理之後，無論農業增產，公益舉辦，按插失業，確保治安等等，真是一舉百利，不必多說了。第二來說江南沙田，究竟能有如何鉅大的產量。查常熟，鎮江，南通沙田，已放領及未放領並已圍成田及未圍成田者不下數十萬畝，即以常熟而論，亦不下二三十萬畝。我們以第一期經營新舊沙灘十萬畝而論，一年植草，二年植麥，三年生稻，年產價值何止萬萬元。按江蘇財政收入及軍米攤派之數字，與沙田收入比較，相去若干，由此可見沙田之整理，與國家社會及貢獻大東亞戰爭者，誠屬不可思議，吾人不可不加重視，而予以至善之運用。

最後我們再說，沙田整理之道，從何處着手。讀者既已明瞭沙田整理之必要及沙田產量之鉅大，即可推察到沙田整理的初步方案。我們如果以解除官民紛爭，增加農業生產以貢獻於地方福利國家財政及大東亞戰爭協力諸觀點爲出發，朝野有志，即應有一大英斷，爲一勞永逸計，關於沙田整理，應有一公營類似國策性資之沙田公司出現。此沙田公司之基礎，即官有民業，合而爲一，重新丈量重新換照，快刀斬亂麻，公私產權，一切以遵奉國策服從領袖爲最高原則，而執事當局，亦應爲合理之支配，姑試言其整理步驟。

第一期 準備工作  
一、省政當局呈奉中央命令組織沙田整理委員會。

一、本整委會以省長爲領導先進行調查工作。

一、呈驗一切官有民業過去收執之部照或省縣票照。

一、派遣技術人員（包括水利，農業及財政技術人員）爲一大規模之調查研究。

一、組設測丈部門，從事測丈，以清地形及界址。

第二期 組設沙田公司

一、定名爲「江南沙田墾植公司」，設籌備處於蘇州。

一、以各沙田業者及關係當局發起召開股東大會。

一、本公司先於常熟以新圍五萬畝經營十萬畝爲原則。

一、本公司章程報部備案

第三期

一、近春解凍保護股權沙田圍築工作。

一、用簡易墾植方法招夫從事生產。

一、一面從事產權整理，一面從事墾植工作。

一、生產所得一部，支配股權，一部提供政府，其分配辦法，另訂之。

一、進行集體農場之建設。

以上所述，不過就個人私見，提出簡單建議而已，對與不對，那是另一問題。不過我個人感覺到沙田糾紛，歷有年代，官民交困，殊爲惋惜。每屆春凍乍解，爭圍鬥毆，詞訟纏連，影響軍政，至爲重大。但是對這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當有不同。世之君子，容有疑義，亦當從大乘見地，爲社會國家着想！否則固於地域派系之見，而爲感情之議，亦爲不合，總之，這問題之需待整個解決，這恐怕也不是作者個人的願望吧。





# 戰時農業增產問題

楊劍花

## 一、戰時農產不能自給的危險

我國是最古的農業國家，在五千年之前，已經知道育蠶，栽桑，種穀的種種技能，一直到現在，還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可是因為墨守舊法和放棄地利的緣故，弄得近年的入超，一天大似一天，這是大家知道非常危險的。吾人再回頭來看，我國的農業環境怎樣？據專家的統計，因受了氣候的影響，全國有着三分之二以上的地方，每年雨量不滿二〇英寸的區域，是沙漠不毛之地，二〇英寸以下的，至多也不過是畜牧地帶。所以，充其量來講，全國的農耕面積也不過三分之一的地方。現在已耕的面積僅十三萬畝，約佔總面積的百分之八弱。這就是放棄地利的一個確證。

據民國二十五年上半年份貿易數字報告，衣料商品的進口總值是一千七百四十一萬元，食糧入超二千八百八十八萬元；估計全年衣食兩項的進口總值，達一萬七八千萬元之鉅，佔進口總值五分之一以上；這都是日常的必需品，平時固然可以仰給于外國，但是如今戰事爆發，海面港口封鎖，供給的來源，因此斷絕；並且還因戰事而曠廢了很多的農田，農業的生產，當然更受重大的打擊；衣食起了恐慌，前方的戰士自然難免氣餒而潰敗了。上次歐戰的時候，英國封鎖德國的海口，結果德國因遭了糧食不足的影響，以致全線崩潰，這是多麼危險呢。

## 二、戰時農業生產的趨勢

勢

我國雖是農業國，但是食糧不能自足，衣料不能自給，這是可怖的事實。平時不能自給，可以補救，戰時不能自給，那是極危險的。現在我們來檢討一下，戰事發生後農業生產上的幾種可怖現象：

(甲) 耕地的減少——現代的戰爭，是多方面的，所以戰線的延長，往往幾千百里；新式的戰壕，更要犧牲大量的農田，臨時的公路，飛機場，堡壘，及其他軍事活動的佔用，至少要減少百分之十五的耕地。換句話說，十三萬畝的耕地面積，因戰爭而將減至十一萬五百萬畝。

(乙) 農產的減少——農產的增減，和耕地的

大小是成正比例的；我國平日每年產稻八萬石，麥四萬五千萬石，

不足的約三四千萬石；棉花每年可產一千六七百萬担，但是需要六七千萬元的棉產入超。如今戰事發生，人民食慾增加，又因製造炸藥及其他軍用品的緣故，棉花的消費也特別的多；而農業的產品反要減少百分之十五以上，這種恐怖的現象，自然會影響到整個民族的生存的。

(丙) 勞力的減少——原因是一部份少壯農民的參加軍事工作，和畏戰而逃避的無形損失，甚至習性不良的農民，受了不良份子的煽動，乘機放棄原有職業，來做種種間接妨礙農業生產的工作。估計戰時勞力的減損，最低限度也須在百分之十以上。

(丁) 運輸的障礙——也是一個嚴重課題，因為我國交通不很發達，農產的分佈，又不均勻，所以農產品的運輸，當然不可避免，而戰時運輸的障礙，又是最多而嚴重的問題，預料運輸的損失，可達百分之三到五的樣子。

(戊) 社會秩序的紊亂——戰時的一切都是恐怖的，而發生這許多恐怖的根源，大都因農產物的減少，如軍需品的不足供給，糧食的不夠分配等，無一不是農業的問題，所以吾們在這全國參戰兩週年後的今天，對於戰時農業生產的補足和增加的步驟，是最值得檢討的。

## 三、補足及增加農業的方法

方法和步驟

農業生產在戰時所引起的恐怖，和設法補足的念要，前面已經大略地講過一點，現在吾們要談到怎樣補足農產和怎樣增加農業的方法和步驟了，茲舉大概如下：

(甲) 擴充耕地面積——照上面推算的結果，戰時的耕地面積，要減少百分之十五，吾國平時農產已嫌不足，受了這樣的大量減少，是很危險的。現在吾們急須曉得的，是除掉已耕地之外，可耕而未耕的土地究竟有幾何呢？根據事變前陳長衡氏綜合當年各專家的意見，吾國可耕而未耕的土地，約有十五至十七萬畝，佔總面積百分之十；較現有耕地增加一倍以上，吾們如果有計劃的，科學的，機械的來擴充耕地至少第一年可以增加現有的百分之十，第二年可增至百分之十六至十八，第三年可望增至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要是如此，軍事影響所減少的耕地，便不難補足了。

(乙) 改良耕作制度與注意畜種——目下吾國農作物的單位產量委實太低了，尤其是在兵燹後的幾年裏，據美人貝克氏(Baker)研究的結果，吾國每公畝小麥的產量是九百七十公斤，丹麥是三千三百十公斤，比利時二千五百三十公斤，日本一千三百五十公斤，比吾國增加半倍至二倍半。棉花的產量吾國是一百八十公斤，而埃及達四百五十公斤

文

，都比較增加一倍以上。稻的產量，吾國是二千五百多公噸，日本就在三千公噸以上。這種例子很多，現在吾們再來看看國內的情形，根據前中央農墾所調查，（以比較豐收的民國二十一年做代表）把各省市農產物每畝的產量來做一個對比如下：

- 九斤 小麥……廣東二六七斤，河南僅一〇五斤
- 五斤 大麥……甘肅二〇三斤，陝西僅一〇一斤
- 一斤 棉花（皮花）……浙江四一斤，山西僅一六斤
- 高粱……綏遠二七八斤，甘肅僅一一斤
- 五斤 玉蜀黍……湖北二八〇斤，河南僅一〇斤
- 四斤 小米……湖南二四三斤，陝西僅一〇斤
- 廿畝……河南一九七一斤，山西僅五二〇斤
- 大豆……湖北二四九斤，甘陝僅一一三斤

以上各省市各種作物產量的差數，都在一倍以上，這雖然是受了土壤氣候的自然影響，但是耕作制度的粗放和精細，還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吾們可以相信改良中國耕作制度，是增加農業的捷徑，並且是光明的道路，現在筆者且把重要的舉出幾點來講：

（A）推廣良種——（1）水稻：吾國

已育成的優良稻種，有中大帽子頭，江寧洋秈，東莞白，平時均可以增產百分之二十以上，極受農民歡迎。廣東中山大學育成的中山第一號，是華南頂好的品種，並且能夠抵抗不良環境，比普通的農家種籽，產量要增加百分之三十。

（2）小麥：金大的2305號，26號，開封124號，中大的南京赤殼武進無芒，南宿州15-14號，江東門等，都是多年育種的成績，平均可以增加產量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其中「江東門」是早熟種，尤適宜於非常時期的栽培。（3）棉花：自美棉輸入以後，品質已較前改進不少，近幾年前所輸入的斯字棉對於原棉產量的增加，尤有驚人的效果；據當時各地試驗的結果，都很滿意，斯字棉的產量，較各地的脫字棉要增加百分之六五至一〇二。三六，平均增出百分之四五。六五，而且係早熟種，宜於黃河流域一帶栽培。德字棉纖維特長，前據長江流域九處試驗結果，平均每畝可增產百分之三。五四，而南京試驗的成果，更為顯著，增產達四九。四一斤，合百分之四〇。九八，這兩項新輸入種，現在尤應設法去大量的推廣。

（4）大豆：金大33號可以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的產量，又中央大前曾育成一新種，較33號的產量，還能增出百分之十二。（5）玉米：中大曾選出十三個品種，可以增加百分之九到三十的產量。（6）甘薯：前中央農業實驗所也有過良種育成；這非但是一部份的民食問題，而且對於軍事有關係的必需品，像酒精

的製造，也很重要的。吾們要按照各地的環境，土宜，來盡量地推廣良種，那末它的報酬，至少可以挽回因戰事而減少百分之五和現狀不產的產額。

（B）繁殖優良畜種和厲行防治獸疫——吾國的役畜，無論在軍事上，農業上，交通上，運輸上，都佔着極重要的位置，可惜墨守舊法，無所改進。曩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調查，全國（十九省）產馬二百四十四萬七千匹，水牛七百三十五萬頭，黃牛一千五百九十一萬三千頭，驢騾八百九十五萬六千頭，駱駝還沒有調查的數字。綜合現有的役畜已感到不足，在非常時期的恐怖，當然更重大了；尤其是馬匹的需要特別的多，往年，綏遠的產馬比賽，是一個挺好的選種辦法，筆者仍盼望產馬的省份，都繼續起來舉行這種比賽，繁殖優良的畜種，大家注意馬政，這樣才可以應付當前的戰事。其他如駱駝、牛、驢、騾等役畜，或為運輸的健卒，或係農耕的主角，都非常重要，戰時的損失，勢必相當的大，而且吾們還要擴充耕地，那時候役畜的需要，簡直比飢渴還難過；要打破這層難關，固然要從繁殖着手，可是禁宰役畜，也是極重要的工作；譬如上海一隅，戰前每年要宰殺四萬頭左右的耕牛，這是多大的損失啊！假使全國計算起來，當然更堪驚人了。其次吾們應該注意到戰疫的問題，據前中央農業實驗所調查所得，全國豬病的損失，達一萬二千萬元之鉅，牛瘟也要損失二

千萬元以上，這是極嚴重而危險的問題；所以防治獸疫也頗切要。現在吾國獸疫防治工作尚在萌芽時期，人才缺乏達於極點，目前正當大東亞解放戰爭決戰的生死關頭，務必迎頭趕上，加速地訓練出大批的實幹人才以應目下非常時期的急用，那末役畜的增加和保持才能略有把握。

（C）防治病蟲害——我國每年遭受病蟲害的損失，達十二萬萬元之鉅；僅害棉花的一種紅鈴蟲也要損失一萬萬元的樣子。平時還有一部份農民來切實防治着，不過，在戰禍蔓延，勞力減縮的情況下，要照平日一般地設法防治，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但是放棄了防治工作，却又非常危險，民國十八年祇浙江一省受到螟蟲的損失，達二萬萬元之鉅，以後設法防治的結果，逐年減至五千萬元，二千萬元，這是歷史的教訓，吾們當然不能再蹈覆轍。在這種兩難的情形之下，惟有加緊農民防蟲的訓練和利用軍民合作的方法，乘戰隙的時間，來施防治的工作；同時在治蟲的技術方法亦須力求改善，譬如蝗蟲，棉蟲等如有可能，也可仿效美國方法，用飛機作大規模的防治，可以節省不少的勞力。自然在使用之先必須詳細研究。至於病的方面，也應當選擇效宏做易的方式來廣防治，如麥類黑穗病是最普遍嚴重的麥病，荷防治得法，至少可以增加百分之五以上的農產。

（D）肥料的自給和合理的施用——肥料是植物的糧食，食糧不足，生長不



友 文

良，當然難望產量的豐收；所以吾們施肥的目的，是增加產量。據南京和徐州多次試驗的結果，小麥增施肥料，可以增加百分之十五至三十二的產量，換句話說，增施肥料，至少可以增出百分之十五的產量，又據歐美學者的研究報告，施肥增加產量的能力，可達百分之三十至五十；這是多麼驚人的數字啊！所以施肥的必要，是農學者所公認的，不過這裏有兩個問題要討論的，便是肥料的供給和合理的施用。

(甲)肥料的自給：吾們除盡量利用天然肥料外，所需的人造肥料，當然也是大量的，平時可向外國購入，但現值戰事方酣，就發生了阻礙；所以人造肥料的自給問題，也很嚴重。近來吾國已創立過硫酸銨工廠，便是自給途徑的開端；吾們希望政府當局和人民多注意這個問題，儘量斥資舉辦，大批產生，以供目前非常時期的自給，因為這也是一種切要的工作呀！

(乙)肥料的合理施用：中國幅員之大，各處土壤的成分不同，各種作物所需的肥料原素各異，倘盲目施用，是最不經濟而又最難收效的，所以在這大東亞決戰迫近眉睫的前夕，應該根據過去已有的調查（前中央農業實驗所已有初步的調查和研究結果），什麼地方需要什么肥料，對症服藥的救治，那末一定可以收效的。

(丙)推行多熟農制以應急要——戰時耕地面積的減縮，足以影響整個農業生產的供給，所以吾們應當想法子在有

限的土地上，產生多量的農作物來，以謀調節。這個方法，就是推行多熟制度。我國浙江以南各省，氣候溫暖，土壤肥沃，可以利用早熟的良種，來提倡多熟農制；現在浙東雙季稻的普遍，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甲)廢止一切不必要的生產：我國鴉片的栽植，南自雲南，貴州，北至甘肅綏遠，凡邊僻省份，都廣栽鴉片，而以此事變後數年為尤甚，華中蘇淮，安徽，山東各邑，也盛栽罌粟，蔓延益烈，以至農田日減，農產不足，這種烟田，吾們應當立刻禁廢，限期一律加以剷除淨盡；現在中樞已在勵行新國民運動，實踐禁煙禁賭，禁舞以資節約，正在進行這項工作，不過還希望人民自覺體察政府當局的用心，來自動的廢止，那末可做事半功倍之效。其他如烟艸，觀賞植物等，在此戰時節約體制下，凡屬不甚切要的作物，俱應一概廢止，改種稻，麥，棉等必要的作物；那末，至少可以增出百分之五以上的有用耕地。

(乙)戰時農業應作有計劃的生產：「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軍事準備上的最大前提，吾們在這決戰階段的緊要時期，對於現今戰爭劇烈的景象，應作詳細而精密的計劃，譬如劃分全國為若干軍事重心區，各軍區的

糧食，衣料應設法就近配給，作事先的籌備，使不至戰事一旦延長，有軍需供給不均的痛苦。這種計劃無論對於軍事的順利，社會秩序的安定，和勢力的消費節約，都可算為上策。

(丙)水利問題：水利影響農業之巨大，是大家所共知的，而且這個課題非常複雜，應當由專家來計劃才行；不過，吾們最低限度應該注意到防旱修堤，及防旱掘井的基本工作，總以不使戰禍到臨的時候，再加上水災旱害纔好。

(丁)農村組織的健全：最後要講的是農村組織的健全和農村社會的安定問題，要是這兩個切身問題不能解決，那末上面所談的都是廢話，因為農村組織的不健全和農村組織的不安定，俱為農業生產的致命傷；所以，吾們還應該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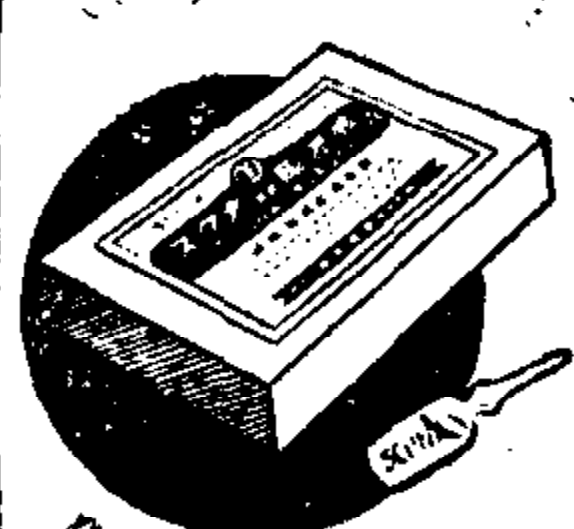
法如何來組織農村，訓練農民，使對戰事具有深切的認識，不致一旦殘酷的戰氛，擴展蔓延到鄰近，立刻成為紊亂的現象，這是現階段的一班智識份子應負的重任；要是不幸大戰爆發，戰神降臨到面前，那末還得借重當地中學以上的青少年羣，來担荷這個不可避免的天職，務必令戰氛籠罩下的社會跟平日一般地安謐，如此方有辦法。

上面所提出的幾點，倘能實行到六成以上的成績（第五項必須完全做到），那末戰事雖然不能預期早日結束，吾們儘可以無限期的抗爭；筆者相信英美帝國主義者的反軸心國家，誰都不能侵犯吾們，戰勝吾們，這壓吾們。末了還希望全國的農學者，對於這個問題的商榷有一個更詳盡的討論，和週密的計劃，以冀切合實施纔好！

**疥癩盜汗治療劑 蘇苦那**

大蘇治癩，自古已經應用，蘇苦那即大蘇中之有效成分，乃利用最新科學方法提煉而成，有殺菌抗病作用，對於各種癩病俱有良效，尤其與愛活併用之時更佳。又對於盜汗及夜尿症且有特效作用。

製成廠：福壽大藥房  
總發行所：重慶大藥房  
上海崑山路一八號



包裝：西藥十管

# 西班牙縱橫談

嚴 懋 德

在這次世界大戰以前，歐洲一共有三十多個國家，現在都一個個的捲入了戰渦，站在火烽圈外國家的真是寥寥無幾，目下歐洲大陸國家除歐洲樂園瑞士以外，迄今尚能維持中立，要算伊比利安半島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個國家了。

提及西班牙國家，在研究國際政治者的腦海中，立刻會湧現出一個國家裏面充滿着一切政變、罷工、暴動、革命、鎮壓、死傷……無不應有盡有的。可是在今日，西班牙所以能成爲國際政治舞台上要角，全由於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本文僅從它的地理環境，歷史政治，社會經濟，和外交政策等，作一番概略的介紹，使讀者對於西班牙的了解，或可稍有幫助。

西班牙是歐洲西南部伊比利安半島（南歐三大半島之一）上的一個三等國家，東南臨地中海；巴塞路沿海有一個重要的商港叫巴塞路那，附近有幾個小島，叫巴利牙羣島，是地中海西部的重要島嶼；西面抱直布羅陀灣，可以停泊無數巨艦；南端的直布羅陀與對岸非洲的摩洛哥僅隔狹隘的一個直布羅陀海峽，

形勢險要，港渠完備，握住了地中海西部的門戶，控制着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航路；西與葡萄牙接壤；西北臨大西洋，沿岸有桑西拔斯天等要港；東北有比利牛斯山脈，接連法國等。

從地理形勢上觀察，西班牙所處在的地位，極爲重要，因爲現在的直布羅陀（Gibraltar）雖爲英國所佔有，並沒有海軍根據地，而它的四週還是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何況直布羅陀和對岸西屬摩洛哥，僅隔九哩的直布羅陀海峽，所以地中海的西部，幾乎完全在西班牙掌握之中。於是它的向背，對於歐洲以及全世界會有莫大的影響，那是可斷言的。

西班牙真可說是一個歷史滄桑的國家，古代的時候，它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的殖民地，後來隸屬於羅馬，在第八世紀初，又爲回教徒的摩爾人（Moors）所佔據。第十世紀時，又被基督教建立過許多小王國。十四世紀時候，其國名稱爲加斯的耳。待一四九二年航海家哥倫布在西班牙女王伊薩伯拉（Queen Isabella）贊助之下，發見了新大陸。

此後一世紀間，西班牙不斷地從事於海外殖民事業的發展，結果中南美和大洋洲的大部，亞洲馬來西亞的一部分，都插上了西班牙的國旗，造成與掩有非洲沿海和亞洲印度沿海及馬來西亞的葡萄牙平分地球的形勢。在那時候英法兩國還沒有參加殖民地競爭；德義沒有統一，美國尚未成爲一個國家，西班牙已佔有當時世界的大部地域，而爲世界的霸主，這是西班牙的黃金時代。但從十九世紀末葉，西班牙的殖民帝國瓦解後，西班牙就似乎被人忘記了。

十六世紀以後，荷法英三國參加殖民地經營的競賽，西班牙的國勢就此一天不如一天地衰敗起來。自一七〇四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被英荷的聯合海軍攻擊得落花流水以後，它的國勢更衰弱不堪了；接着遭逢法國路易十四與拿破侖一世的蹂躪，尤一蹶不振，於是海外殖民地，也像枯葉離枝一般落到人家的手中。至十七世紀時，葡萄牙脫離西班牙而獨立。十九世紀時，南美和中美殖民地，都先後獨立，脫離母國；亞洲的菲律賓羣島在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結果被美國奪去。至此，西班牙的威名也就一天一天的沒落下來。

在西班牙的二千二百萬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屬於少數民族，有二百萬是加達魯尼亞人，一百五十萬是巴斯克人，二百一十萬是加里西亞人。其實西班牙民族的種族是相當複雜的。在史期一開始時，半島的東部及南部，已定居着伊不利安人，是從非洲來的。開爾的人約

在紀元前第五世紀才從北方滲透而來，佔有半島的西部及北部。此後在中部地方，伊比利安人與開爾的人混合，成爲所謂開爾的伊比利安人。

相傳紀元前十一世紀，腓尼基人已在這裏經營與移殖。紀元前六三〇年，希臘人也開始在半島上居住，這兩種人散布半島的南岸和東岸。第六世紀時，迦太基人又到來，在以後二三百幾幾掩有半島的全部。直到第三世紀初葉，才敗於羅馬人手中。從紀元前三〇七年到紀元後四〇九年，西班牙已成爲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到了四〇九年，日耳曼人已侵入半島，會稱霸三百年；猶太人也會在這裏休養生息了千餘年。從七一年到第十三世紀的中葉；是回教阿刺伯人（即摩爾人）統治時期。於此可知，伊比利安人，開爾的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希臘人，羅馬人，日耳曼人，阿刺伯人，猶太人等都會在半島上稱王道，而我們在西洋史裏所常見的許多民族，幾乎沒有一個不在半島上出現過的。

歐洲政論家都說比利牛斯山脈把伊比利安半島和歐洲大陸，截爲兩段，差不多成了兩個世界。所以西班牙自成一種風氣，處處表現落後姿態。因此西班牙至今還是一個農業佔優勢的國家，全國二千二百萬人口中，自食其力的人民，務農者達百分之六十，農業收入達全國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同時從出口品上講，農產品的輸出，佔全部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況且那裏的氣候是比



能再壞了。「三月冰屋九月爐」，這是典型的大陸性氣候。此外雨量稀少，給水困難，空氣乾燥，有所謂：「見橋所在，始知有河，售橋購水，方得成流」的俗話，就可見夏季的乾燥。又因為西班牙大部都是山地，所以其主要物產限於穀物果品一類的東西，有小麥，大麥，玉蜀黍，米，豆，葡萄，橄欖和蜜橘等，尤以橄欖油為多，產額佔世界的一半。

西班牙到目前為止，還是一個農業佔優勢的國家，可是它的自然環境却並不怎樣適合於農業。歐洲終於比利牛斯山，非洲始於比利牛斯山，這兩句古語聯合起來，正是說明了西班牙的地理特徵與非洲相類似。西班牙全境，除沿海一帶是狹長的平原以外，中央的大部分為高原，頗適於農牧，耕作的土地總面積約超過四千五百萬英畝，牧場佔二千五百萬英畝，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自耕農約為五百萬戶，統計每戶所得耕地僅有三英畝，而有一英畝或不足此數的自耕農却有一百萬人，雇農二百萬人。

西班牙在君主制度時代，大部分土地為少數地主及貴族，教士等所私有，農民至多只能獲得用益權。一八六〇年時，雖經國家沒收教會的財產為國有，農民曾獲得少量的土地。可是不久，農民以可能價格將土地售出，於是土地又集中到少數大地主手裏。據一九二八年西班牙的農情報告，大地主有以一身而擁有百公畝以上，佔全體農業人口的百分

之二，約五萬人，却佔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七。百分之八十六的農民，其領地總數僅佔百分之十三。領有十公畝到二十公畝的富農佔全國農業人口百分之四或五。而無地耕作的農民，竟達二百萬以上。

西班牙全國耕地的三分之二既為極少數的大地主（其中包括着天主教會）所佔有，而在自耕農和半耕農手裏的一小部分土地分布更極零碎。加之西班牙的耕地每年例有四分之一休閒，無所生產。大地主又常以一部分保存作射獵或牧畜之用，不敷分配的耕地更顯得狹小，這種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封建殘餘勢力，在在阻礙了農業生產的向前發展。土地分配既不均勻，同時又在封建的大地主制度的層層剝削壓榨之下，農民的生活不用說是非常痛苦，甚至農民把歷年千辛萬苦施肥的土地及收穫量不足以償還高價的地租。事實上，不論小麥或葡萄酒，西班牙每畝的產量都較歐洲其他國家的為低。如此，佃戶生活貧困，當然沒有改進生產的能力。

西班牙教會在政治上，握有很大的權力，教士就是大地主，企業家和銀行家；他們對大眾施行殘酷的剝削。在二千二百萬人口中，僅有三萬五千人不屬天主教。現在全國尚有五千寺院和三萬八千所教堂。於此可知，每九百人便有一個神父，以教會為職業的人在全國裏總在十萬人以上。而學校倒反比教堂少，所以文盲充斥，約佔全人口六分之一強。在西班牙最特殊的階級可以說是軍閥

。西班牙軍隊中有一個怪現狀，便是士官多，與將士的比例是每一將官統率士兵六人至十人，國家支出，軍費佔極大部分，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都是將官的薪俸，而將官又都是從大地主或資本階級拔擢的。

封建殘餘勢力一方面阻礙農業的發展，同時又阻礙了工業的發展。舉例來說，鐵路運費的昂貴，歐洲各國無出其右。因為佔人口多數的農民，工業品的購買能力本來比較薄弱，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少數產業工人，因一般生活資料昂貴的緣故，購買力也相對地減低。至於最上層的資本家和大地主大都喜歡購買高貴的外國貨。在這情況之下，工業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及後，雖經普利摩李佛拉的實行工業政策，建立了不少壟斷性的交通，銀行，保險，水泥，化學，釀造，礦山等事業。可是結果，這些企業的股票，大部分操在英法美各列強手裏。事實上，西班牙有許多重要企業，早已被列強壟斷。譬如說，西班牙本為世界銅產第一國家，在一八七三年，已以一萬萬比沙（Pesetas 西班牙幣名）賣給一個英國公司。此外，鋅鉛礦都是比國資本，電力公司由比法美德四國管理。如此說來，西班牙的經濟，早已陷於列強附庸的地位了。

很少別的國家所比得上的。一八六八年，波旁王朝的伊薩伯拉女皇，因政績的腐敗，被叛變的軍隊逐出國外。此後七年間的西班牙沒有正式政府成立。西班牙第一次共和政府的建立，是在一八七三年二月十一日，不到十一個月，第一次的共和政府就瓦解了。一八七四年十月的兒子亞豐鎮十二（Alfonso 12）重建君主政體。迨對美戰爭的敗北，使西班牙沉睡着的共和運動，又覺醒起來。到一九一七年，反對君主制度的革命運動，漸漸強烈起來。

在第一次大戰中，西班牙曾更換了七次內閣，直到大戰終結，西班牙還是在革命的火燄燃燒着。一九三〇年的年初，世界空前經濟恐慌的浪潮襲擊到西班牙，就引起了巨大的社會騷動。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就在公民投票的方式之下，共和政體又第二次在西班牙出現了。當時社會黨原欲以大刀闊斧的手段，厲行社會政策，揭棄政教分離，工業國有，改革土地三大政綱，因而激起舊派勢力的反抗。一九三四年十月又釀成大政變，終於在法西斯黨的鐵腕政策下，鎮壓叛亂。以後更有所謂人民陣線政府，一九三六年年左右兩派相爭，內戰連年，後由國民軍獲得勝利，於是領袖佛郎哥將軍上台執政了。

在這次大戰中，西班牙元首佛郎哥將軍（Francisco Franco）很少發表什麼主張，依照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九年春季西班牙內戰時德義協助佛郎哥

文

情形看來，應投入德義軸心懷抱，與德義駢肩作戰呢？事實上並不如此，那末是否與反軸心合作，而與軸心虛予委蛇呢？抑或另有別的企圖呢？這是值得我們玩味的問題。

目前的西班牙，在佛郎哥將軍領導之下，運用其外交，不捲入戰爭的漩渦中，以保持它的變方善意的中立，力圖振作，確是鐵般事實。在思想方面，西班牙是傾向軸心國家，因佛郎哥在內戰時曾很受過一番軸心的幫助，實不應該在這次戰爭中維持中立。

我們須知道，西班牙本是三等的國家，在內戰期中，已喪失百萬以上的生命，八十二億六千萬比沙，及後佛郎哥雖獲得勝利，但目擊受戰爭的影響，國內貧窮，元氣大傷，人民困苦，食糧缺乏，在這次大戰中，即使要參戰於軸心，恐亦非力所能勝任。因此佛郎哥將軍始終在最困難的環境中，堅持其中立政策，不牽入戰渦，却埋頭於國內建設工作。

所以西班牙當局，一方面仍與軸心維持向來友好關係；他方面與反軸心暗送秋波，究其實際，利用其舉足輕重的地

位，無非以要挾雙方，尤其是對於反軸心方面，目的在討價還價，獲得反軸心方面的糧食，石油和經濟援助，以完成其戰後復興工作，進而增強其國力，庶可恢復其大西班牙帝國的雄圖。

緣西班牙雖是一個農業國，所產的農產物，僅水果一項外，其餘都不能供給，須靠外來的接濟。所以從經濟對外依在來說，嚴守其中立實為其上策。加之內戰關係，西班牙迄今瘡痍未復，企圖在艱苦的環境下，從事於復興工作，那末所需要的種種物資和金錢，勢必要依存反軸心方面的援助，在這種情勢之下，西班牙無非利用其中立政策，周旋雙方，以取得利益，努力建設，增強其實力，使自己強大起來，俾不依附軸心，以及反軸心，企圖造成大西班牙帝國的幻夢，這才是西班牙的國策。

然西班牙的貧窮，加以烽火漫及伊比利安半島時，西班牙能否再有主動力，可以永久置身事外，以完成其所謂大西班牙帝國的雄心？很是問題，而為任何人所不敢深信的，那末只有讓時間昭示我們了！

友

### 第二次大徵文啟事

#### (一) 徵求「實話」文稿

過去的租界為英美對華侵略的最大基地，並被英美人所操縱把持，這是無庸贅言的。在租界中國的主權完全被漠視，在租界特權的庇護下，英美人橫行闊步，這是我們時常所目擊的。在租界被中國收回，而面目一新的今日，回顧過去，暴露英美人的罪惡，不一定是無意義的吧？他們的作法極巧妙地被粉飾着，所以不容易出現其本質。可是在今日看來，英美人所計劃的偽善，欺騙，奸策等等，已深深地侵入我們潔白的民族魂裏。我們已經充分地體驗或由各方面聽見他們那樣巧妙的手段。因此本刊為暴露英美的虛偽，以及其真相和本性，以資昂揚對英美和英美人的戰意和敵愾心起見，特徵求各位關於過去英美人在華的行動的體驗和見聞的文稿。茲規定簡約如左：

- 一、篇數不拘，惟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限。
- 二、文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三、人名，地名等無妨用假名，但須為實話。

#### (二) 徵求風土記

讀者諸位的家鄉，一定有可以自誇的地方，或有種種頗饒興趣的故事。例如在各鄉里一定有不同的習慣、風俗、人情、言語、人物及其他關於衣食住的特異之點。

- 此外，想也有許多最近協力於維持治安的地方人民的風景，呼應政府的增產運動，而忙於增產的住民姿態等活躍於建設方面的偉大故事。再者寫些富於地方色彩的民謠，以及古時的傳說，也極為歡迎。茲規定簡約如左：
- 一、篇數不拘，惟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限。
  - 二、最好附有關係的像片
  - 三、第四項以下的規定，與「徵實話」相同



# 國民政府慶祝還都四周年

增強生產  
誓鉄腕總力結集  
起來！全東亞十億人民衝鋒  
之路是正義的怒吼  
寒瞻了殘酷的敵人前進！  
大東亞十億人民舉起  
增加生產的鋤頭開發  
無限量的寶庫  
生產啊！補充啊！  
東亞十億人民都  
是生產戰士  
東亞全土都  
是堅壘壁野

在華日本製粉同業組合聯合會

上海九江路二〇號 電話 一六八一六番

日本製粉上海地區同業組合

上海九江路二〇號 電話 一六八一六番

三興麵粉公司

高郵麵粉廠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上海支店)

三菱商事株式會社上海支店

東福麵粉廠

(東福產業株式會社)

華友製粉公司

揚州明記麵粉廠

(森喜產業株式會社)

有恆麵粉廠

(大同洋行)

鎮江麵粉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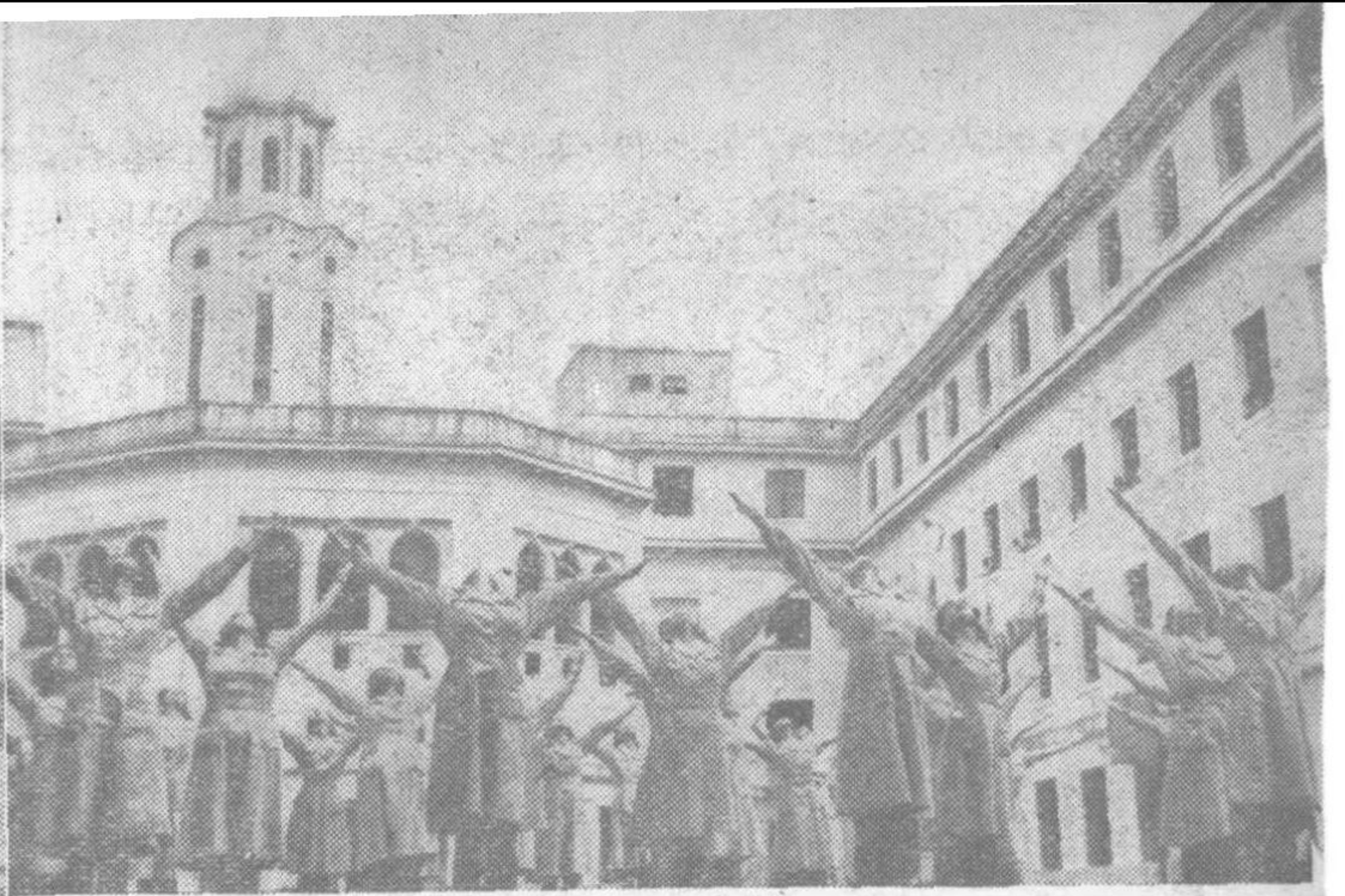
(新井洋行)

三豐麵粉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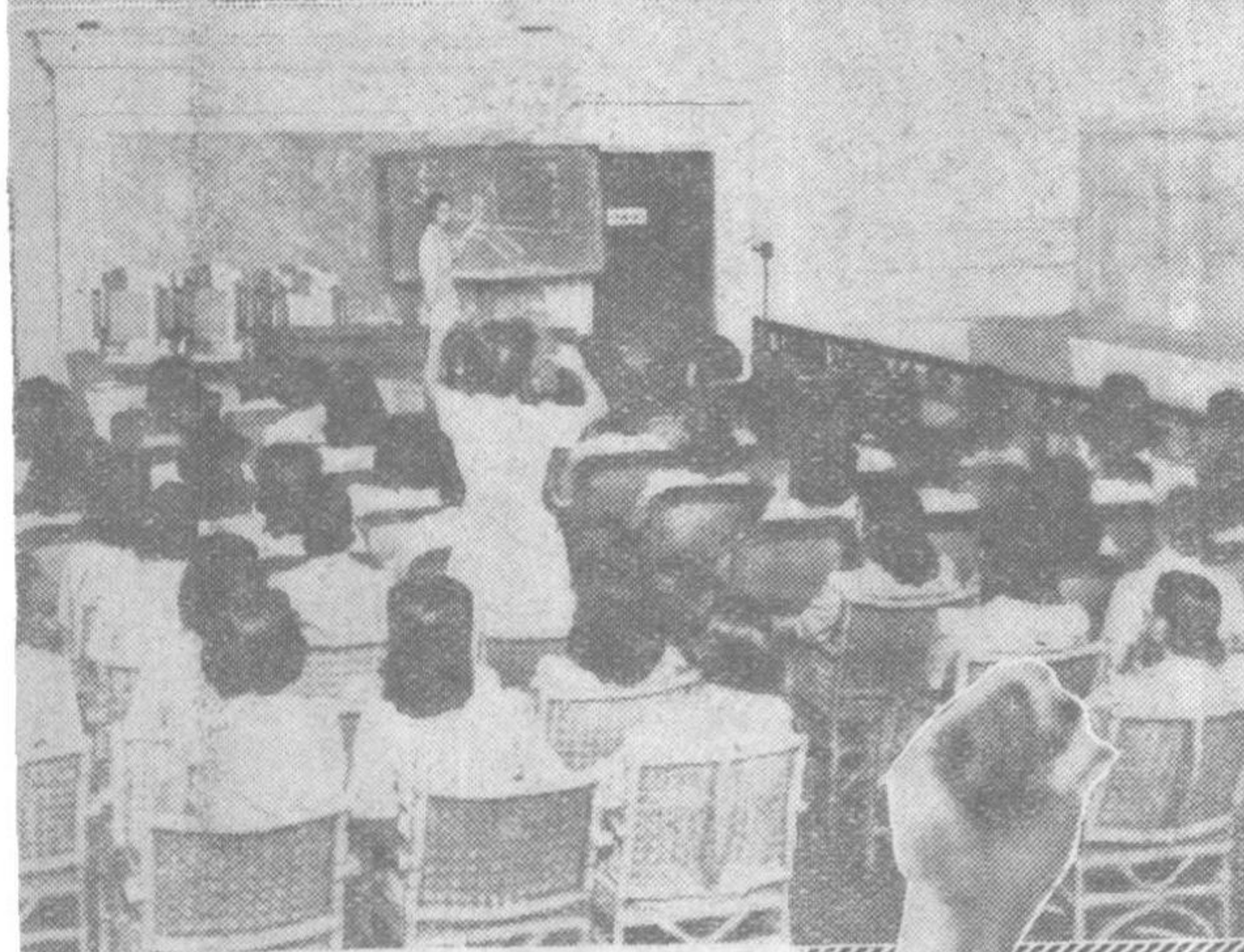


。操體上場廣在，來起晨早→

↓對不起！請妳讓我檢查一下！



# 馬尼拉市的 女警訓練



↑昨天學過的口令，復習一下吧！

！了亮燈紅的口路字十！意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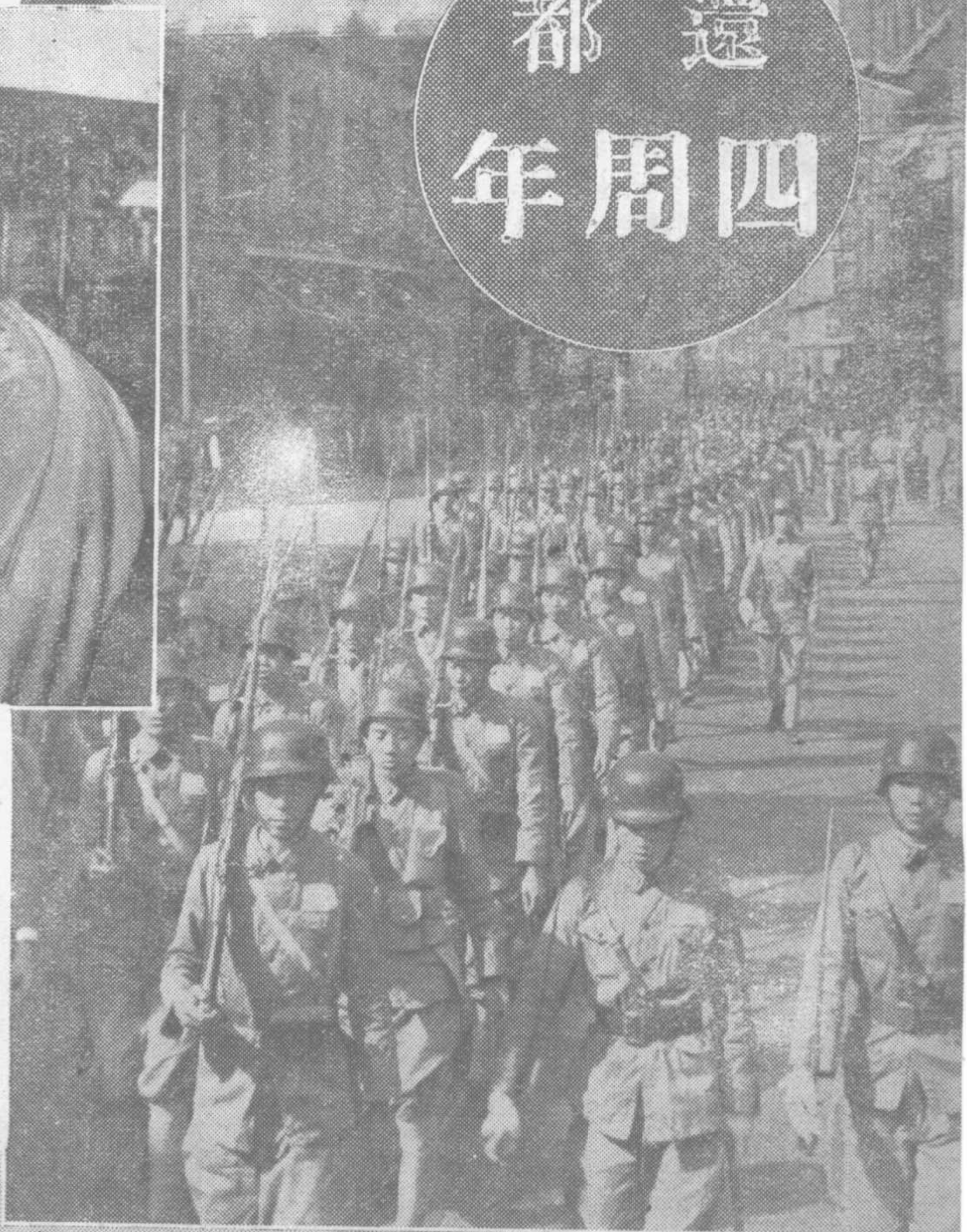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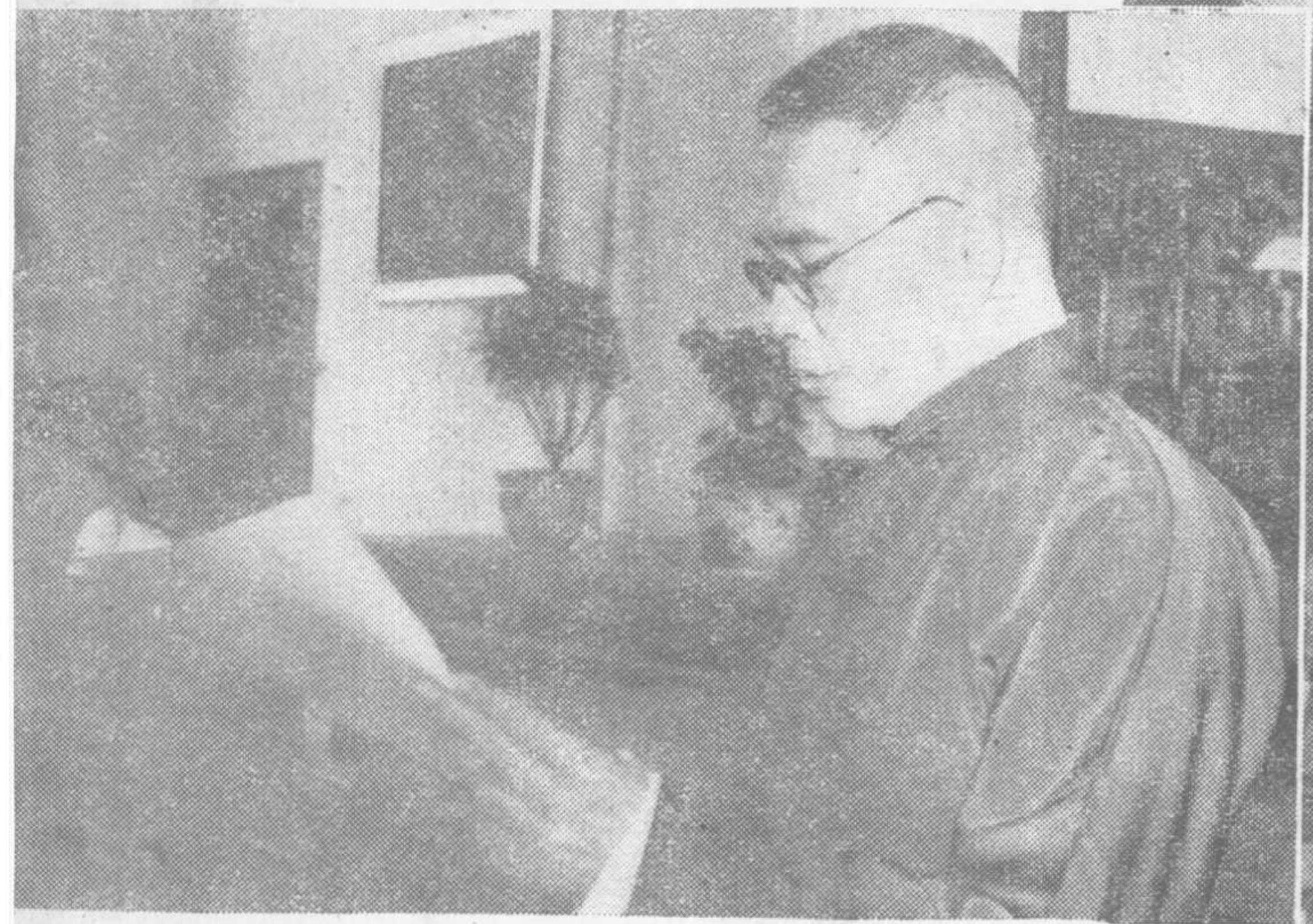


的速迅樣這要，候時的人犯到捉↑  
。來起綁他將





還都  
星期四



上 和平建國推進期中 汪

主席的近影。

左 國軍的精銳堂堂進行於

市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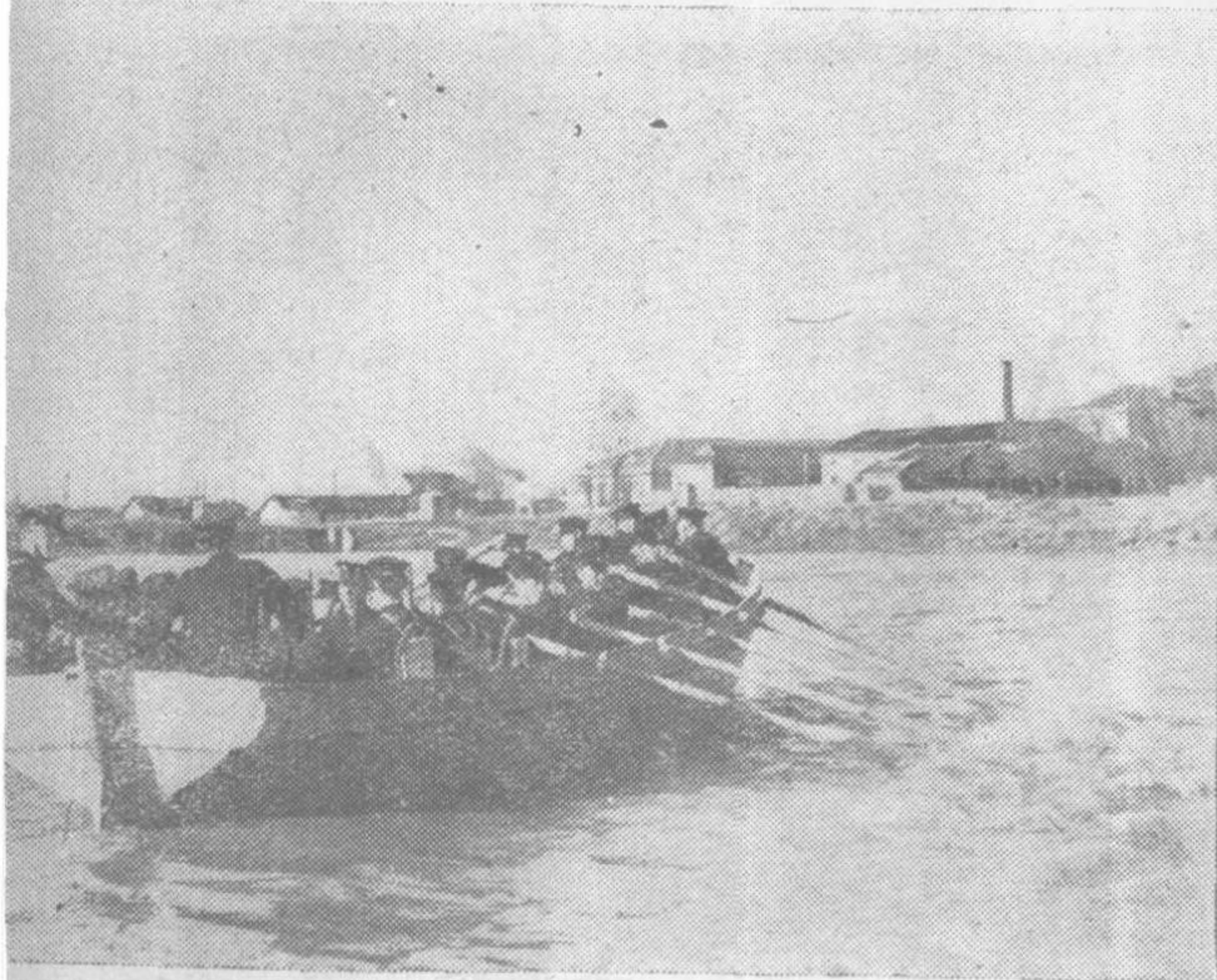
下 汪主席於紫金山下的閱

兵式。(還都三周年於

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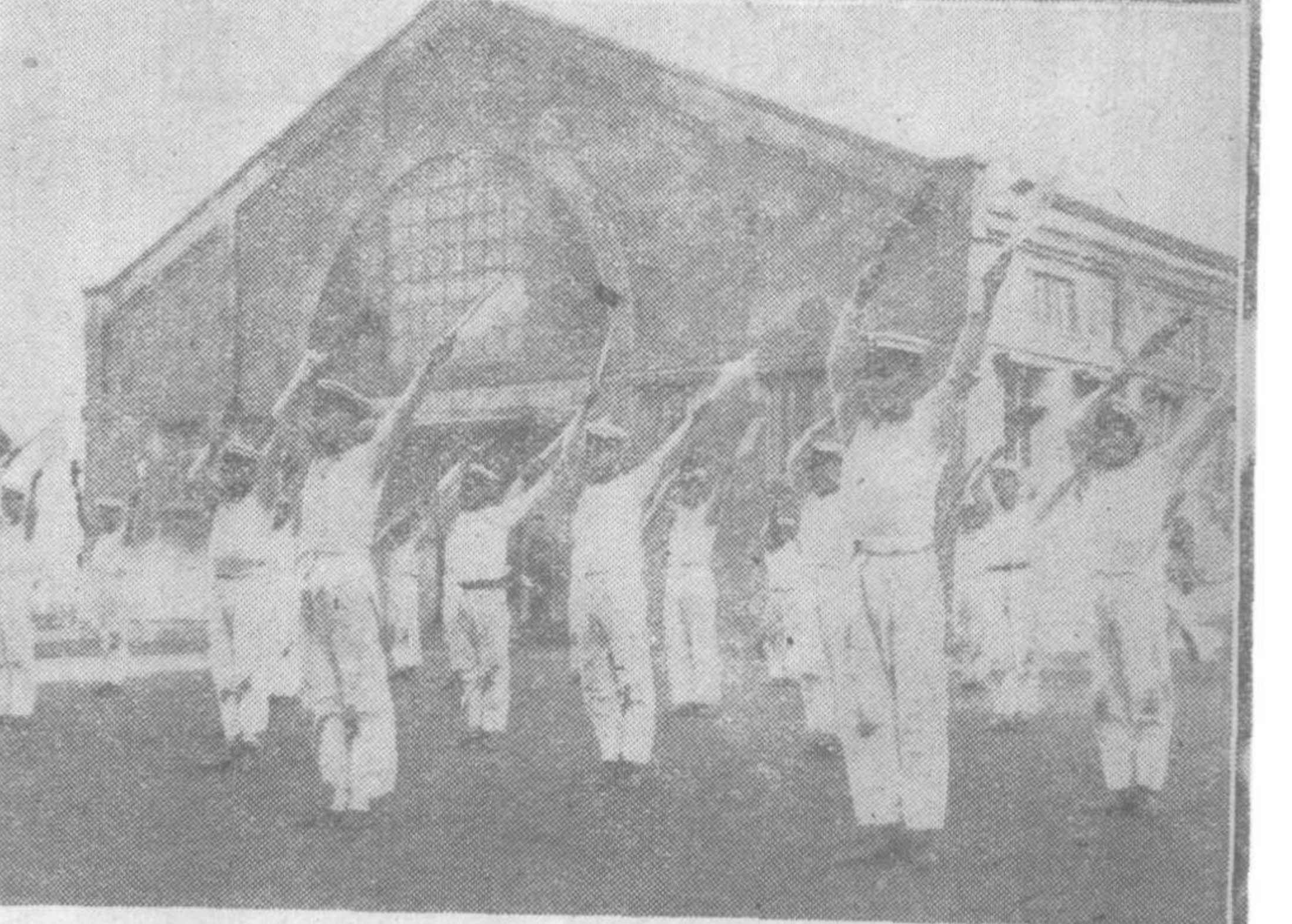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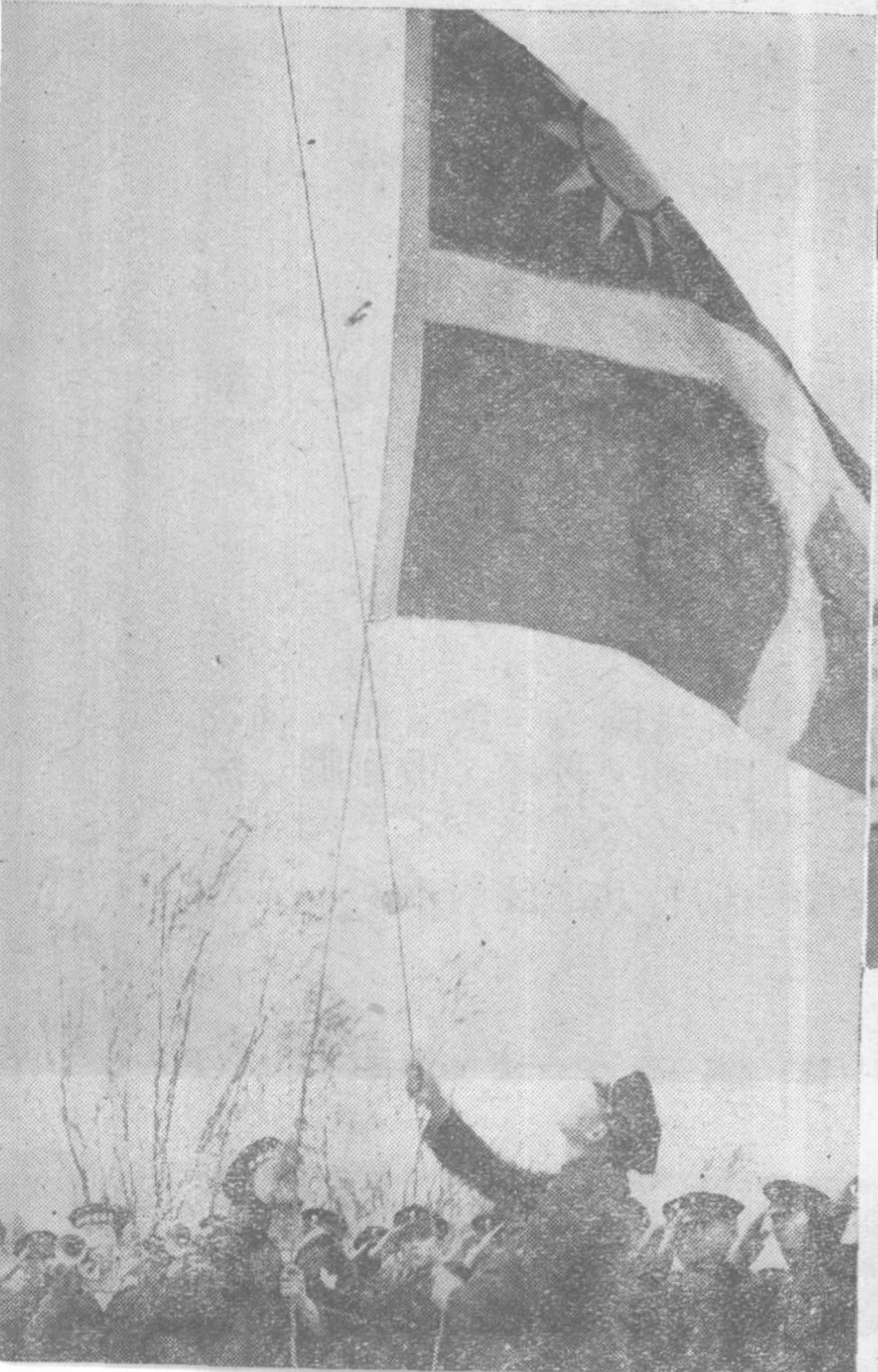






日 一 月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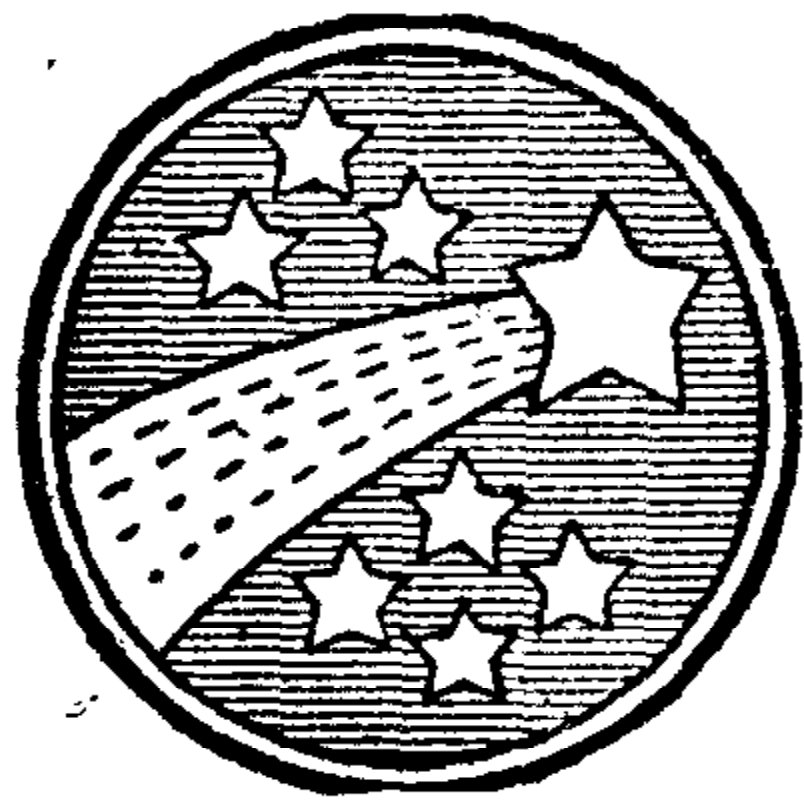
節 軍 海 回 一 第 祝 慶



國民政府，爲了想把海軍思想普及到民間，所以自本年起，特把四月一日這一天定爲海軍節。  
上、陸地作戰的訓練。  
中、砲術的訓練。  
下、旗語信號的練習。  
右上、短艇的訓練。  
右下、中央海軍學校校旗被揭揚了。



可  
美  
德  
牌



藥  
界  
權  
威

阿片嗎啡中毒治療劑

安 其 毛 心  
AN TI MO HIN

阿片、嗎啡、海洛因、巴畢那兒、攀得本等麻醉藥之中毒患者最佳良藥。

維他命製劑

維 他 命 B1  
VI TA MIN

惟一準確國際單位維他命B1注射液而因維他命B1缺乏而起之諸症奏效極迅速確實。

皮 造 路  
PI SO L

各型脚氣卓效最佳之內服藥。

祛痰鎮咳劑

福 斯 透 路  
HV S TO L

對於肺部感冒及各種重輕咳嗽之最佳內服良劑。

消化器疾患治療劑

刻 來 安  
GA LE ON

對於胃腸病及消化有極大功效之良劑

剋毒殺淋注射液

抹 殺 淋  
MU SO LIN

尿道疾患特效良藥。

阿 惜 掃 爾  
A CE ZA L

專治淋疾、扁桃腺炎、敗血症、肺炎、化膿性腦膜炎、丹毒、敗血膿毒症、齒齦炎等等之不能缺少之良劑。

新苟膿斯他跟  
NEO GONO STAA GEN

尿道殺菌一切特效之注射液。

上海福州路八九號  
電話一二六八九號

黑田製藥株式會社



# 時局漫畫展覽望黃濤作

諸位如明白從一死  
 魔—手中解救新中  
 國國民的善意的諸  
 禁運動，那魔的誘  
 將會逃避死魔的誘  
 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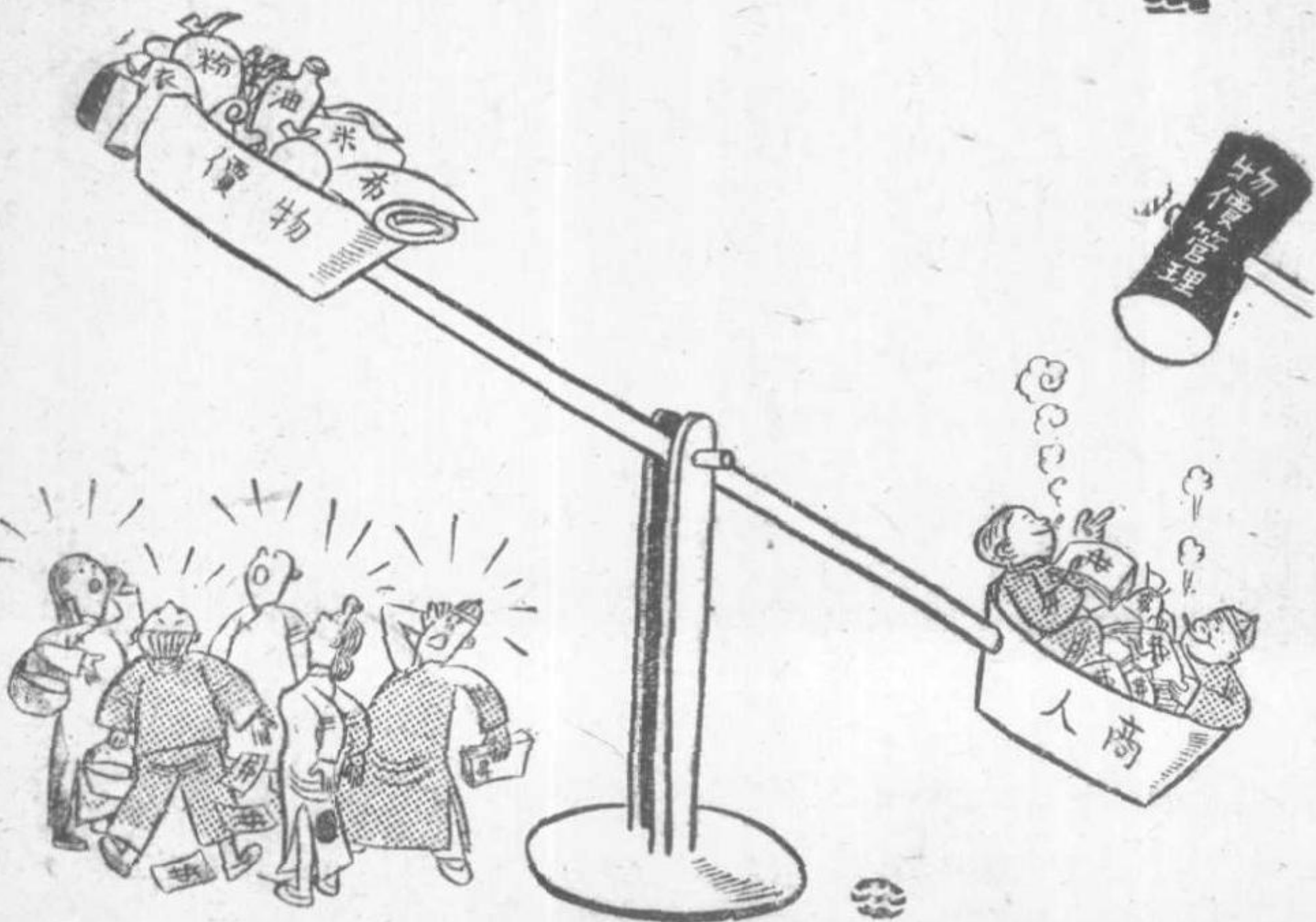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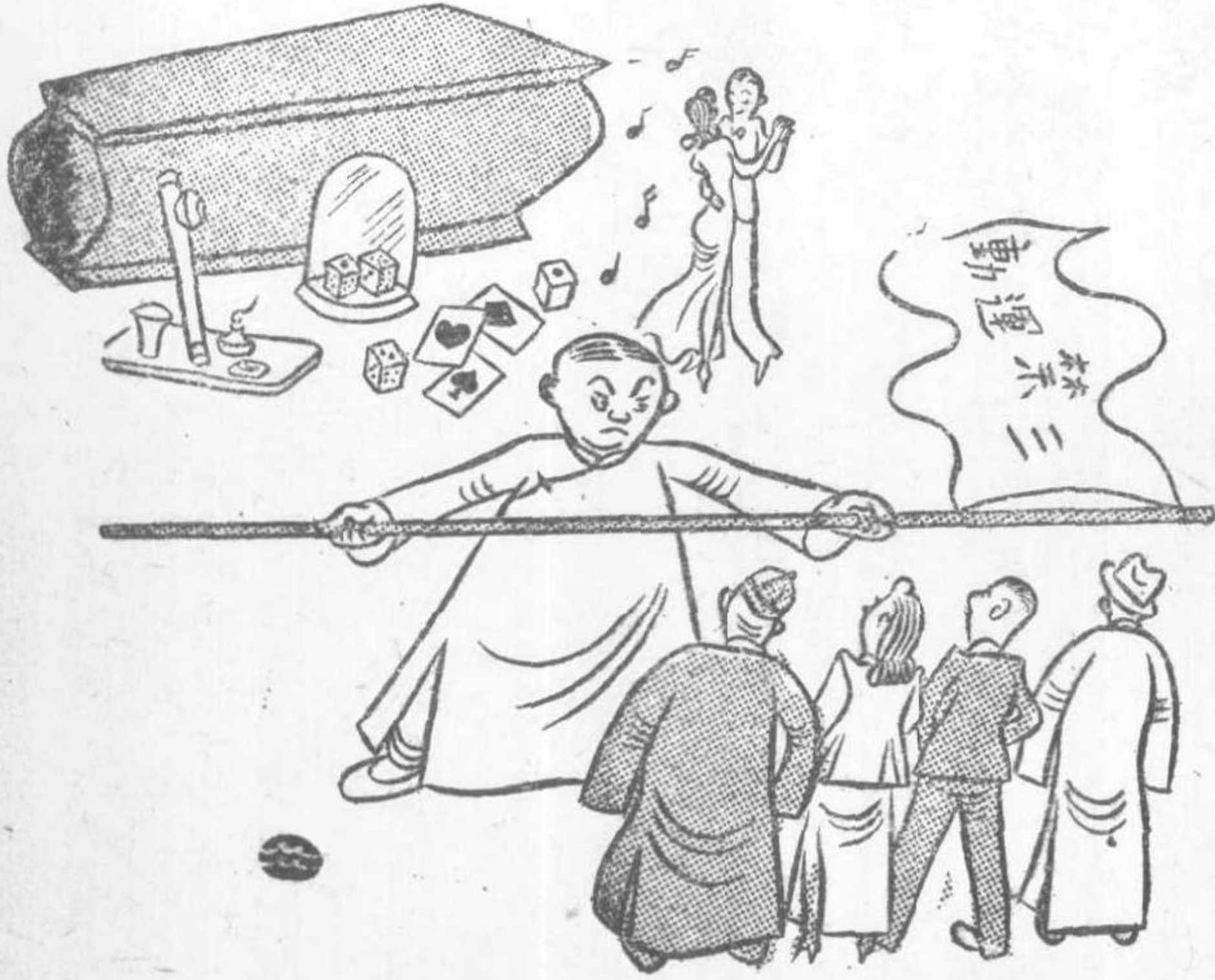
（上）三禁運動

如戰爭失敗了，將  
 使用猶太鬼，敵人  
 美和猶太鬼，敵人  
 百計的行使妖術。  
 美麗的，小心！  
 素。小心，小心！

（中）

小心！謀略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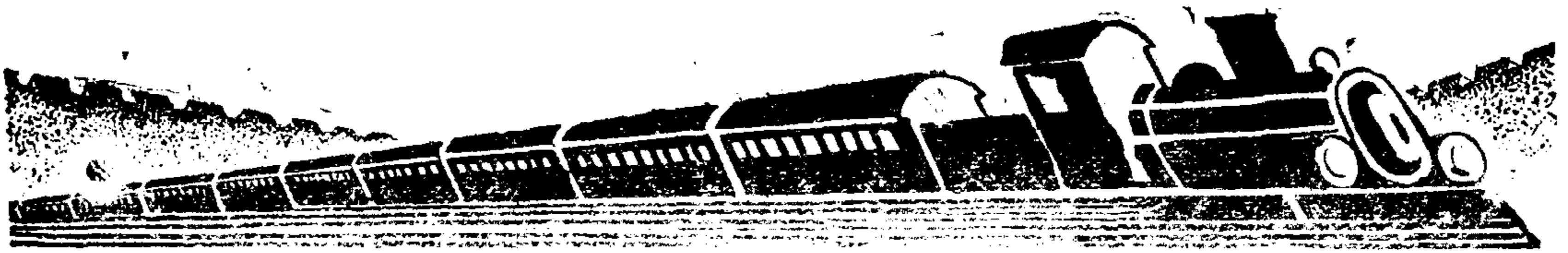
增漲漫無止境的  
 海物價，成了上  
 市物價的煩惱，  
 却好的商議，下  
 這問題，而員會  
 有這物價的商議  
 約一物價的商議



（上）西班牙感冒  
 遭受軸心重創的英美，此次  
 竟為西班牙感冒所苦惱。病  
 死者竟達數十萬，「啊！將  
 逃至何處好呢？」

（下）美國的尾巴  
 這是美國的醜惡尾巴的暴露  
 ，以「善隣友好」的空辭，  
 欺騙世界耳目的羅斯福。





## 常 州 之 遊

貫 洋

自從我南來的消息飛到了早見草兵先生手裏，他便函電交至，催促我到常州一行。他的熱情，寄在寫的文字裏，每一個字都在我心上烙下了一條印痕。於是我便天天計劃去常州了，「去常州」三個字時常掛在口頭，見了誰也是這句話，好像成了我生活上亟待解決的問題。

但人事永遠是糾纏不清的，很小的一件事，在我們想起來似乎很容易，而實行起來却不知要多麼煩難。今天說走，明天說走，總是被這事耽擱一天，被那人留阻一天地遲緩下去，一轉眼便是半個月。

江南天氣，好似一副衰老的心情，總是憂鬱的時候多，晴快的時候少。生長北方的我，看慣了金紅色的豔陽與紺碧的天空，一下子過着了接連二十天不見太陽，陰雨綿連的日子，這顆心，簡直就別提有多麼難過了，那是不能明白告訴你的平生少有的難過。

「可愛的江南呵，我想要詛咒你了！」這是我心上的一句話。

我僅是這麼難過，別人還要一再地向我示威：

「這算什麼，再過不久，就是黃梅時節了，那黃梅雨呀；

……。」

咳！不要說下去吧，我是想也不敢往那方面去想的。

好容易立春那天才晴了，古老的南京城裏雖滿街都是泥，二二三寸厚的爛稀泥，但浴在太陽光下的幾世紀前的建築，和一大羣爲了生活而往來奔波在泥湯中的比時代遲笨了許多的人們，平常在我眼裏那是多麼可憎惡的呵，而現在像是有點可親了，無形中它們和我中間的距離縮短了若干。

二月十一這天，上午還是很好，十點多鐘我徒步往新街口去了一趟，因爲穿着皮大衣，走得身上有點發熱。可是當我決定了第二天要去常州的當兒，天上便有點微陰了。我不免杞人憂天了。

「明天不要下雨才好呢。」和我唯一的旅伴亞蘇這樣說。

「不要那麼說，你這一走，萬一再下雨，我可真要悶死了。」

他似乎比我更爲擔心地這樣愁苦着臉說。跑出了三千多里，形影不離的我倆，如今要暫時分手了。雖明知只是兩三天的分別，彼此心情上也不免黯然的之感。世界上最脆弱的東西，我如今是體會到了，就是人類的感情。天時人事，隨處都

給它一種很大的折磨。

晚間，在紀果庵先生家坐了許久，談到目前文化界的派別林立，情形混亂，談到文化人寫稿子吃飯的苦處，談到百物的飛漲，生活的陰影侵襲到各個心頭。紀太太是個熱心的北方主義者，她在南京居住了三年的結論，是南方人太不好鬥了，還是北方人好，所以凡遇北方人來到她家，不論交情深淺，一律熱烈招待。我們去臘抵此，人地生疏，多虧了她出力替我們在學校裏找了住處，除夕夜，又把我們請到她家裏，十幾個北方人一同包饺子，才過了一個頗不寂寞的年。她說：

「劉先生，去常州可早點回來呵，還是在南京做事吧，這兒北方人多，大家在一處不好麼？」

紀太太深恐我流浪不歸，所以臨別時再三叮嚀。

因爲電量的限制，回到學校時已經沒有燈了。我和亞蘇一邊摸黑睡上床去，一邊談着各種的話，無非是計劃我們如何生活下去的話。

天陰得一點月色看不見，在漆黑的屋子裏，我們滔滔地談訴着不着邊際的話，好像在故意要用一些塗飾的語言來欺弄

兩顆寂寞的心。訴着，訴着，談到兩個月三個月已前的事，談到許多熟識的友人，談到我們的故鄉以及元宵節下故鄉的種種風物。談的久了，思憶做成了一條長的繩索，將我們的心神早已牽回了千里之外的塞北去，幾乎像仍在故鄉的熱炕上睡着深談的情景。半夜裏，起來小便，一走出去，黑暗中觸到了階下冬青樹的密葉，認辨了學校校舍的高大樓房，以及左邊朝天宮的樹林環繞中的矗立在山上的宮殿，才猛然覺悟到身子原來還在三千里外的江南，因之而起的是一陣悵然惘然的情緒籠在心頭。

大約是午夜後吧，我在朦朧中聽得外邊瀟瀟疎疎下起了雨。十二日早起，雨依然不停。該走呢？該不走呢？真煩死了。

十二日是星期六，下星期二的晚間還和另一友人約會晤面的話，只有今天去了，如果今天不走，又不知要推延到什麼時候去，而人事的不測，究竟日後是不是還有閑空去，也是不敢說定的。同時我又覺得早見先生那樣殷勤的天天在等候着，無論如何我不該再教他

失望了。於是便決定了走。一早餐後，亞蘇去上課了，我提了手皮包，冒了紛紛的雨絲，低了頭又向征途前進了。望着白下路的小火車站出發。

從白下路乘小火車到了下關，又從下關上了京滬路的火車，雨已經停了，雲絲在空中疾速地流動，現出了要晴的樣子。感謝天公，對我這隻身漂流在異鄉的遊子，多少還有點照顧之意。

坐在京滬路的二等車廂裏，從車窗目遙矚，一片青草，一潭碧水，旋轉而疾馳地望後去了，前面展開的，是無窮的原野，原野中又是佈滿了芊芊的綠草，幼弱的田禾，和明目的皓齒般閃動着美麗熱情的清水，去年的殘餘的荷花梗葉，猶自挺出水面，向人炫耀着過去的繁華記憶。機車上吐出了白烟，一團團濃垂的白絮，翻着滾着由空中撲落於地面，好像愛好着自然之新清而與田中的青草碧水接吻。從這些景色上，我感觸到春的氣息已在江南漾動，陣陣涼爽的柔媚的風，吹在我的面上，掀動着我的長髮，封閉了我的呼吸。多麼美感的輕快的刺激呵，久病之軀的我，把一副孱弱的靈魂放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也不由的不爲之激動而鼓舞了。

呵！草長鶯飛的江南早春，多少年來迴縈於我的夢寐，如今我是身臨其境了。嚴寒時節跑到南方來，南京城裏在

新住宅區以及西北的田野地帶，一樣地不斷的看見有青青的菜蔬，綠綠的小草，而我們寄居的學校的庭園裏，冬青樹的葉子一直在含笑向我媚語。但因為天氣太冷之故，屋裏又沒有生火，出去進來，總是蜷曲着四肢，蜷曲着一顆心。什麼玄武莫愁，久聞其名的勝地，還沒有一遊，不料今天在京滬路上，無意中竟見到了江南的初春。

呵！來年春到江南岸，楊柳青青莫上樓！

我望着外邊遼廓的野色，心裏默誦這柔情的麗句，不知不覺思緒又拋得老遠，老遠。我想到遙遠的塞外的家鄉，依然還埋葬在堅冰厚雪之中，捲動着狂吼的風沙黃塵；想到居住在塞外的我的親近的人們以及諸多令我掛念的人們，如今依然偎在火爐旁邊，被北國所特有的季候感支配着；並且想到我那古老的庭院，如今也正在傳統的習俗之下扮演着各種封建時代的應節的形式……而我則隻身遠在幾千里之外，混雜在廣大的人羣之中，在明媚的長江南岸的火車上流浪。所謂天涯浪跡的漂泊，在一部生活上，的確是可傷而又可愛的，在前我已習慣了這種滋味，不想已過中年，又重新來流浪，把自己的生活當做別人寫成的文章一樣來讀，實在是具有一種滿足而又空虛，從容而又忙迫，緊張而又閑散，渺茫

而又實在的混合情調。車過鎮江，遙望大江彼岸，金山高聳入雲，叢營殿閣，似在天上。過丹陽時，我想到石羽給我介紹的朋友在那裏，但不能下車，只好遠望城壁，遙寄友情而已。下午四時餘，抵常州。

在將近一年之間通了幾十封信，而且無話不說，由於文字的牽引彼此內心已完全結合起來的我和早見先生，因為交換過照片，所以一見面便相識，他是那輕輕快而活潑地歡迎着我。牢牢地握過了手，吃着他替我買來的點心，話真是太多了，從哪兒說起好呢？談文藝寫作嗎？文藝界決沒有這樣的莽張飛，一下馬就談起來的。談彼此的談話嗎？往來的信件上早已談之又談了。由於想說的太多而又話不從一處來，我每問一樣，他總是說：「慢慢談好啦！」好像也是一時無從說起吧，於是一度度的默然在暗中逗引着我們心靈的接觸。他帶我上街去玩，並說要請我嚐嚐常州口味。

常州是個十足的南方城市，比南京還要富於古老的中華色彩。所有的街都是石子鋪道，又不甚寬，一條柏油或平土馬路也沒有。走不多遠，便有凸起的圓狀小橋，下邊便是一灣河水，幾隻小艇，橋下洗衣服，淘米，以至瀾馬桶的婦女，隨處都是。街上來往的人物，

比南京俊秀多了，膚色也白膩多了。記得去年剛來到南京時，亞蘇幾次問我說：「人人都說南方的人物娟秀，尤其是女人，更是出名，爲什麼這個樣子呢？」的確，南京人不論男女的，要算是最蠢的了，皮膚粗糙而黃黑，語言生硬悍暴，舉止粗魯而乖張，不但比不

現在我才有點恍然了，原來按地理上說，南京自然也算南方，然而若就人物而論，南京人的確不算南方人，也不算北方人，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畸形存在。只有從丹陽往東去，那才是真正的江南風物，而那一帶的人，男男女女，才的確夠的上「美秀」二字。

常州雖是一個小的城市，但我却以爲它的豐度比南京好。早見先生說他們洋行裏有飯，我們可以回去吃，但他卻領我到一家館子裏叫了幾樣菜，吃了點心。我們要明白，南方人非吃米飯不叫吃飯的，所以我們到館子裏去，不論你吃上多少菜，吃上多少麵呀什麼的，結果也不算吃飯，只是吃點心而已。

傍晚回到永豐洋行，恰好那兒正在開飯，人家便讓我們同吃，早見先生說讓他們先吃，他又回頭朝我說：「慢慢的，

我把好的你吃！」我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藥，只好笑領之。另外還有一個人不能不提的，是在洋行裏做工的一個姓吉的小孩，才十七歲，無錫人，和早見先生最合得來，又喜歡讀一些刊物，因而凡是早見的友人，他腦子裏都有印象。我初下火車，坐黃包車到了永豐洋行，他一看見我時，並沒問我的姓名，便跑回院子裏去喊：「劉先生來了呵！」早見先生是聽了他的喊聲而跑出來的。我當時奇怪，爲什麼他會認識我呢？一問早見先生，他也見過我的照片。早見先生又告訴我，有一次給彭雨兄去信，一時忘了他的通訊地址，但這位小孩却朗朗念出來了。並且早見先生在我面前還考過他，我的新錄的通訊地址，他都記得爛熟。據說蒙疆文學上的作品，他無一不讀。

這時，小孩便替我取出了蒙疆文學，華文每日，國民雜誌之類來把我看。蒙文的十二月號，一月號，我還沒有見過，就是十二月號的華文的蒙疆文藝特輯，也是此時才見面。想不到在幾千里外的生疏地方，忽然看見了面孔稔熟的蒙文，其中還有我離家前寫的文字，那種異常的喜悅，簡直沒法子形容出來。

在那極暫的一刻之間，我有着彷彿又回到了家的一種下意识的反應狀態。我敢說，除了這裏，再沒有地方可以如此稔

在這極暫的一刻之間，我有着彷彿又回到了家的一種下意识的反應狀態。我敢說，除了這裏，再沒有地方可以如此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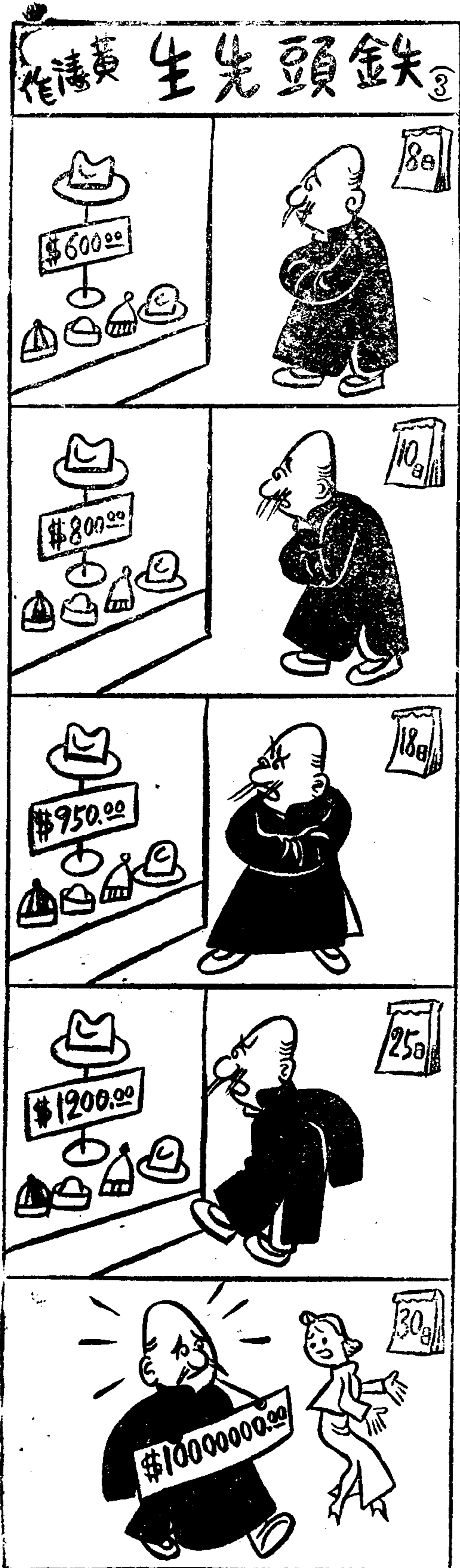
熱的了。  
我把兩册蒙文拿在手裏，前後後，反復地看，心裏澎湃着無限的感情。我沒有時間逐一讀下去，實在也不能平心靜氣地逐一讀下去，但我却又不忍釋手。仔細一想，我既不是想從那裏追回一點逝去的影子，也不是要在那邊寄托我的鄉思，老實說，只是爲了在那邊會塗了我和我的一部分好友的幾許熱情之色澤的原故吧。就在這個當兒，早見先生已令小孩去備辦我們的夜飯了。入夜，在一席日本式的木炕的草席上，小孩替我們鋪了厚的草席，大瓷缸內架了一堆血紅的木炭火，於是酒呀，肉呀，雞子呀，白菜呀，白糖醬油呀，陳列滿滿一堆。在火缸的中央

，架起了一面大鐵盤，早見先生用筷子先夾了肥肉上去煉出了許多油，然後將肉絲，白菜，雞子等等堆上去，最後加了醬油和白糖。我一邊在火缸上烘手，一邊也舉起箸來共同動作，一會兒，菜已熟了，便吃起來，酒是一口一杯。吃完了這一盤，再烤第二盤，這樣能吃多少便烤多少，早見先生說這是日本人的一種普通吃法。早見先生說他自己不會吃酒，但爲了陪我，竟把一大杯清酒一口氣地吃下去，說今夜不肯多睡。我怕他真醉了，便不

在那裏，而且還有楊鍾的，彭雨的，紹會的，朝煮的，乙文的，都是長篇大論地讀一氣的。這真是意外的發見，我平時高興得說不出話來，平常我就很歡喜讀別人的書札，因爲只有在那種私人交情的氛圍裏，才是人性以及心靈之流露的最坦白也許是最充分的時候。就以往史而論，我們與其讀一些通史正史之類的書籍，不如讀一些雜說筆記來得逼真，而與其讀一些雜說筆記，又不如讀一些當時人的來往書札來得更爲親切與動人。以上幾人，除了楊鮑之外，都是我很好的朋友，也都和我做過長時期的通訊和談話。但如今見了他們給早見先生的信，居然就像見了歷史上名人往來的書札一般

，不由的一頁頁讀下去，越讀越覺得親切有味，並且由那裏更知道了許多從前我不知道的。早見先生見我一頁頁細讀起來，他驚奇了。「你都要看嗎？」跟着又大笑着說：「這是我唯一的財產，如果你們都關起來，這個冊子便好賣錢了。」吃過了酒之後，他又把米飯和肉絲白菜雞子等合在一起在盤子裏炒起來，果然是十分有味，尤其是守着火自己炒飯吃這種風味，在我不算不習慣，很可以由此聯想到故鄉裏人們守着廚房吃飯的情景。這夜我們一直談到兩點鐘才睡，而結果早見先生反爲興奮太過而失眠。的確，像他那樣

熱情的人，我還是初次見到。十三日，在常州停留一天，訪問了當地梳篦業有名的王大昌的工人作坊，也是早見先生和我一同去的。並且在茶館裏吃了茶，參觀過了米市。晚間又是照昨日一樣地圍火，烤菜吃酒。早見先生本要留我多住幾天，但我爲了星期二和龍潛兄的約會，不能再耽擱了，只得告辭。吃了早飯之後，上站趕一點鐘的火車，早見先生非由我陪我不行，再三推讓，終於由他送我上站。這天又是慢車，薄暮始抵南京，從下關搭馬車進城，而且路上風吹得體面寒慄，但我想着這很短的旅行，心裏反復描畫着早見先生的活潑熱情的影子，和常州所給我的深刻印象，不覺對着萬家燈火，低徊不已。







# 談李清照的再嫁問題

鳴 禽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

一個女子有了特殊的才或貌，固然很容易出名，但，同時，又是很容易遭到人家的嫉妬，而受到種種全無根據的謠諑，像宋代唯一的女作家自號易安居士的李清照，便是其中的一員。

在宋人的說部裏，說她在做孀婦的時候，再嫁給張汝舟；結果又是感情決裂，竟致向法庭起訴，鬧得滿城風雨；還記載着她寫給蘇軾厚的一封信，中有句云：「猥以桑榆之暮景，配麒麟之下材！」好像她真有這回再嫁而又反目的事。

在已經打破貞操觀念的我們看來，寡婦再嫁原是極合情理的事，就使再嫁之後，又鬧離婚，也是司空見慣，決不會因此而使她的人格和名譽受到損失。不過，在易安的時代，那一般理學家正在高喊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口號，對於婦女的真操問題，看得非常嚴重

，她以出類拔萃之才媛，無端受到紛紜的謠諑，遂爲後世所詬病。現在筆者從她的家世，個性，以及她一生的事蹟，孀居時的年齡方面，細細研究的結果，她非但決不會發生再嫁的事，而且是絕對不可能的。論她的家世：她是李文叔的女兒，文叔名格非，是北宋時代鼎鼎大名的元祐君子中間的一個，屬於司馬溫公領導的舊黨系統下的人物。那般的黨，在政治上都是反對新法的有力份子，在學問上都是服膺孔孟的醇儒，在道德上都是維護名教的柱石，而李文叔更是一個克己復禮、治家嚴肅的人。易安生長在這種家庭環境中間，耳濡目染，無非綱常之訓，節義之事，無疑的，她底思想，行爲，都給禮教深深地支配着，鑄成了她適應這特殊的時代潮流的生活模型。那末，她在孀居的常見，難道會忽然變節，也像小家碧玉樣的「空牀難獨守」，竟致不暇選擇適當的對象，而貿然再嫁給醜僧下材

的張汝舟，以貽後悔嗎？這是誰也不會相信的。我們知道她在文學上所以能有精深的造詣，是由於她的父親給她一個特殊優越的文化環境，讓她盡量發展着天才；而她的受到衆口悠悠的謠諑，也是因爲她底父親的關係。原來宋朝的黨爭非常劇烈，並且延續到很長的時間，那般元祐君子給新黨中無忌憚的小人排斥着，攻擊着，毀謗的話，層出不窮。即如德隆望重的歐陽修，爲了一首望江南詞，竟會遭到「盜甥」的毀謗。歐公是個禮教的維護者，他的政敵就給他捏造出違反禮教的事來誣蔑他，小人的手段是多麼陰險，毒辣！易安的被誣，正與歐公相同。那般小人懷恨着文叔，却是無懈可擊，而其女多才，又值新寡，他們自然要乘機施展着毀謗的老手段，必陷人於不貞不節，而後快於厥心。於是一代的女作家易安居士就蒙着千古不白的沉冤了。

再從她的個性上講，她是稟受着元祐君子李文叔的遺傳，總不致怎樣放蕩吧！有些人從她的作品裏摘錄出「濃睡不消殘酒」，「東籬把酒黃昏後」，「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以及「酒醒扶頭」各句，批評她不該時時喝酒，因而懷疑她的性格未免有些放蕩，無怪將來要再嫁了。可是酒與文學原有連帶關係，在酒興濃的時候，就會引起更濃的吟興。所以她說：「酒醒扶頭，詩成雜體，別有閒滋味。」她不過借此來領略人生的趣味，正是表顯她底生活的高尚，據實有些陶淵明的風格呢！據筆者的研究，她的性格確是很莊重的。她吟着：「眼波纔動被人猜！」可見她是深慮着他人的猜疑，連眼波都不敢妄動，這正是儒家「非禮勿視」的教條的實踐，也是她的老子嚴格教導的結果。這樣的女子那裏會做出「越禮」的再嫁的事！我們知道那時婦女的貞節與否，總逃不出一般理學家的法眼；後來朱熹稱「本朝婦人能文者，惟魏夫人及李易安。」朱淑貞在文學上雖與易安齊名，只因品性的浪漫，便爲朱熹所貶斥，不得與於能文婦人之列。如果易安真的再有再嫁這回事，還能受到朱熹的表彰嗎？

易安一生的事蹟，也歷歷可考；她在十八歲那年——即宋徽宗建中元年辛巳，公元一一〇一年——嫁給趙德甫。德甫名明誠，也是一個文學家，兼擅金石之學。一對才華兼美的少年夫婦，闢了一座精雅的「靜治堂」，相與摩挲着鐘鼎彝器，鑑賞着書畫圖籍；高興的時候，就劈箋分韻按拍填詞；疲倦的時候，就淪茗清談，銜杯笑語，享盡了人間的清福。越二年癸未，——宋徽宗崇寧二年，公元一一〇三年——德甫出仕，遊宦於越，凡二十三年；易安諳盡了孤眠滋味，一種離愁別恨，「纔下眉頭，又上心頭。」她底許多纏綿婉麗的作品，大抵寫成於這個時期。在一個「每逢佳節倍思親」的重陽日，她寫了一闕醉花陰詞，寄給德甫：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寶枕紗幮，昨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德甫讀罷，自愧勿如，就發憤填詞，費了三天的工夫，填成十五闕，把她的醉花陰詞也夾雜在裏面，給他的朋友陸德夫批評。陸氏玩索了幾遍，說：「只有莫道不銷魂三句絕佳佳話。到了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公元一一二六年——德甫出守淄川，明年——南宋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德甫的母親死了，



### 遼遠的愛

剛被沉下的太陽晒過的，給  
 黃昏風吹着，溫暖而鬆軟的沙  
 灘，是我戀人的肌膚，我記得  
 那病後的胳膊的一握。

藍天是你秀髮，秀髮下粉靨  
 ，似西方晚霞。

夕陽給遙遠的海角所抹的胭  
 脂，是你逗人的口紅。

那孤鶩，書出一顆迷人的痣  
 ，在你粉靨。

海波涵湧，有如我心境思潮  
 。

### 小窗

我總記住了那小窗，因為小  
 窗里住着我愛，我之所戀。

早晨，我想着她怎樣在梳洗  
 ，鏡中那黑瞳間，可有我，我  
 的戀念？

晚間，我想着她怎樣就睡，  
 那枕邊散髮，那倦了的眼波之  
 間，可有我，我的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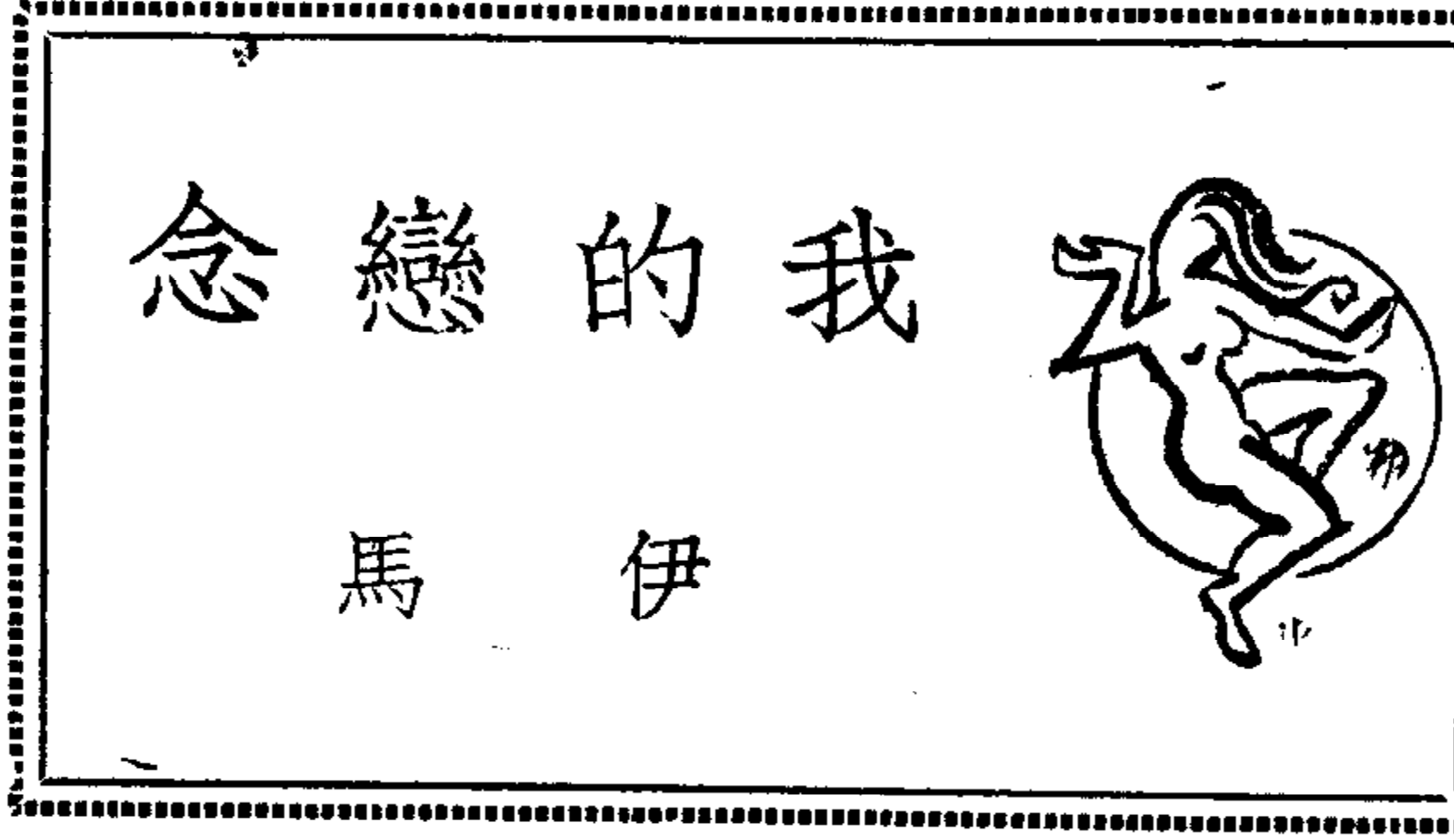
自然啦！我是時常走過這小  
 窗的；在深夜，在白天。

我數着那窗上鐵柵，直的，  
 橫的，一，二，三——

白天，她不在，明知其不在  
 ，我也得向它望上一眼，但我  
 走得很快，怕被人看見。

晚間，有時窗內漆黑，她為  
 何還不回來？

有時那燈光，在小巷里閃耀  
 ，時如大海中燈塔，我知我愛  
 已歸，要是還沒睡，可聽到窗  
 外步聲，可想到窗外？



這樣的，有一年之久了，那  
 便是，我發見我之所戀，已經  
 一年。

于是我寫：  
 那小窗  
 那鐵柵  
 住着我戀  
 在里面

不  
 住着一個囚犯

囚犯不在窗內  
 却是我在窗外

### 夢

我因此不免做起夢來。

我夢見，她又病了！我夢見  
 ，她說要不睬我了！我夢見：  
 總之，我們時常在夢中相見  
 ，不，我該說，我時常在夢中  
 見我所愛。

有一晚，這真是使我快活的  
 ，那自然在夢間。

我竟摟着她了，我恨恨地，  
 用出我全力，緊緊地，摟得她  
 氣也喘不過來。

醒來時，我却很懊惱，這竟  
 像是事實呢！我擦着眼角餘淚  
 。

然而這畢竟是難得的快慰！  
 于是我寫：

我愛  
 我思念  
 可是我  
 我到底摟着了你  
 那麼緊緊地  
 像你教我思念得  
 一樣地喘不過氣來

丁艱返里，和她有一個較長時  
 期的聚會。建炎二年戊申，德  
 甫起復，知建康府，又與她別  
 離。再過一年，建炎三年己  
 酉，公元一一二九年，春季，  
 德甫罷職，夏季，放了一個湖  
 州太守的差使，到秋季，他就  
 病歿於官邸，那時，易安已經  
 四十六歲了。她親自到湖州去  
 運還丈夫的靈柩，又做了一篇  
 祭文，中有句云：「白日正中  
 ，歎龐翁之機捷；堅城自隳，  
 憐杞婦之悲深！」辭意慘痛，  
 令人不忍卒讀。歸時，過若雪  
 二溪，復作武陵春詞：「只恐  
 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寡鵲之悲，溢於言表！越  
 五年，高宗紹興四年甲寅，  
 給德甫的遺著金石錄作一篇後  
 序，翌年乙卯上韓胡二公詩，  
 猶自稱「閨閣嫠婦」，這些都  
 是她念念不忘德甫的證據，那  
 時她已經五十二歲了！如果一  
 定要她變節再嫁的話，或許是  
 她在五十二歲以後的事吧？然  
 而這在事實上是絕對不可能的  
 。記得在左傳上記載着晉公子  
 重耳在離別他的妻季隗的時候  
 叮囑她：「待我二十五年不來  
 而後嫁。」她便說：「我二十  
 五年矣！又如而是而嫁，則就木  
 焉！請待子。」季隗是赤狄廣  
 咎如的女兒，當談不到什麼貞

操問題，只因到了五十歲，受  
 着生理的限制，已經消失了兩  
 性本能，雖是允許她再嫁，她  
 也沒有再嫁的可能了。那麼，  
 易安在那時，已經超過了季隗  
 所謂「就木」的年齡，試問「  
 以桑榆之暮景」，還能再嫁嗎  
 ？這種蛾眉詬詠，正和歐陽文  
 忠公撫養了一個七歲的張氏甥  
 女就被認爲「盜甥」一樣的不  
 合情理，一樣是絕對不可能的  
 事。而衆口悠悠，致使世家帷  
 薄，千載蒙詬，殊足令人扼腕  
 。近人惟李蕓客嘗爲之辯誣，  
 爰重加考證，草成此文，以貢  
 獻給世之愛讀漱玉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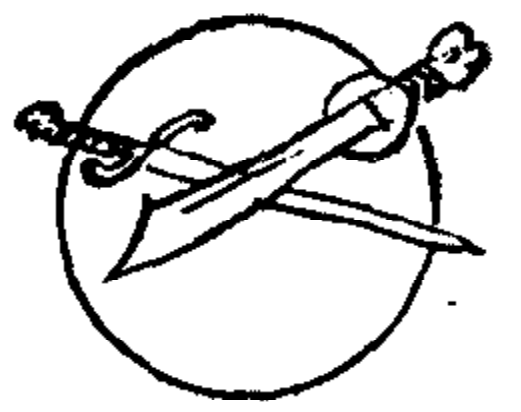
### 我從此無夢

柳 黛

我從此無夢，  
 我從此無愛，  
 存在，  
 我的存在，  
 你們的存在，  
 一切人類的存在，  
 因爲：  
 我從此無夢，  
 我從此無愛。



貓 言 培



記不清是去年的深秋還是初冬，總之有這末一個時期，客堂樓上的何師母，真被那些可惡而又可恨的鼠子擾得不能寧靜了。

「啊呀！這件新衣裳怎的又添上了個洞！」

「唷！一塊肥皂又啣去了！真要命！」

「……」

每天，每天，當我們還在夢鄉裏的時候，何師母却已經拉開了喉嚨，大驚小怪地嚷着了！並且所嚷的資料也不時地在變換新花樣。

終於，在某一天的早晨，何師母發出了這話——

「非要捉一隻貓來不可了，！」

果然，第二天的客堂樓上就多了一個「妙！妙！」的聲音。

打第二天，我們竟聽不到久鬧的何師母所嚷着的鼠害聲了；可是，她那宏亮的嗓子，却不肯因之而休息——她怪有精

神地在講述那貓兒捕鼠時的敏捷身手，不時的，還有像下着小雨也似的唾沫濺到你面孔上來。

彌陀也似的臉，代替了以前的那隻愁眉百結的面孔。

可是，好景不常，笑臉也跟着時光在消蝕：因為那貓兒的捕鼠，並不像剛來時的那麼勤了：由一夜捕二隻，而一隻，再三天，四天……甚至一星期才能捉得一隻了。

現在，何師母嚷着的既不是鼠子的咬破了衣裳了，也不是貓兒的捕鼠好身手，而是——

「那隻貓太懶了！」

雖然，何師母有時也會拍拍貓頭，表示一下讚賞，但終究是件難得的事。

漸漸的，何師母對於那隻曾經寵愛的貓兒，「妙妙」的發了點兒煩言——像跟以前的討厭鼠子差不多！原因是這貓兒祇會吃飯而不會捕鼠，何況現在的米糧又是這麼貴？

其實呢，貓的捕不到鼠，確是事實。不過根據這一點，並不能就說這是貓兒的太懶！因為鼠子的一半，已落了肚，另一半也老早嚇得不敢出來了！沒有了鼠子，任你天大的本領，也無從一施其能！所以現在這隻貓兒養在那裏當然也失

了效用。這難怪何師母要不去歡喜它——更何況貓的食糧確又不少！

終於，何師母將這貓兒餓起食來，在她以為急了的貓是會捕鼠的；但過後想想，她覺得這手段未免太殘惡了點兒，並且她也明白沒有了鼠子，即使

是餓死了貓兒，貓兒也是不相干的。其實呢？何師母的目的並不在乎貓的能否捕到鼠子；而是節省米糧；於是她改變了方針，將貓兒關在門外，讓它自己尋食過活。

每當深夜，冷靜靜的街堂總響着一個「妙！妙！」的聲音。我想：它的意思是要走進這屋裏來。它不願挨餓受凍；它申訴着它是立下過「功勞」的。但，這聲音偏透不進何師母的耳朵裏；因為何師母正「呼，呼」的甜睡着——而且鼠子也不再來擾她的清夢了！

一天，二天……

貓兒仍在街堂裏叫着，聲音愈來愈低弱，愈來愈淒慘；這正象徵了它生命的衰微！

終於，在一個月淡星稀的晚上，街堂裏斷絕了那個怪淒慘的貓叫聲了。

利用着貓，除去了鼠；結果又厭棄了貓，餓死了貓；世界上再悲慘的命運也莫過於這隻貓了！

但不知道鼠患重來的時候，何師母會發生怎樣的感想！



萬年筆用記用高油級墨  
**Ocean Ink**

HIGHEST QUALITY

**大洋油墨**

大洋油墨製所

有著名文房具店



# 日本電影的回顧與前瞻

平井忠夫

說到松竹去年度的功績，不得不提到「海軍」了。它是取材於攻擊真珠灣的特殊潛水艇，迴憶在灣頭盡忠的軍神的生涯，背後却是鼓吹雄壯的日本海軍精神。爲達這個意圖，日本電影界的第一流導演田坂其隆氏，總動員了主角小杉勇及所有與松竹有關的明星，投下百萬的鉅資才成功起來的。有這雄壯的陣容，日本內地不用說，即在滿華鮮各地上映也獲得非常的好評。以營利第一主義的松竹，在這片裏，可說有新的改變了。可是技術遠不及「夏威夷，馬來海戰」，却是極可惜的。松竹去年度還有吉村公三郎導演，上原謙，田中絹代主演的「開戰的前夜」。市川哲夫導演，小杉勇，風見章子主演的「故鄉之風」；佐々木康導演，原保美，信千代，小杉勇主演的「愛機南飛」等所謂良心作品。及木下介惠導演，小澤太郎，水戶光子主演的「花開海港」的改變作風的野心作，和保有濃厚的松竹作風的大庭秀雄導演，高峯三枝子，上原謙主演的「姑娘」，這都足以表現了去年度松竹作品的性格，可說是該社的代表作品。其中導演者木下介惠的處女作「花開海港」，含有新的作風，此點足與東寶的「姿三四郎」相匹敵。其作品雖不能人皆讚絕，但也毀譽參半，而以其新穎的作

風論，對這新進的導演者的將來，乃甚有希望的。還有關於松竹的新人輩出的狀態，也頗值一述，新人除木下介惠之外，還有導演「故鄉之風」的市川哲夫，好久由田坂其隆擔當的助導演，由於這次的處女作，一躍而起用他。還有後述本年度的作品（攝製中）「決戰」，原由吉村公三郎導演，中途却轉用其後輩新人荻山輝男；同樣的，「你是第二陣的飛將軍」的助導演轉用穗積利昌。還有明星陣中，在成熟了的高峯三枝子，上原謙，水戶光子等之間又擁出了原保美。她雖不能說是完全的新人，但也久居人下，可是在「開戰的前夜」中，發揮了純真的演技，一躍而爲第一流明星。像東寶的藤田進，雖不是美男子，却是有着男性的健康美，松竹現在雖沒有，但前途却頗有可期待的。

現在窺視一下大映，日本映畫社，文化映畫社等攝製公司，但以篇幅關係，故單將大映略爲一述。大映雖說是由日活，新興，大都三社合併而成，但主要的導演及演員却多出自日活，就中尤以導演的稻垣浩，演員的阪東妻三郎，片岡千惠藏，嵐寛壽郎四人爲主，其他兩社皆不足道的。此等皆是時代劇的紅星，更加上屬於舊「新興」的演員的市川右太衛門，而形成了鐵壁的陣容，說到東寶的時代劇（所謂一般劇本）導演有衣笠貞之助，演員有大河內傳次郎，長谷川一夫，現在皆專念於現代劇，所以現代劇可以說是有大映獨佔的趨勢，因該公司對現代劇是非常重視。看到去年度該公司的時代劇「無法松的一生」，「奴隸船」，「決鬪盤若坂」，「二刀流開眼」等的賣座能力，也可明瞭了。

事實上年度時代劇的代表作「新加坡總攻擊」，「馬來之虎」，「英國潰崩之日」，「到海洋去」，「出征前十二時間」等片，賣座力優良的祇有前兩部，所以作品的評價，也頗難說是佳品。祇有「新加坡總攻擊」是耗費數十萬的資金，約歷半年的實地攝製才成功，其構成真實性雖非完璧，但仍可說是去年度日本電影界的代表作品。

導演「無法松之一生」，「二刀流開眼」，「血鬪盤若坂」三巨作的稻垣浩及「新加坡總攻擊」的島耕三爲最出色，而能在寥寥無幾的時代劇導演中大出風頭。明星陣裏阪東妻三郎，片岡千惠藏依然健全，還加上由演「我的家風」，「結婚命令」，「出征前十二時間」的月丘夢路，及「自重慶來的男子」的水島太郎等主演尤堪注目。月丘夢路出身於寶塚少女歌舞劇團，是明眸皓齒燕語鶯聲的紅角。水島太郎出身於新劇舞台，是演「將軍與參謀及兵」而立時紅起來的。此兩新星在今年則必更將活躍而值得期待。

還有該社有聘請菊池寬爲社長之說，這全是未可證實之事，但本年度將充分發揮其電影行政，破除既往的傳統習慣却是事實。這可由該社的計劃積極注力於從來不振的現代劇一點，則甚明瞭了。先就時代劇言有以高杉晉作（是明治維新時代活躍的鬪士）在上海奮鬥的「將白狼趕出上海」的故事（稻垣浩導演，主角未定）；以元朝入寇爲題材，動員全部人員製作的「各吹以神風」（菊池寬原著，五所平之助導演）；描寫自吉野朝至明治維新，以至此大戰的攻擊澳洲悉尼港，互約六百年間，菊池一族盡忠精神的「菊池千本槍」（池田富保導演，市川右太衛門主演）等三部。其中尤以「將白狼趕出上海」一片，因與中華電影合製，預定將有多數的中華明星出演。

（續完）

（續完）

## 友 文

「激流」是以五大重點產業之一的煤的增產爲題材，但却不失爲藝術的興趣，當此可見其苦心。僅劇本也頗值得期待，導演名家城已代治也是新人，會當

「你是第二陣的飛將軍」是取材於少年航空兵的故事。如前所述，導演由新人穗積利昌擔當。並由慣於導演航空作品的恩師佐々木康從傍援助。細川俊夫，水戶光子，小澤榮太郎等合演。

「激流」是以五大重點產業之一的煤的增產爲題材，但却不失爲藝術的興趣，當此可見其苦心。僅劇本也頗值得期待，導演名家城已代治也是新人，會當

（續完）

「激流」是以五大重點產業之一的煤的增產爲題材，但却不失爲藝術的興趣，當此可見其苦心。僅劇本也頗值得期待，導演名家城已代治也是新人，會當

「激流」是以五大重點產業之一的煤的增產爲題材，但却不失爲藝術的興趣，當此可見其苦心。僅劇本也頗值得期待，導演名家城已代治也是新人，會當

「激流」是以五大重點產業之一的煤的增產爲題材，但却不失爲藝術的興趣，當此可見其苦心。僅劇本也頗值得期待，導演名家城已代治也是新人，會當

（續完）





# 步步高陞(影評)

孫保羅

荒蕪的中國影壇，喜劇片已不易多得，滑稽片更是鳳毛麟角，最主要的原因，適當的人材的缺乏；好萊塢有滑稽聖手卓別林，一對寶貝勞來與哈台，餘如貝斯開登或羅克等等，他們的作風，各有獨特之處，回顧我們的電影界，真是言之慚愧，祇有「王先生」「李阿毛」之流，最多「東方某某某」，一味模倣尚不像，非驢非馬地不知搬演些什麼，戰前遊藝場裏唱滑稽戲(俗稱獨腳戲)的亦曾拍攝過什麼「鷓鴣夫妻」之類，觀後誠有啼笑皆非之感，比諸卓別林主演的「摩登時代」或「大獨裁者」，相差何啻千萬倍，因之，中國的滑稽片，迄今予人的印象，總是非常的惡劣！

所謂韓蘭根的滑稽三部曲：「恭喜發財」「難兄難弟」「步步高陞」，老實地說，我就難以置信，前二片均未觀賞過，「步步高陞」是在無片可看的情勢之下「姑往觀之」，並非我執拗，目前的滑稽片決無高明的作品，事實如此，我們可以拿它作為例子來檢討——在檢討之前，我們該知道，一部作品的價值如何，百分之百是決定在創作者身上：他的天才與修養。

卓別林最初是戲院裏的小郎，我們姑不論韓蘭根的出身，無論他唱過滑稽或說過書，他的扮演丑角，是在他那付尊容：賊皮場喜的臉，猴形的面容使他在「小玩意」里奠定了影壇的地位，物稀為貴，歷年來他便成了「藥中甘草」，凡有丑角串插都屬於他，而他也無論劇情和個性總是那套定型的表情和動作，目的祇要使觀眾哈哈一笑——膚淺的一笑，笑過後什麼亦沒有，根本談不上

含蓄。讀者不妨回憶一下卓別林的動作，想到某張畫面亦不禁會好笑起來，可是韓蘭根却未必見得。原因在一個是有內容，另一個完全是表皮的。論天才，他就祇有一付母胎帶來的猴臉，處世的聰明的手腕不在此例，藝人所特有的創造的才能，他異常薄弱，最初他也許有，日久的疏忽便逐漸退化，或移置在待人接物上，這部份的機能也就消蝕了。至於修養，我想等於零，從「小玩意」到現在，他沒有絲毫的進步，或因歷史悠久，祇有退步的趨勢，在我個人看來，他的演技就不及從前的好，嚴格一些說，他就根本不懂得什麼叫做「演技」。現在他不僅能演，而且能導，一導就是什麼「三部曲」，這完全是憑藉他多年的攝影場經驗，絕無理論做基礎。不久的將來，我想信他將媲美卓別林，亦來一套「自編自導自演」的玩意兒。不過卓別林富有文學根底，同時對社會和政治都深切地明瞭，否則決不會有這樣驚人的作品問世！

「步步高陞」的劇本是出之裴冲手筆，講江湖遊藝班裏的事情，在編製上講，就遠不及最近映出的西片「雨收雲散」，它是一部喜劇，同樣題材的內容，既輕鬆，又風趣而有含蓄。「步步高陞」多少有悲喜劇的意味，喜劇的形式，悲劇的內容，韓蘭根所扮演的韓小猴，就是個情場的悲哀者！作者播下三角的網，讓韓小猴做愛情的犧牲者，結束處的自殺、負傷、別離，處理悉按悲劇方法，與滑稽片的格調不和，前後不一致，這是一大缺點。當然，導演也應負責任，要韓小猴獲得觀眾的同情，不一定非自殺或出走不可；大部為個人討好觀眾，所以特別強調自己。劇中串插誦經超度以及僵屍等，最為荒唐，濫加低級趣味的噱頭，可見導演的認識和修養，而且大部份採自獨腳戲的陳舊的笑料，是否為了顯示他的看家本領？游藝班改成正統的劇團，所串插的戲亦與全劇的格體無甚關係，梅的父親改變成見，參加他們演戲，既無過程，更無理由！在情理上講，這是不通的。導演對置景，失去真實感，上海規模最宏大的劇團的宿舍，亦無劇中這樣舒適，何妨是個江湖游藝班呢！

因為是滑稽片的關係，羅致了「華影」全體的丑角，但是所謂「丑角」，並非演技使然，僅是藉了形體的「醜」而成「丑」，殷秀岑亦是「華影」的「藥中甘草」，如果一旦他消瘦成韓蘭根一樣，我想他早被趕出攝影場外，他之能被電影界及觀眾所歡迎，就為了他的奇胖，靠腫腫混飯吃，說來亦痛心！同樣，關宏達亦因胖而成了半丑角，他們的不同點，一個胖而笨，一個胖而呆。另一個是傻大姐倉隱秋，她的傻氣做作得很厲害，各片千篇一律。周起在這裏也以丑角姿態出現，但不及舞台戲的成就，大約為劇本所限。

演員中最成功者，該是演小莉的張帆。小莉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小村姑，有甜蜜微笑的面龐，有緋紅淺笑的酒渦，張帆演來，恰到好處，濃郁的少女味，給觀眾不少的美感。因為他個性比較粗野，演野女孩子以及游藝班裏的姑娘尤為適合。她的喉音相當清脆嘹亮，使全劇生色不少。在新進的女演員中，她與王丹鳳最有前途。這次小生，選了新人梅春充任，外型方面還可以，動作比較生硬欠自然，演舞台劇時更顯然。令人不勝感慨，明星時代紅極一時的小生龔稼農，竟扮着鬼臉充臨時演員！前車可鑒，藝人好自為之！





## 富貴浮雲 (劇評)

賽德爾

趣，但對整個社會又有什麼意思！人活着不是專爲着個人的享受，真正的人生意義，不一定在個人的享受，個人的犧牲有時是會更有意義的！問題是在對社會的貢獻，否則人生那僅是一次旅程，長短與別人無關，何苦多此一舉呢？

但這實惠太渺小了，而且有些自私，儘爲各人自己打算！彼此之間固甚融洽，但這幸福和樂趣是狹窄的。

歐化氣息太濃厚！人物衆多的時候，構圖有些零亂之感，演區不寬，這亦有關係。有幾場演員同時在做戲，觀眾注意力無法集中，其間應有強弱明隱之分，導演以爲如何？否則就會有雜亂的感覺，就是故意雜亂，雜亂中亦得有層次條理。導演對演員的大動作誇張得很厲害，有時有過火之嫌。總之，喜劇效果是被他傳達了出來。

文

友

袁俊先生的劇作，取材與編製方面都有新的嘗試，他的「小城故事」「邊城故事」等劇，表現形式都非常新穎，內容也不落一般劇作的窠臼，「美國總統號」聞已演出，可惜留居上海的人無法觀賞者。當金都大戲院獻演「富貴浮雲」之初，深爲愛好袁俊先生劇本的人所關注，以爲它是最近完成的一齣創作劇，題材新鮮有趣，豈知是根據電影「浮生若夢」改編的作品，該劇在三四年前，曾由一青年劇作者改編後交「天風」演出於璇宮劇院，演出效果並不十分好。

在動亂時代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人是社會的一份子，無法離羣而獨居，社會環境與人的關係，猶如動物無法離開空氣而生存。劇中歐陽先生一家，抱着與社會不合作的態度，與世隔離，各自追求着自己的興趣，社會無論怎樣地變遷着，對他們都似乎無甚關係，在小天地中他們固是幸福的，但這幸福的獲得並非任何人所能！

專爲個人的名利而生存，那固是可憐的動物，但棄名利爲別人謀一點幸福，就是犧牲爲自己的一切，亦是值得的！就專爲自己的樂趣而存在，這樂趣的本身亦最好與社會有些價值，並非多餘的，浪費的。像歐陽老先生愛玩蛇與蛤蟆，這與別人又有什麼利益呢？我並非講功利，徒耗精力我總覺得是多餘的；又如他的女婿和魯二爺，終日作砲仗，玩弄新式烟火，這不是太無意義，浪費物資？

「國華」提拔新人不遺餘力，演員大都是新人，導演選拔新人，這還是第一次。丁力是個性格演員，「風雪夜歸人」就早有定評。處女作就是一部喜劇，這可非輕容易，而且是一景，對演員的地位的調度很難討好；大致講，他是成功的。舞台裝置幫助他不少，但

黃宗英重返舞台，這是該慶欣的事，對雅麗的性格把握得很緊，戲演得亦細膩自然，態態可掬，對觀眾很有好感。端木蘭心的雅琴，舞姿比較僵硬些，戲演得很認真，大約缺少舞蹈的基本訓練，這也不能怪她。衛禹平的老陽與許嘉楣的賤嫂，使全劇增加笑料不少；衛禹平的小動作和語調都很風趣，有時固嫌過火，但他却是全劇中最特出的人物。馮詰的孟昭明，成績超過以往，外型頗英挺。范萍的葛天民太年青，小伙子氣過濃。王犇的范保羅欠自然，悉模倣西洋人動作。季言、司徒霖、方仁等夠稱職，無甚特殊成就。柯剛的司馬黃河太做作了，劉基也有做作之感。最後，這次舞台書響效果都很好。

首先，必需要像歐陽老先生一樣家有薄產，夠合家人的生活，最後無法維持的時候，亦得憑空飛來一筆橫財！這樣，故事本身就缺少「現實性」。人生原是鬥爭的過程，有鬥爭社會才有進步，如果人人都像歐陽老先生一樣，社會豈成社會，國家安得存在？世界非但無法進步，抑且退化而消滅！名利固不足重視，但棄事業儘在自己所喜歡的小玩意上下功夫，對自己當然是活得頗有樂

歐陽文姬是個藝人，模倣張恨水和巴金寫寫無聊的愛情小說，以魯二爺作模特兒畫畫武松打虎，這又是真的藝術嗎？同樣化時間，爲什麼不讓時間過得更有意義些！雅琴的學跳舞、弄木刻，以及葛天民的吹喇叭和愛運動，都僅止乎自己的所好，從不曾想過將這些樂趣分些給別人！這一家子人表面看上去是活得非常「實惠」

非爲劇情所決定，或地方性在戲里有特殊的作用，否則易地演出就爲人所不懂。

效果都很好。





了下去，對我說：

——馬先生，一件很不幸的事！

——什麼？

他像沒有力量說下去，看看他的同伴。江君一隻手抓七他的一頭給燙得鬆曲的亂髮，一隻手做了一個絕望的姿勢，用充滿了悲哀的聲調說：

——甘子死了！

——你說什麼？

——我說，甘子，我們的同學，馬先生您的得意的女學生，她死了，天哪。永遠的死了！

——真的？

宋君悠悠地回答了一聲：

——真的。

——她是什麼時候死的？

江君兩眼望着空間，搖搖頭說：

——大概是昨天的晚上，今兒一早，我去看她的時候，看見她睡在床上，她已經不會說話，她已經不會呼吸，她的心不跳了，她的身子冷得像冰一樣了！

——昨天晚上？一個好七的人？她是怎樣死的？

江君把他的高得有一點僵僵了的身子重七地擲在沙發上，宋君的身邊，瘦小的宋君要被彈起來似的用一隻手拉住了墊子，忽然流下眼淚來，對我說：

——都是他！

——都是他？江君嗎？

他哭着點點頭，江君用手揩拭他的眼睛，像一個罪犯，也把頭沈痛地點了一下。

我站了起來，我的腳有一點晃，走到

他的面前去：

——甘子不是你的愛人嗎？

江君把他的面孔捧在他的雙手裏：

——是的。

我對宋君說：

——甘子不也是你的愛人嗎？……甘子不也是……

江君抬起頭來，張大了眼睛，看七宋君。

宋君快哭出聲來了：

——是的，馬先生，是的，江，你還不知道，但應該說，我是愛甘子的。甘子本來是初戀我的人，自從有了你，她把我棄了！

我又坐下來：

——快對我說，事情究竟是怎樣的？

宋君嗚咽着說：

——甘子是被江君嚇死的。昨天黃昏，我到甘子的房裏去，江君先在那里了，他正在告訴甘子，這學校原先是一個公墓，女生宿舍呢，是殯屋。所以，天陰雨瀟瀟的時候，常有鬼魂要出現的，女生住校的這樣少，可以讓一個人佔校一個房間就因為本地的學生都知道要鬧鬼，不敢住進來。我真想不出江君是什麼心理，他還說，他可以用他的生命來起誓，他就親眼看見過鬼，而且有兩次。一次看見一個男鬼，混身墨黑，手裏却執一柄明晃晃的鬼頭刀，向他威嚇着；把鬼的腦袋一仰，鬼的頭髮一根一根樹了起來，而且每根頭髮上都長出一隻眼睛，綠色的眼珠轉着，有千百隻這樣的眼睛。還有一次，他說他又看見一個

女鬼。只有一半身子，半個頭，頭髮一直披到腳背上，一條眉毛，一隻眼睛，半個鼻子，半張嘴，一隻手，一條腿，卜篤卜篤地碾着，在月光下，就在女生宿舍門口的古老的柏樹的旁邊。——他把甘子嚇得縮在床角裏，兩隻手悶住了眼睛。當我們走出來的時候，他看七天上沒有星，只有一線上弦月，在門口對她說：這樣的夜裏正是鬼出現的時候，這細七彎七的上弦月真像他所看見的那個女鬼的半張臉上的的一條眉毛呢！他還回進去，在甘子的耳邊不知說了一句什麼，他……

我重七地把我的烟斗擲在茶几上，很嚴厲地問江君，他正把他的兩條眉毛竭力攆在一起：

——你讀愛倫坡的小說入了迷？

——不，不，先生，你知道，我是跟你研究莎士比亞的。

——你算是專門在研究哈孟雷特？

——我，我……

——你混蛋，你究竟是什麼心理？

他忽然跪在地上，半向着宋君，半朝着我，他聲淚俱下地說：

——我是混蛋，我該死！宋，我一直不知道你愛甘子，甘子是你的愛人。先生，你明白，我愛甘子。我不知道我是一個不幸的失戀者，一條被當作擋箭牌的可憐蟲。我愛她愛得要命，真愛得要命。所以，我不擇手段，我使了這樣卑鄙的，陰險的伎倆。我竭力編造出可怕的故事來，引起她的極度的恐怖。我希望她害怕，希望她給我一個暗示，願意

我站了起來，我的腳有一點晃，走到他的面前去：

——甘子不是你的愛人嗎？

江君把他的面孔捧在他的雙手裏：

——是的。

我對宋君說：

——甘子不也是你的愛人嗎？……甘子不也是……

江君抬起頭來，張大了眼睛，看七宋君。

宋君快哭出聲來了：

——是的，馬先生，是的，江，你還不知道，但應該說，我是愛甘子的。甘子本來是初戀我的人，自從有了你，她把我棄了！

我又坐下來：

——快對我說，事情究竟是怎樣的？

宋君嗚咽着說：

——甘子是被江君嚇死的。昨天黃昏，我到甘子的房裏去，江君先在那里了，他正在告訴甘子，這學校原先是一個公墓，女生宿舍呢，是殯屋。所以，天陰雨瀟瀟的時候，常有鬼魂要出現的，女生住校的這樣少，可以讓一個人佔校一個房間就因為本地的學生都知道要鬧鬼，不敢住進來。我真想不出江君是什麼心理，他還說，他可以用他的生命來起誓，他就親眼看見過鬼，而且有兩次。一次看見一個男鬼，混身墨黑，手裏却執一柄明晃晃的鬼頭刀，向他威嚇着；把鬼的腦袋一仰，鬼的頭髮一根一根樹了起來，而且每根頭髮上都長出一隻眼睛，綠色的眼珠轉着，有千百隻這樣的眼睛。還有一次，他說他又看見一個



接受我的保護。但是她不！我只好在她開她的時候，在她的耳邊對她說：要是夜裏她真見了鬼，她只要叫我的名字，我立刻會得進去保護她，因為我爲了她每夜失眠，要到女生宿舍門口來，在她的窗下，徘徊終宵。我是渾蛋。不，我是鬼！……

我跳了起來：

——你真的在這樣做。

不，我是說謊，我從沒有這樣做過。

——哦！

他站了起來，說：

但是，昨天晚上，希望她在深夜裏害怕起來，會喚我的名字，我真的這樣做了。

——你到女生宿舍的門口去？

——唔。

在她的窗下徘徊？

我對視他，他忽然推着宋君的抽搖着的肩膀，做了一個恐怖得要尖叫出來的面孔，大聲說：

——我到她的窗下去，但是，我幾乎嚇死了，我想不到，世界上是真的有鬼的，我看見鬼了。

宋君把頭直起來，我攤坐在沙發裏，我覺得自己在顫抖，聽他說下去：

——我看見鬼在甘子房間裏。

我又站起來：

——你看見的？

——我用我的生命來起誓，我看見的

不，我應該說，我聽見的。

——你沒有看見？

——甘子把窗關起來了，而且拉攏了窗簾，那窗簾又是黑的。

——那上面不是有一扇氣窗的玻璃碎了一塊？

——馬先生怎末知道？

——我偶然看到的。

——不錯，但是我還生得矮一點，我顛起腳來還只像使我的頭髮碰着那個破洞。但如果沒有這個破洞，我也不會聽得見鬼的說話了。

宋君叫了起來：

——鬼真的會說話？

——會說話，我用我的生命來起誓。

我問他：

——像人說話一樣嗎？

——不一樣。鬼說話像人喝醉了酒的時候說話一樣。

我坐下去：

——哦！

宋君拉住江君的手：

——告訴我，鬼是怎樣說話的？

江君很真摯地說：

——你要相信我，我不是在做戲，不是在練習舞台藝術，我這時說的都是真話，宋，馬先生，真嚇死人，真奇怪，鬼不但會說話，鬼還會朗誦詩！

我點着我的烟斗，閉起了眼睛，好像讓宋君一個人聽着他。宋君說：

——朗誦詩？你記得嗎？

——記得？記得！你不要忘了我是過目不忘的，何況過耳！我能夠把羅蜜亞和朱麗叶在涼台上下的對話全部背出來，一個字也不漏，我不是在課堂上表現

過嗎？

——是的，是的，快把鬼的詩吟出來聽！

江君思索了一下，用他的傑出的抒情的聲調，輕輕地開始朗誦：

縱無戀也傷別離，

想有一瓶酒，

一個黃昏，

一個你。

酒也讓我喝，

話也讓我話，

便默也罷，

更一眼也不看你。

宋君說：

——你不要編造！

——我用我的生命來起誓，這實是在鬼的話，你知道，我只能繙譯英國詩，我不能做出這樣好的句子來。

詩不怎樣好，但真有一點鬼氣。

——鬼比我朗誦得更動聽，使我覺得身邊的樹葉子也像在沙上地給他配合着太息似的幽怨的曲調，頭上的細月也像在顫慄了。我剛跑近窗口，就聽見鬼的朗誦，雖是嚇得要命，以爲是一個詩鬼，一個戀鬼，一定是甘子太可愛了，這鬼也迷戀起她來，終於在深夜到她那裏去的，所以我還是拼命地支持住自己，一面戰抖着，一面聽下去。

——你把鬼和甘子的對話說出來吧，要盡你的可能別遺漏了！

但是，在些話說得太輕，太模糊了，我告訴過你，鬼說話像一個喝醉了酒的人，我實在不能夠完全清楚。而且

宋，你知道，聽着鬼和甘子的竊私語，說得那樣纏綿，我是多少害怕，又是多少妒嫉呵！甘子那樣可愛的女子，竟愛了鬼，愛得那樣深，而我，現在才知道還有你，我們人，我們年輕的人，却失戀了，我們的情敵是一個鬼，你想，我們敵不過鬼。我們怎樣敵得過一個抒情的詩鬼呢！

江君這時的痛苦實在像是真摯的，宋也痛苦地催他：

——你說，江！

——鬼朗誦了詩以後，好像重重地倒在甘子的床上了，一定是一個很長的鬼，他的頭碰着了床欄似的，我聽得甘子在說：「你看，你」，於是像在給鬼脫去鞋子，是皮鞋落在地板上的聲音，一隻，又是一隻，鬼也着皮鞋，像我們的一樣。

江君走來走去地說着：

——鬼忽然哭了。大概鬼總是好哭的。他哭得很傷心，哭着，他又吟起詩來，這一回是舊詩，使我懷疑他是宋朝的陸放翁，因爲他就吟着：

老去明知萬事空，  
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

但他又不像是陸放翁，因爲甘子在說：「你還年輕」，一個年輕的鬼，你想會說他是中年鬼的。這鬼和甘子早有感情了。

——你怎末知道？



你聽他們的對話：

甘子：我第一回對你說着我歡喜你了。我和男子在一起，是很拘謹的，別人約我看電影，挨近我一點，我就立刻避開一點，第二次就叫我的兄弟陪着我。

鬼：真是這樣的嗎？你的頭腦像是前兩世紀的。

甘子：不是我的頭腦，我的頭腦許是下一世紀的呢。只有我的腳纔留在十七世紀的路上。我覺得我有着潔癖，我是生理的不歡喜跟男人接近，也是生理的不以男子為奇，有些女同學會說碰着男子的手的時候，有一種觸電的感覺，可是我，沒有情感的男子，握一握我的手，我就覺得厭惡。

鬼：有情感的男子呢？

甘子：覺得很自然。

鬼：今晚真像是很自然的？

甘子：是的，一點也沒有什麼過份的異樣。你說你不該再這樣戀愛了，但我覺得你是正該這樣戀愛的，你是你！

江君痛苦地絞着手：

——他們一定是緊七地擁抱在一起，宋，你想，我的愛人，你我的愛人，那個嬌小的，又豐潤，又秀麗的少女，是那樣的委婉地，那樣溫順地，把她的身子，貼在一個鬼的身邊，把她的臉，偎着鬼的胸膛，讓鬼，聞着她的頭髮上的幽香！真不堪想，真不堪想，說了那樣的話，那個鬼定是在吻她，在重七地吻

她，定是吻得她氣也透不過來了，因為一會，我纔聽她悠七地說：「你的吻啊！」而且，宋，馬先生，鬼和甘子的親熱，昨夜不是第一次了。

我沒有睜開眼來，宋君說：

你又怎末知道？

——你聽他們的對話：

甘子：你真大胆啊，除夕那一次，你會那樣吻我。

鬼：那時候沒有醉？

甘子：沒有，我一點也不醉，我裝着，看你怎樣。

鬼：你沒有看。

甘子：是的，我故意閉了眼睛。

鬼：你自始不肯張一張眼。

甘子：你要我看你一眼，我偏不。

——你的手真是大得可怕，有力得可怕，我的手被你捏着，痛得要命，就像五隻手指要被你捏得併起來了，但是我忍着痛，我一聲也不響。

鬼：我起初以為你醉了七分，到看了你給我的詩，纔知道你沒有醉，你這小鬼。

甘子：大鬼你可是不止三分醉了。

鬼：我，是的，真不止三分吧，不然我不會那樣大胆的，我對你，一向是一個很謙卑的情人，一年多了！不是嗎？

甘子：我對你不也是一個默七的戀女嗎？除夕的第二天，我在我的日記簿上，寫着「我給得你太多了」。幸而正在那時來了

人，我真希望快一點來一個人，要沒有人來，我簡直不知你會把我怎樣！

鬼：那晚上，你真是給得我太多了

甘子：但是，今晚呢？你說我是個情感的守財奴，我是嗎？對你

我是嗎？

江君搓七手，說：

——我覺得我模倣他們的對話很逼真，就是把鬼話說得不像鬼說的含混，我怕你們聽不清楚。

宋君叫醒我：

——馬先生，這事情實在太怪了。

——真的實在太怪了。

——鬼亦有道，他好像真的沒有侵犯甘子的肉體，是一個純潔的戀鬼，真的深愛着女子的戀鬼，因為剛纔校醫檢驗過女子的屍體了，她是處女。

——是個善良的惡魔。

但江君說：

也許，鬼的一切都是無形的，無形的侵犯不是比有形的更厲害嗎？你們想，甘子終于死了，終于被鬼害死了！哦，我記起來了鬼還說了這樣的話：「女人的上身是天堂，下體是地獄」，甘子就說：「你不是更幸福嗎，一直逗留在天堂？」於是，鬼又吟了詩，這一回，我只聽得出

一句：「一夜天堂十二時。」時鐘在

夜深時，我躲在窗外偷聽着。

鬼：今晚，更多了。你看我們。我該說我是個情感的饕餮鬼

甘子：但是，太多了，千萬不要再多一點吧。我已經給了你百分的九十九了，請留着我的百分之一好嗎？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我終究還不是惡魔。

甘子：還不是？

鬼：但你能說我不是一個善良的惡魔吧。我真是謙卑得把所有的惡魔的理論也放棄了。我說

我不自私，其實該說也是一種自私的。

江君搓七手，說：

——我覺得我模倣他們的對話很逼真，就是把鬼話說得不像鬼說的含混，我怕你們聽不清楚。

宋君叫醒我：

——馬先生，這事情實在太怪了。

——真的實在太怪了。

——鬼亦有道，他好像真的沒有侵犯甘子的肉體，是一個純潔的戀鬼，真的深愛着女子的戀鬼，因為剛纔校醫檢驗過女子的屍體了，她是處女。

——是個善良的惡魔。

但江君說：

也許，鬼的一切都是無形的，無形的侵犯不是比有形的更厲害嗎？你們想，甘子終于死了，終于被鬼害死了！哦，我記起來了鬼還說了這樣的話：「女人的上身是天堂，下體是地獄」，甘子就說：「你不是更幸福嗎，一直逗留在天堂？」於是，鬼又吟了詩，這一回，我只聽得出

一句：「一夜天堂十二時。」時鐘在

夜深時，我躲在窗外偷聽着。

鬼：今晚，更多了。你看我們。我該說我是個情感的饕餮鬼

甘子：但是，太多了，千萬不要再多一點吧。我已經給了你百分的九十九了，請留着我的百分之一好嗎？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鬼：準這樣，請相信我，我尊重你



打，我聽不清是聽下，只聽得甘子在說：「是我們在過着時間，還是時間在過着我們？」

——鬼怎樣說？

——他說是他們在享受時間。

宋君又悲傷了，江君記了起來似的說：

——對了，他們還說到一個人，那時我還以為指我，現在纔知道是指宋。

——他們說到我？

——你聽：

鬼：你到底爲什麼不愛他？

甘子：我愛過他，愛得他太早了，

他實在是我的初戀者呢，那還是中學校裏的時候，他不知道

，他傷了我的少女的自尊，他

傷了我的心，到進了大學，他

再來愛我的時候，我不能再愛

他了！

鬼：你是報復！

甘子：也可以說是的。

鬼：他會懷疑有一個情敵嗎？

女子：爲什麼不會？

鬼：真做了他的情敵嗎？

女子：不是嗎？他和你是一個型，

然而他沒有一個地方及得上你

人。

鬼：但是，甘子，我是只能做你的

情夫的，而你說，少女的情夫！甘子，還是和他結婚吧！

甘子：我不。

鬼：你真打算不結婚？

甘子：做老處女不是很好嗎？

鬼：是違反人道的。我命令你，非

結婚不可。你知道，你不結婚

，我痛苦的，結婚，爲了你自己，

也就算爲了我，結婚。

甘子：看吧。

鬼：當然，我希望你有一個十全十

美的對象，但是，你不是不知道，

你的頭腦比你的腳走得大

快了，太向前了，你會找不到

一個十全十美的丈夫，而且，

做丈夫的男子，在人世間是不

會真有十全十美的。一個人要

結婚，只有走謙就的路。你就

謙就一點吧，人生便是謙就的

人生呀！

甘子：看吧！

鬼：也不要看了，還是和他結婚。

你愛過他，他又是愛你的，而

且，你相信，由初戀而結合的

一對，是人間最幸福的一對。

宋君又哭出聲來了，我站起來，拍

上他的肩膀，向江君說：

——這實在不是一個惡鬼呢？

——是的，真是一個很奇怪的好鬼

，但我還是不敢再留下去，恐怕在

以前，他要出來，我怕看見鬼，我逃

走了。不想，這樣好的鬼還是把甘

子害死了！用我的生命來起誓，我

不願面對面的看見這個鬼，即使他

是一個善良的惡魔！

我從衣架上取了我的大衣和手杖，對

他們說：

——現在，我看看去。

——是的，甘子生前不是先生的得意

學生嗎？

——真是最聰明，最有思想的學生，

不可多得的。

——我們兩人想合送一個花圈，先

也送一個嗎？

——一定要送的，你們給我代辦吧，

要最好的一個。

——是。

我帶他們走出了教授休息室，跟他們

走向女生宿舍，我這樣對自己說：

——世界上是真會有鬼的嗎？……這

個鬼是誰？……可是，你知道嗎？我

能說出來嗎？

### 夜歸人

徐野

會爲雨路的泥濘嘆嘆，

我却因花開的時節而來。

喜躍着江南今日無恙，

聽古利的晚鐘依稀似昔。

以我的足步過河堤，

林叢下的征夫雙鬢已白，

偶欲檢視東流之水，

匆匆地，有幾回旋波盪起……

問你：時光的行腳怎樣？

年少時的壯志會否消磨？

就讓樽前杯酒醉了你，

告訴我的還是那褪色底笑。

如今春風吹遠，

人生之戀如此悵惚吧；

淺草間我看你走過的鞋印，

是你，杏花細雨衣歸人！



楊粹叔，楊恭甫老楊的兒子做教育廳秘書主任了，才從外國回來半個月。

幾個省立中學校長都預備在味真給新秘書主任接風；說重一點：去巴結巴結這新來的上司。物價多麼高，預算每人約攤派五百元才可包一席像樣的酒。三中的校長名灝是發起人，今天特地來邀我也參加。這一個，叫我想一會，暫時把名灝支吾走了，準明早回信。

名灝跟恭甫是性情頗相投的老同事，如今竟忙著跟恭甫的小把戲交結而奔走了，那一把老健的年紀似乎是一股諷刺。

我今年五十有四了，辦了二三十年教育，至今還在做一個窮中學校長。小孫兒吵着吃都沒得錢買。恭甫不是前年死了，至今該還是一諄諄勞瘁換不到三口糧的中學教務主任吧。

「不出國，不值錢！」這口號是我喊的；無如自己有了老婆兒女，每日生活逼着，出國不得！恭甫也是如此，但他比我看得遠，千設計，萬想法，結果偷偷摸摸把粹叔送出國了，那個做了教育廳秘書主任的。上十年不看見恭甫的這小把戲了，如今該成天穿着大禮服吸白金龍吧，恭甫生平頂看不慣這種人，却偏把自己的兒子

造成這種人，才怪呢！想起了可憐的自己，又想起了可憐的恭甫，那個腳有點癢的半老人。

恭甫和我都是國立高師出身，民國五年就畢業了。我們一出校門就一同執教於一專門學校。那時我們都才二十一二歲，學生的年齡過半數比我們大。我擔任的是地理，博物之類

熟，至今教育界中教歷史的能找出恭甫那樣的脚色怕不是容易的事吧。

其後，那專門學校凡三次易人改組，我在恭甫先二年離校，以家叔的推荐，旋即作一姚姓富商子之家庭教師，那商人家的豪華有如臆想中的皇家。其時生活的優裕不可言喻，每天下飯的菜，如今家裏過年也

休想吃，又有人扶持，朋友們幾乎天天有上那裏吃飯的，恭甫也是也中一個。

恭甫離校後，生活拮据不堪，鄉下有了兩個孩子，每央我設法救濟，當時以我一人教三個調皮

小孩，似覺有點繁累，便介紹恭甫來做一名助教者，他喜得要跳起來了。

記得姚府裏有一個奶媽，都叫她三姐的，年齡和我們相髣髴，三十多歲，還有幾分姿色，但十分風騷，給我倒茶來，總要丟個媚眼，依依我我的不想走開，自己有時也不禁驕然而喜，及至想到柳下惠坐懷不

亂的故事，想到自己是讀書人，教育人的人，應修德性，於是理智昂然會克服情感，便正言令色應付過去，不曾生事。

恭甫來後，三姐又像嫌他癢，不怎麼誘惑他。恭甫是比較好開的，有時三姐和他搭兩句白便喜喜哈哈起來。我們住的一棟房屋離正廳房有一個不小的種花院子，這邊鬧哄了，那邊不容易聽見，因此污穢的語言也會放蕩的說出來，萬一傳到主人耳裏，可不是玩的，我告

誡恭甫，叫他謹慎些好，對他說，他知道，到三姐來時，又忘記得乾淨，叫我真很擔心，怕出岔子。

幸好恭甫來兩月，三姐就讓她丈夫找回去了，我心裏才掉下一個石頭。閒暇時兩人奕棋或喝酒和詩，日子並不寂寞，這時有我們兩人在一塊起居，來這裏吃白食的人少些，頂討厭的是恭甫交的一個測字朋友，天天都來混飯吃，等飯熟的方法就是下棋，一下好幾個鐘頭！好吐濃痰，傭人見他來就橫眼睛，憐死了。

正在這個期間，恭甫的女人把大兒子送到城裏來交給她丈夫，看讓他做學徒還是讀書。那孩子，現在叫粹叔的，才八歲，我就叫他鄉下兒，臉黑得

像炭團，頭上纏的紅絨線，見了生人不敢說話，飯菜擺好了，沒有他爹在旁不敢動碗，遇恭甫下棋起了勁不理這孩子，這孩子就呆在門背後哭起來，倘使我惱了，就拿戒尺把他的

小嘴打幾下，所以異常怕我。粹叔進中學時，我已是一中的校長了，關於生物上的問題也常向我領教，這時已長得很白很漂亮了，且聰敏非常。

一日後我回國來，意不會再拿戒尺敲我的嘴吧，我該買朱古力糖回來黏你老人家的嘴了？

這孩子到外國後曾來信這麼說。而今粹叔帶了方帽子圍來做官，怕忘記帶方塊朱古力回來吧，恭甫有靈，該笑我老糊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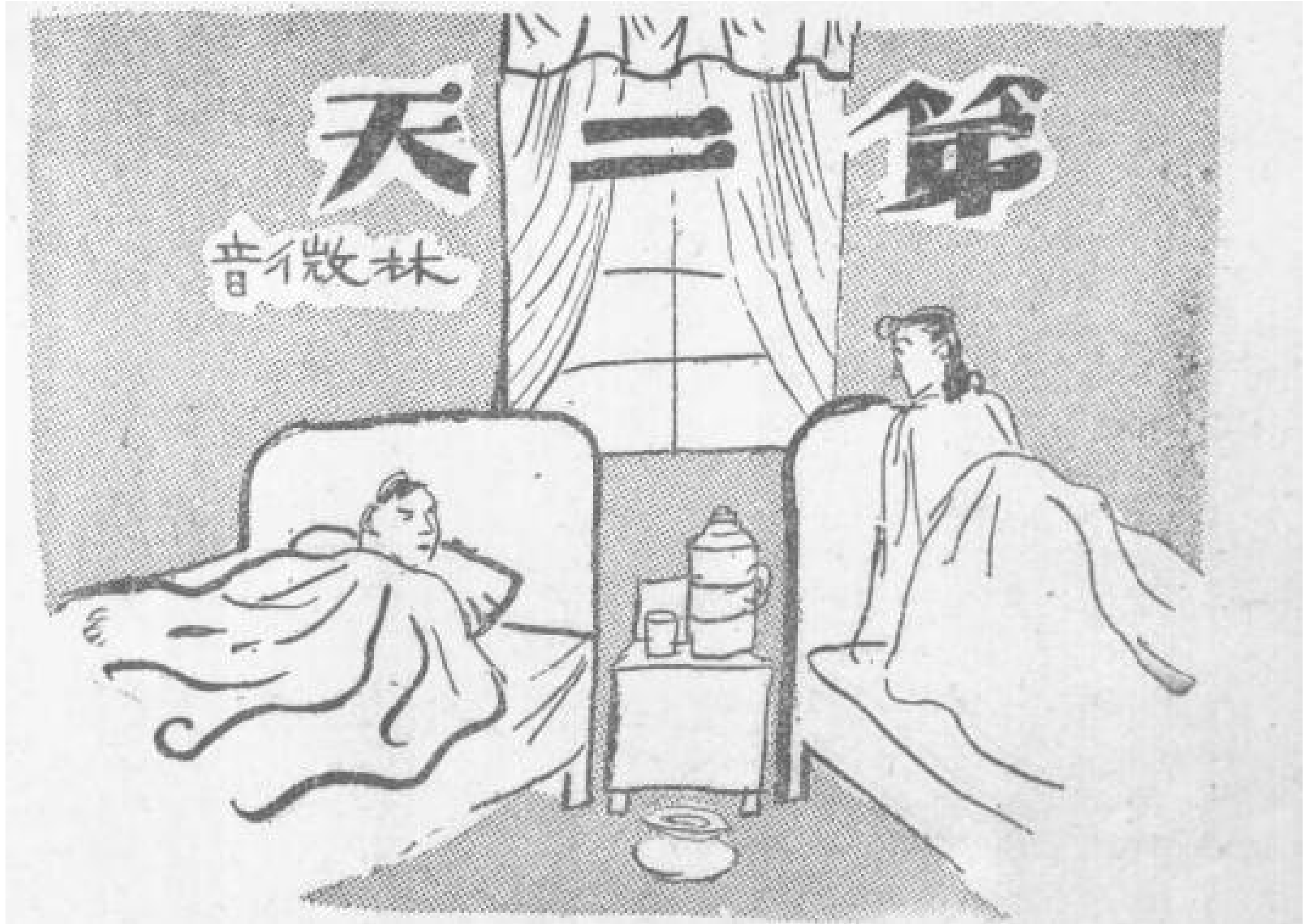
我是喊口號的人，我的小把戲去年才送出國，可是和我一樣笨，焉知日後值不值錢？

想來想去，想到接風的事，想到五百塊錢，想到紅絨線子好哭的鄉下兒，想到走路有點顛的恭甫，想到自己：替新秘書主任接風的事決定

不去了。可憐憑付老招牌把個校長支持到如今，此後還得給恭甫的兒子折腰，那真吃不消了！還是回老家去的好，叫我的學生每人送一斗米來，我也可過幾年！恭甫，你活着，會有福享。我，不如歸去！







孟韓醒來，見芷卿已坐起在床上。

「怎麼，要起身了？」

「我在看你是不是睡着。」

「很抱歉，我是睡着了的。」

「爲什麼要抱歉？」

「你是也睡着了的，不用說？」

「睡得很着。」

「你已醒了好久？」

「也還只才醒。」

雖然他們在上一晚對於彼此

似乎稍有不了解的所在，他們在今天醒來好像顯得很輕快。而且他們似乎確都不在回想那不了解。或者，甚至，是不是真有什麼不了解，他們也似乎並不在明顯地意識到。他們只是輕快地起了身，並急忙漱洗了，在準備怎樣開始來享受並應用他們的這個小小的旅行。這使芷卿問：

「我們先到什麼地方？」

「不是你老是在懷念振興館的蹄膀麵？我們先到振興館去吃了點心再說。」

他們到振興館，給一個堂倌指點到了樓上去；見沿街的一個房間正在空出，他們即走了進去。

「以前好像這裏並沒有房間。」芷卿回憶着說。「這想是爲上海來的客人特地隔了的。」

在他們等所叫了的點心的來到的以前，他們約略擬定了他

們一天的行程。所以在出振興館以後，他們即照他們所擬定了的坐黃包車到了新相思巷。

這是芷卿家裏的房子所在地。她說已有六七年，她家裏一個人都沒有看過這所房子。

那是給她的父親在那時所新認識的一對夫婦經營着；可是在他們經營以後，那夫婦不但一文房金都沒有寄去過，連關於它的任何情形的信也從沒有寄去過一封。所以，她一些都像不出那所房子已給弄得怎樣。

「要是那給保管得很好的話，我們可在那裏有一個舒服的房間，」她告訴孟韓。

因爲在那時她家裏的人都住在鄉下，而只有她一個人在城裏住，她便把打邊的一列三間留作自用以外，把其餘的兩三間屋都租給了那現在的保管者。

她把那三間的最裏的一間作爲臥室，同她的兩三個同學一起住着。隨後因爲當地事變的突發，她和她的同學都走得很是倉猝，連被褥都一個都來不及帶走。一直到現在，她和她家裏的人就一個都沒有重到那房子去過。

「就給那經營的人把它賣了我們也不知道，」芷卿不知所可地說。

「房契是不是在你的父親那裏？」

「他們可以有掛失之類的辦法的。」

所以芷卿和孟韓現在去，顯然是去且去試看看的情境中。他們終於走進了那所房子，不曉得是否已被變了的。那房子顯得很是破敗，這幾乎使芷卿全然失了對於它所懷存着的興致。

在那裏面所住着的人她一個都不認識。

「吳先生和吳師母呢？」她終於只有這樣試問。

「你是——」有一個中年男子出來應答。

「我是房東家的人。」

「哦，你是周先生的小姐？」

於是圍了攏來男，女，大，小六七個人。

而從這個人一句，那個人一句，所給搶着敘說了的是：吳先生已在半年以前死去；吳先生還活着的時候倒還好，雖然他們夫婦兩人都吃了鴉片煙，他們還只陸續賣去了那留作自用的三間房子中的傢具以及被褥之類；可是吳先生死了，吳師母一無別的收入，只收這

煙，所以把窗子，地板，都在

拆了變賣；後來經其他的房客阻止，才保住了這些破敗的殘餘；而，最後，吳師母已經在討飯。

芷卿在皺着眉聽畢了這些敘述以後，她還是止不住走去看那原來留作自用的打邊的一列三間屋子。那，不用說，也出租給人住，而且也很破敗了的。

「我們走吧，」她皺了皺眉對孟韓說。

「你快去叫你的爹爹來一趟吧，」那中年男子緊隨在他們的後面這樣關照，「再要這樣下去我們怕也要壓不住她了。」

「全宅房子都要給拆完了，」是另一個人的附議。

「你看，否則，不是我們住在裏面很好？」芷卿出門，見後面沒有跟隨者了，這樣對孟韓說。

「唔，」孟韓只有隨口應答，因爲他這時實在已無法看到那很好的所在。

「現在是就是要整頓也很不容易了。」

「也只有等真要來住的時候再說了。」

接着他們去看芷卿的一個同學。

「她家裏有很多的屋子，」



她告訴孟韓，「要她統出一間毫無問題。」

他又只「唔」了一聲，因為不明白為什麼她總說得好像要住下不曉得多少天的樣子。

可是那同學已搬了家。

「現在我們到那里去呢？」

孟韓不明白地問。

「現在好開始我們的公事了。石明田說他的辦公室就在公園的對面，就只不曉得到公園去我們該怎樣走。」

「公園我認識，就從這邊走過去不遠。」

所謂公事，是孟韓和孟韓代表著連他們自己在內一起四五個人所在形成著一個公司先到蘇城來看看，看在這里究竟有什麼店可以開。孟韓在昨晚打了一個電話給對於當地的情形很是熟悉的明田，約了今天上午到他的辦公室去，要想從他探詢一些關於做生意的情形。

可是孟韓說了她認識，而且走過去不遠的公園，他們却走了好些時間，已隨孟韓的意思轉折了好些小街，還是不見到。

「我看你是在以為認識，」孟韓終於說。

「我想我是認識的。」

「要不要問一個詢？」

「我想那邊拐過去就是了。」

「我以前在這里常走的，怎麼一時好像記不清楚了？」

那時從對面正好走來一個人，孟韓便問他：

「對不起，請問一個詢：到公園去，是不是這樣走？」

於是他們得知他們已走錯了路。他們已繞了一個大圈。

「已快吃中飯的時候了，我看我們還是不要去了吧？」

孟韓問。

「走也走到這里了。而且已約好了的。反正我們去隨便談了幾句就可走的。」

可是待找得明田的辦公室，明田却已並不在那里。而且他也並沒有留書出，他已去了什麼地方。

「我知道今天不吉利，到東到西碰空，」孟韓半解嘲地說。

「出門前倒沒有翻一翻曆本，看今天是不是空日。」

「這或者在象徵我們做生意的不順流。」

「你看我們的這個生意是不是真做得起來？」

「問題還在我們究竟要做什么生意。」

「是有真做得起來的，你在以為？」

「接辦一個小學，比如。」

「可是元永昨天已經說過，」

寒假並不掉動人，所以就是真要接辦小學，也要等到明年暑假再看。」

「別的就無從確說了。」

「我想惠時究竟在作怎樣的打算？」

「我看他對於蘇城好像已並不怎樣熱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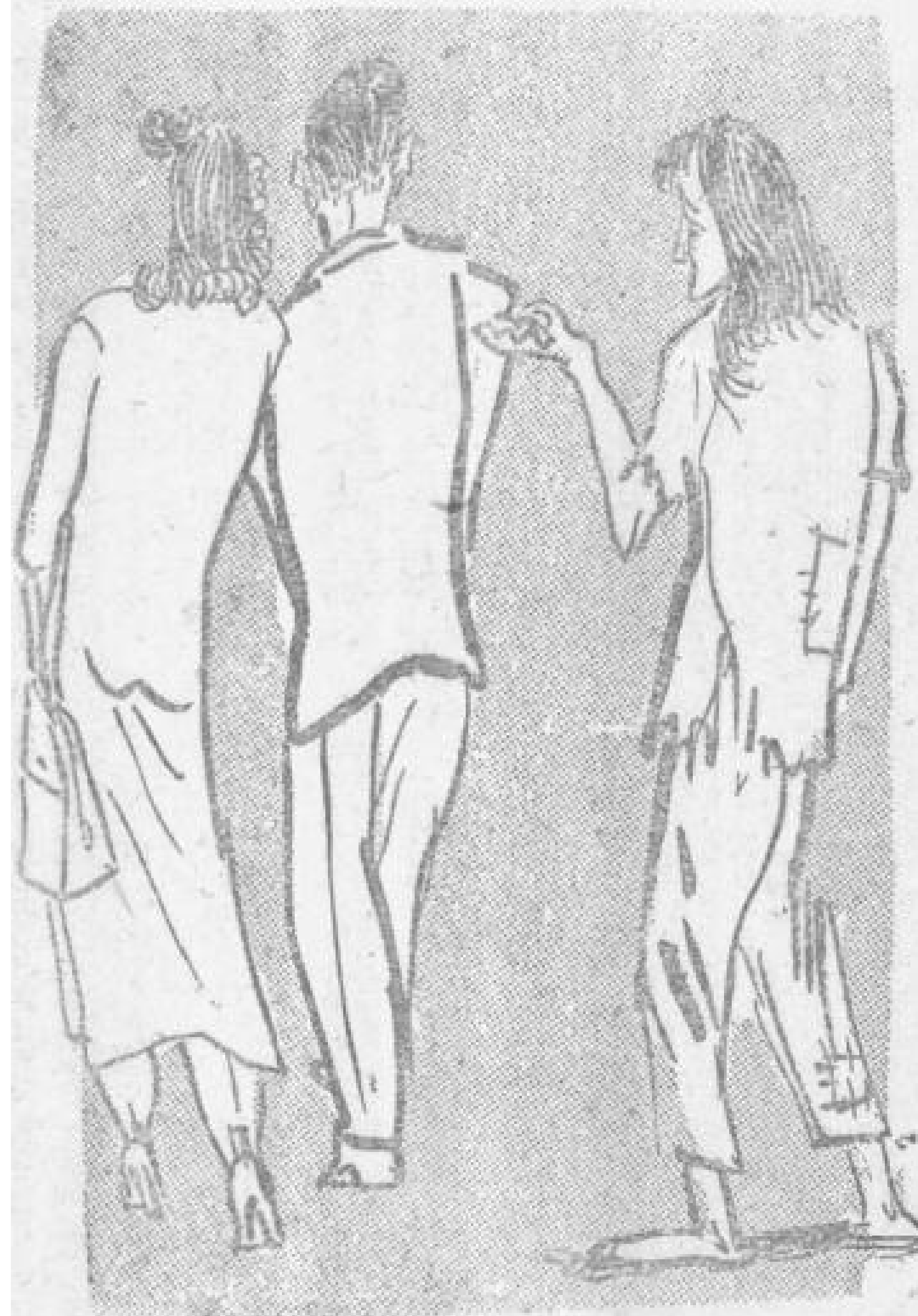
「可是他為什麼讓我們到蘇城來？」

「不是因為我們自己要來？」

「要是他不齊巧有一些錢，而肯像這樣拿出的話，我們也無法來得成。」

「他是喜歡這樣助人家的興的。只要是我表示的，他大都會同意。」

可是孟韓不明白惠時對於孟



(。錢要倆他着跟丐女個一)

究竟是在有着什麼意向。或者他對於她是不是有着什麼意向。他竟肯像這樣地看他自己在睡在她有成培睡在她的床上的同一個房間裏。而且就是孟韓對於惠時在有着怎樣的一種適應，他並不看得明白。對咧，就是他對於他自己究竟在有着怎樣的一種意念，又何嘗看得明白？他看不明白，他只有索

都離得不遠，他們都是在步行着。現在，想是由一再的碰着，從明田的辦公室出來了，他們雖然也因為他們所在前去的廟前街就在兩三個轉彎的前邊，好像在長途的跋涉中似地走來似乎有些不得勁。尤其在孟韓聽得了孟韓說惠時怎樣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在儘量同意着孟韓所表示的，他不覺一時沉默了下來。而他不應答了，她也沒有接上什麼別的話來說。

「要不要叫黃包車？」他終於重開了頭。

「到也要到快了。」

「這里的石子路，對於高跟鞋可說是一個虐待。」

「我其實該穿了那雙繡花鞋出來的。那雙那次我同你一起去買了的繡花鞋，我是帶了來的。」

「我沒有知道，否則我或者會給你一個提醒。」

「現在我不由不更同意了你的中國女子最適宜穿繡花鞋子的意見。」

「那是每一個中國女子都會那樣覺到的，只在時間上的早一些，或者遲一些。」

「我剛才正在想，浮生六記是很中國式的。」

「為什麼要很中國式？」

「這大概是因為我看中國的繡



劇似乎很有一些外國氣，或者更確切地說，美國的電影氣，而那天去看浮生六記，我都覺得它才像是一扯中國戲，雖然在那戲的演出上不免也有所謂電影的手法。」

「好像很多的熟人都都在恭維浮生六記的演出。」

「你終於沒有去看？」

「我沒有想到過要去，實在。」

「不是你好像會答應過棠君陪她去？」

「會答應過棠君？哦，不是。」

有一次她來電話，問我要不要看浮生六記，說她有多餘一張票子。我回不去。我隨即對她說，要是她有一天會專誠來請我去看浮生六記的話，我會同她一起去。」

「浮生六記又不是她的戲。」

「就是她的戲我也一扯都沒有看過。」

「你不怕她生氣？」

「那是職業的，似乎沒有什麼氣可生。要是她所參加了的是私人的演出的話，我一定早已去看了它了。」

「剛才我還在想——」

「怎麼不說下去？」

「還在想什麼意思。」

「還在想什麼？」

「我想我們今天的情形也像浮生六記中的情形。」

「浮生六記中的情節我已很模糊了。或者我們今天的情形可稱做浮生六記以外的又一記。」

「那該稱做什麼？」

「或者漫步記酸？」

「漫步是事實。可是酸呢？」

「酸嗎？有的是。如寒酸，還有——醋酸，像昨天在魚裏所吃到的。」

「昨天在魚裏根本沒有什麼酸，你只在強以無為有。」

這樣隨便談着，他們才不覺已折進了廟前街。

走到正山門的前面，他們正在想從那入口折進去，却看到有一個戎裝了的青年，原隨意站立在那里的，突然在向他們行軍禮。他們逡巡地看到他們的左右，以及後面，都沒有別的可接受那軍禮的人，所以他們不能不相信那青年的行禮的對象一定是他們自己。這使他們更形逡巡着，而終於中止了他們的向那階石上的上階。

於是他們逡巡地走向左山門去。

「一定有一位什麼長的太太像你，那戎裝了的青年看錯了，就那樣急忙向你行禮了。」

孟韓在將近走到左山門的時候才好像透過了氣似地說。

「或者他以為你是一個什麼長，」芷卿半抗辯地回答。

「走進了廟場，他們看到在那裏的情狀同他們以前所看到的很是不同。就像那些吃食攤，他們記得，以前只在廟場的兩旁才有的，而現在已連在廟場的中央也已到處都是。那使他們看來覺得有些不大順眼。」

雖然，這却使芷卿說了——

「其實我們也到這里來擺一個麵攤很好。」

「這自然也可說是理想之一。」

「其實這是很可實行的——想本錢不會怎樣大。」

「這麵攤擺起了，你做掌櫃呢，還是做跑堂？」

「這兩種差使我都常得來。就只在我們的裏邊沒有一個人能做麵的。」

「就是有，這說來也僅能成爲擺香煙攤，擺水菓攤，一樣的一個理想而已。」

「我不信，難道我們真一些事情都不能做嗎？」

「我能開汽車，可是誰願意來雇用我去做他的汽車夫？」

「這次我們來蘇城，在我們的生意進展一方面，可說一無所得。」

「或者回頭再打一個電話給明田問問看。」

「他約好了你去也沒有等。」

「我們去得或者已太遲。」

「我倒還在擔心他或者會請我們吃飯呢。不曉得爲什麼我不想有人請我們吃飯，雖然昨天元永所請的飯我吃得並不好說不滿意。我只在想我們兩個人在這里吃幾頓簡單的飯。這是我以前同我的同學常常這樣辦的。我們大都到一個麵店裏去吃麵。或者其它的點心。」

「現在，我們的中飯怎樣？」

「我想還是到什麼地方去吃麵去。」

麵他也並不愛吃，只是聽芷卿那樣說，他只覺得那只是在使他們自己有一種自慰。因爲他們知道他們自己所隨帶的錢並不多。可是他對於她提出了的去吃麵也並沒有說出什麼異議，自然。

他們便去了朝陽樓，那在蘇城當地很有名的徽州館。

上了朝陽樓，他們看到在那裏一個別的客人都沒有。那正是吃中飯的時候，他們想不到在那裏的生意會那樣清淡。他們舍小房間不入，而走到了那沿街的大堂口。他們望到對面

正是他們昨天在那裏吃了晚飯的松鶴齋，而看到去那裏的客人差不多還是像昨天晚上一樣擠。看來徽州館子，不但在上海，就是在蘇城也在沉落中了。

不曉得是不是由於他這次的到蘇城來不能不說產生自想到這里來尋什麼生意做，孟韓看到了朝陽樓頭的冷落，他在他的心裏也不覺在有一種冷落之感。

他們在吃了麵以後，原預備直去紅梅的，可是他們隨即看到那還是在吃中飯的時間，茶市顯然還沒有上，只有且先到什麼別的地方去打一個橫。

可是要到什麼別的地方去他們一個人都想不出。

「我們或者回到旅館去一次，去看明田是不是或者已來了什麼電話，」孟韓於是只有這樣提議。

在去旅館的途中，他們在他們的後面緊隨着一個女乞丐在求着要錢。

「現在有文章可寫了，」芷卿突然這樣告訴孟韓。

「是不是因爲聽到那女乞丐叫了老爺，太太？」孟韓止不住問。

「不是。」

「那末怎麼忽然想到寫文章」



「不是元永在請我們寫文章嗎？」

「可是那同那女叫化有什麼關係？我想你總不致於在以為蘇城是已變成了一個連一個乞丐都已沒有了的城市。」

「那女叫化你知道是誰？她就是我們剛才到新相思巷去所講到了的吳師母。」

孟韓聽了止不住旋回頭去向那在表示着一副絕望的樣子站住在那里的女叫化望了一眼。

「我想我還是不要去向她說什麼了，」芷卿半徵詢地說。

「去向她有什麼話可說的呢，」孟韓隨口應答。

他們不久來到了旅館，一路幾乎誰都沒有再說一句話，顯然從那女叫化的顯現都覺到了一些沉重。

一走進房間，芷卿即向床上一橫，還是一句話都不說地。

孟韓在隨意望着那已給整理清潔了的房間。他看到那昨晚給一個不曉得什麼的電話的關照所含糊地加了的鋪也已給拆去。在床上只有兩條被，那隨同加鋪所附加了的另外兩條被在那里已不再存在。到今天晚上睡起來顯然還不免要有些小嘈雜。

隨即他望到了橫在床上的芷

卿。她用她的兩只手捧着她的頭，她的眼睛是閉着。

他走近了床邊頭。

「是不是有些不適意？」他輕聲問。

那簡單的答語使他沒有繼續什麼別的話。

又沉默了一些時間。



( 她竟一個個人先回上海去了 )

要留住她？他一時也得不到回答。要不要留住她？他逼緊着問。於是他想對她說，還是再

就一天。再就了一天，兩個人明天一同走。一同來了的，還

是一同走。可是她却在說今天就要走。雖然是說了只來一兩

天的，原也可以有就在今天走的意思，就只他沒

有想到就在今天走。甚至明天走他也

沒有想到。他還沒有想到。而她忽然

說她要在今天走。不好就讓她一個人

走？只有讓她一個人人先走，既然她要

在今天走。

「你想走——」

「他於是出口問。」

「唔。」

「趁幾點鐘的車？」

「我不知道。」

「我想兩三點鐘總該有一班車的。」

「現在幾點鐘？」

「剛才朝陽樓，看到一點鐘還不到。」

「就爲這一點，你才要在今天回上海？」

「自然不是。」

「那末爲什麼？」

「在這里覺得時間不容易過去。」

他又沒有什麼話要說。

「你以爲兩三點鐘一定有車子的嗎？」

「我想這樣。」

「現在就去，不曉得是不是還趕得進。」

「反正車子是陸續在有的。」

「我想還是等元永他們來了再走。」

「他們來了，會把你留住的。」

「到那時，你不會走得成。要走還是現在就走。」

「好，現在就走，」說着，她從床上落了起來。

她便開始把櫃上的牙刷，梳子等小物件收拾進入她的小旅行袋。

「你送我上火車站？」

「不用說。」

只兩三分鐘，她把所要收拾的都收拾清了，即隨同孟韓出了旅館的門。

到火車站的入口處，她看他並沒有一起進去的意思，便問：

「你不進去？」

「我進去了不能出來。現在只有要趁車子的才能進去。我想你進去了總有一班車子可趁的。就只買起票來怕很擁擠。」

「不要緊。我會買的。」

這樣說着，她即轉身入了車站口處。

她甚至連他那一天回上海都沒有想到問一聲。

至於他自己，他還是沒有想到要在那一天回上海。

昨天進城，今天出城，都是走的像從來沒有走過的銀門，

那他不記得在什麼年代新開了的。現在，在送走了芷卿以後，

他要去走比較熱識的昌門。

他叫了一輛黃包車到以前繁榮中心的橫馬路。

可是橫馬路，正如他從火車站一路所看到的一樣，一切都已變了樣。他可說已不再認識它。那在那兩旁的他以前所慣

去的店舖已一家都不再存在。

原並不是隨帶了什麼憑吊的心境來了，他想還是回廟前

街去。他告訴他自己紅梅是在廟前街，那芷卿在上海就說了

要一同到那里去吃茶的紅梅。



友

友

紅梅他還是要去，雖然現在已只剩了他一個人。

黃包車停下在紅梅的門前，雖然他還只第一次看到它，他不曉得怎麼好像在從它覺到一種親切。而在同時，又像在有一種疏遠感在從什麼地方襲來，他似乎隱隱覺得。

走上樓，有一個侍者招待著說：

「先生從上海來？」

他望望他，幾乎有些認識，正如他似乎有些認識紅梅一樣。

而在他坐定以後不久，真走了來了一個他所認識的侍者，那他在上海所慣坐的一家茶室裏做過的。

「蘇先生，你一個人來蘇城？」

一個人來？是一個人來嗎？是的，他只有回答了是一個人來。

他看到他自己很需要他的伴，他說了請他一起坐。

可是他說他不能坐，因為那是有違他們的店規的。

是的，什麼地方都不能不有規。有了規，才定得下一個人的今天走，或者又有一個人的

今天不走。

於是他只有聽他站在那里。他站在那里，講着許多瑣碎的事情。那是很親切的。

在兩三點鐘不該不有一班火車。要是那也有規的話。是的，那也不能不有規。所以，現在在正午該在上火車了。或者她已上了火車了，早已開過了第一個小站，第二個小站。或者她所趁了的是一列慢車，她就不得不在每一個小站上停留一分鐘，停留兩分鐘，停留三分鐘。

就只不曉得她票子是怎樣買到了的，那樣擁擠。那樣多的人，那樣多的人，好像不顧性命似地擠上去，擠上去。不曉得她怎樣買到了票子。她說不要緊。是的，不要緊，她票子是總可買到了的，不管怎樣擁擠。她很捏得住。她決不會因為買不到票子，而重新回進城裏來。

對咧，要是她真買不到票子，或者無可搭的車子的話，她會不會重新回進城裏來，而來到紅梅？這她是會的。就在朝陽樓他們還說起了就要到紅梅來。是的，就為到紅梅來似乎

時間太早，才彎去了旅館的。彎去了旅館，她才覺到了時間的容易過去。

要是不回旅館呢？還有那女叫化。

她說她是在發神經病。不，她並不那樣說。她只說元永他們問起來，就說她忽然發了神經病。這顯然說她並沒有真發神經病。要是她真發了神經病的話，她或者已會趕回到了這里來，會隨帶了一張不曉得該怎樣處置它的車票的。

可是到現在她還並沒有在這里顯現。

他自己也並沒有發神經病。那是她自己要走。他並沒有逼她。她說她要走。她是的確這樣說了的。他會逼她走，他才真發了神經病。可是他沒有逼她走。

怎麼，他還在講着許多瑣碎的事情？是，那是很親切的。他是在聽着。他就愛聽他講那些的瑣碎的事情。

現在，他在問他那一天走？他該怎樣回答他？說明天？說後天？

慶祝國民政府還都四週年

集合擊碎英美！

# 上海銀行

本店 上海海甯路  
 北四川路支店 上海靶子路  
 楊樹浦支店 上海東百老匯路  
 大馬路支店 上海四川路三三〇號(朝鮮銀行跡)  
 南京支店 南京中山東路  
 定海出張所 定海西大街

電話四六二〇四  
 電話四四一一〇  
 電話五二六三一  
 電話一三一五〇  
 電話二二一九〇  
 電話 一一



